



# 四家合註

專刊

巴梭法王  
語王堅穩尊者  
妙音笑大師  
札帝格西

不再怕消文 廣論更親切  
學廣論的百科全書

福智之聲 no.227

四家合註 專刊

08 本期專輯 譯經大業 千古輝耀

58 譯場古今 志在傳承 願無盡

172 千江之月 鎔心冶性 鑄鉅作



三界唯一明燈《菩提道次第廣論》最權威之註釋－《四家合註》

# 經論海洋心續納 悲智如蒼穹



## 菩提道次第廣論 四家合註 白話校註集

造論／宗喀巴大師  
合註／巴梭法王 語王堅穩尊者 妙音笑大師 札帝格西  
譯論／法尊法師 總監／真如 譯註／釋如法 釋如密等

福智文化 2016 虔誠出版



殊勝因緣際會 吉祥同步出版  
《四家合註入門》①

講記／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  
總監／真如  
翻譯／釋性柏 釋如行等

譯經事業的成辦，皆因依仰歷代祖師清淨的傳承

1994年，日常老和尚悲心弘願，招收沙彌，教令學習古文及藏文，以期將來成辦譯經事業，饒益各方衆生。

2004年，日常老和尚示寂，真如老師接班，稟恩師遺志，遵仁波切之策畫，開立十年藏文五部大論學制，鳳山寺中始有完整學修格魯顯乘法要之僧才。

真如老師尤感兩代以來，多年戮力，至今因緣俱備，又得仁波切諄囑加持，即於2013年12月24日召開譯場籌備會，正式成立「月光國際譯經院」，開始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拉開了福智團體殊勝譯經事業序幕。



傳遞清淨傳承 · 彰顯實踐內涵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專線：(02)2545-6168



# 日常老和尚 智慧語花



真正的師承，好的一定能夠推到從佛開始，其次一類呢，祖師。現在通常把傳承分為二類，有一類叫長傳，有一類叫短傳。簡單來說，什麼叫長傳呢？從佛以來沒斷過。什麼叫短傳呢？就是他是祖師，特別的自己悟得的，但的確確能夠把佛對治煩惱的特徵，每一部分說得很正確，沒有錯誤，他把那個經驗告訴我們，我們能夠用得上，這個時候才叫做傳承。

在古代傳承是最重要的。因為眾生條件不夠，不能圓滿接受世尊的教法，在世尊的教法中與他相應的部分，有最精要的内涵，有理論、有修證的方法，經由祖師把它傳下來，這就是傳承。



## ◎台北學苑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37號2樓  
TEL: (02) 2545-2546 FAX: (02) 2545-6533  
2F., No.137, Sec. 4, Nanjing E.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Taiwan (R.O.C.)

## ◎台中學苑

台中市台灣大道2段669號3樓  
TEL: (07) 380-5895 FAX: (04) 2319-7605  
3F., No.669, Sec. 2, Taiwan Blv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7, Taiwan (R.O.C.)

## ◎高雄學苑

高雄市大順二路417號3樓  
TEL: (07) 380-5895 FAX: (07) 385-4956  
3F., No.417, Dashun 2nd Rd., Sanmin  
Dist., Kaohsiung City 807, Taiwan (R.O.C.)

## ◎嘉義分苑

嘉義市金山路106號  
TEL: (05) 283-3940 FAX: (05) 283-3943  
No.106, Jinshan Rd., West Dist., Chiayi  
City 600, Taiwan (R.O.C.)

## ◎新加坡支苑 |

30 Lorong 27 Geylang #03-01 Citiraya  
Centre Singapore 388164  
TEL: 65-6547-1580  
電子信箱: bws13571025@gmail.com

## ◎香港支苑 |

香港新界葵涌業成街1-4號東聯工業大廈22樓  
TEL: 852-2601-0881  
電子信箱: bwfihk@yahoo.com.hk

## ◎馬來西亞支苑 |

11A-2, Jalan SS23/15, Taman Se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7-8031885  
電子信箱: boremalaysia@gmail.com

## ◎美國 - 南加支苑 |

3209 Producer Way, Pomona, CA 91768  
USA  
TEL: 1-909-595-6545  
電子信箱: gelsociety@yahoo.com

## ◎美國 - 北加教室 |

1338 Ridder Park Drive, San Jose, CA 95131  
Tel: 1-408-770-9636  
電子信箱: bwm\_nc@yahoo.com

## ◎美國 - 紐約教室 |

25-10 Ulmer St. Flushing, NY11354 USA  
TEL: 1-718-353-6111  
電子信箱: bwnyus@yahoo.com

## ◎加拿大 - 溫哥華教室 |

12360 Greenland Drive, Richmond BC, Canada  
V6V2A8  
TEL: 1-778-237-0365  
電子信箱: canvanmaple@gmail.com

## ◎加拿大 - 多倫多教室 |

150 North Rivermede Rd. Vaughan, ON L4K 5B1  
TEL: 1-647-800-8189  
電子信箱: mfbs.to@gmail.com

## ◎澳洲 - 墨爾本研討班 |

11 Park Road, Surrey Hill Vic 3127, Australia  
TEL: 61-3-9833-3549  
電子信箱: blisswisdom.aus@gmail.com

## ◎日本研討班 |

東京都江東區大島 8-16-4  
TEL: 81-03-5875-4820  
電子信箱: fuzhi.japan@gmail.com

## ◎韓國研討班 |

1st Fl. No. 274-3, Sam-Duk-Dong-3 -Ga, Jung-  
Gu, Daegu, South Korea 700-413  
TEL: 010-6520-8888  
電子信箱: chenxia16888@hotmail.co.kr

郵政劃撥：第 19636771 號

帳戶：財團法人

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我希望有人因為《四家合註》這本論的指引，證悟空性成為聖者。

有人因為這本論的指引，生起了菩提心，依教修行。

我希望有人因為這本論，生起出離三界的心。

我希望有人因為這本論，生起皈依、親近善知識的心。

我希望因為這本論，清淨持戒，解脫惡道，得到來世暇滿人身。

我期待這本書的出版，是對眾生福祉，有著深刻意義的一件事。

《四家合註》就好像一條大河，不管是小松鼠、梅花鹿，

還是大象，都可以在裡頭盡情取水，直到飽足。

釋性傑 敬錄 真如老師開示

## 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 萬劫妙理 譯往情深

《四家合註》像突然出現的湧泉，歷經二十多年的蘊積，直至二零一六年才露出地表。

一九九四年前，日常老和尚慈悲的胸豁中，就有一張譯經的願景地圖，他招收沙彌，教令學習古文及藏文，日以繼夜、未曾停歇地在他們嶄新的衲衣裡，放進一顆又一顆，佛陀教言的瑰寶、儒家精神的明珠。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寺居歲月苒苒，年少沙彌已長成卓犖青年僧，他們把臂共行，力求精準翻譯，將所求清淨傳承的法脈，還哺於俗眾。第一個翻譯的，是能幫助我們理解《廣論》的《四家合註》。

本期專刊特別採訪參與《四家合註》翻譯出版的僧俗二眾，輔助大眾了解《四家合註》的獨特殊勝處，進一步發心研讀、證悟其中義理。

如同真如老師所說：「《四家合註》是我們鳳山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翻譯著作，也是一個標誌著鳳山寺譯經事業的第一聲鐘響。」這鐘聲還會繼續遠播，靜息萬類有情苦！

——慧嚴





福智之聲 幸福人生！

# 福智之聲

2016年7月 第227期

## Contents

- 1 編者的話 萬劫妙理 譯往情深
- 4 《學佛次第十二講》  
法雨甘露 科學迷思
- 7 珠璣集

- 8 本期專輯 **譯經大業 千古輝耀**
- 10 扎根漢地，廣利有情
- 14 沉靜而永續的崛起
- 18 傳譯佛典耀法界  
——月光國際譯經院簡介
- 26 **灼灼廣論**  
眾家箋註 耀星芒
- 28 真理之源
- 38 恩師帶我行 **師恩浩浩**  
譯經首選 廣饒益
- 40 四家合註請法因緣
- 50 唯為無上菩提因  
——如月格西談福智譯場

- 58 千錘百鍊 **譯場古今**  
志在傳承 願無盡
- 60 微言不墜 取信千載  
歷代譯師鑄造耀眼長河
- 84 應成之美 眾志成城
- 86 殫精竭慮 窮源究委  
譯經，為了清淨傳承  
當下聞思即是修行  
萬般推敲 但為引發善念
- 124 一行筆墨 千日琢磨  
格物致知審義理  
精雕細琢潤法義  
追本溯源考根據  
海納百川參差異
- 130 遠紹如來 近光遺法  
——側記譯場

- 144 相成學習 **增上學習**  
法音涓涓 伴學修
- 146 乘著法音 翩飛芳菲谷  
——簡介廣論四家合註淺釋網站
- 148 轉動心續 至情引導
- 150 讓幸福續航
- 154 菩提道·到菩提
- 160 如來寶笈實修錄
- 166 由師深恩得見時

- 172 後製團隊 **千江之月**  
鎔心冶性 鑄鉅作
- 174 打破專業 窺見完善
- 177 悠悠古道照容顏
- 180 在祈求中 找到出路

- 福智脈動
- 188 走在五大論行列  
——大覺國際居士佛學院七日營法雲再布
- 194 湖山一會 師帶我進般若園
- 200 再探恩師心中寶藏  
——記日常老和尚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發行人 | 釋如證  
 編輯部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75號9樓之2  
 網址 | <http://voicefriend.blisswisdom.org>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4090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版權所有，轉載、複製需經本刊書面同意



# 學佛次第十二講

第二講

## 科學迷思

——科學帶來的是什麼

■ 日常老和尚開示

5-1

上一堂，就是我們第一講，講了關於人生。那麼這個題目當中三大段，關於人生這個裡邊，最重要的，這個也可以說最主要的主軸，說明這中間那個。那中間那個談什麼呢？說我們應該認識，實際上我們的生命是一個無限的相續，換句話說，我們的生命是無限的。我想這一點今天重新再強調一下。如果這個題目不認識，那其他的都沒有什麼好談的。而且在這個無限的過程當中，也並

不是說很單純的，我每一生都是這麼一個人，當然實際上就是人當中，有好有壞，可是相去甚遠。那麼現在這個裡邊，在這個無限的相續的生命當中，它有高低的，有高低。

實際上那個高低，以一個普通我們凡夫來說，他可能最高到天上，那是純粹享樂的局面，比我們人要好很多，如果就「享樂」來說。實際上，除了享樂以外，還有其他的內涵，那「天」就不一

定比我們人強。那麼下面，就是中間是人。再向下呢，還有絕端痛苦的地獄、餓鬼，還有愚癡可憐的畜生，就是我們看見的。這個生命會在這個裡邊轉變，當然還有可以更透過一種正確的方法，超越這個限制，這樣。

那麼，如果說認識了這樣的一個生命的無限以後，那我們就是進一步來說，為什麼會談那個「升沉不定」？或者向上升，或者向下墮落，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是透過我們自己的努力。但是這個努力，平常我們說，大家好好地努力，努力了一生，最後好好地享我們努力的這個成果。那麼的確在這個無限的生命當中，或者向上升，或者向下墮落，這個中間的關鍵，就在人的一生的努力。可是努力本身，它有一個方向、一個正確的引導我們的理念。如果說根據這個正確的理念，然後我們去努力的結果，對的話，他就會向上；反之，如果錯的話，他就不一定，就會墮落。因此在這個裡邊，就是上次談到這個轉捩點。這個轉捩點，不僅僅是說希望我們從人生現在的錯誤當中改變，實際上影響我們的，那這裡邊教育是絕端重要。而眼前，對我們現在來說，整個地主控這個教育的，是科學。這是為什麼我們進一步，第二個問題要談科學。



# 把握次第 趣向道諦

■ 編輯室整理

現在照著次第，了解了苦，由於苦找到了苦因，原來苦因是可以止息的，那個時候你就想：我一心也要止息。但是要止息怎麼做法？原來有它止息的一定的方法，那個叫作「道」。那麼講「道」，就修道的時候，才講戒定慧三學，而不是世間的五花八門，也不是世間的理工醫農、士農工商，這套東西完全用不上，有它這樣的必然的次第。

所以你照著這個次第來的話，自然你的心裡面就跟它相應，然後步步深入，你學到哪裡受用到哪裡。要不然你學到哪裡，自己一直在煩惱當中轉，這個都是雜染之法，儘管你修一點善法，是難免為雜染所染，現在我們就是這個狀態。因為修了一點法，有一點跟法相應的這個善報，但是這個東西雜染的，始終這個善，跟著很多煩惱痛苦，而結果永遠流轉生死，所以我們一定第一個要把握得住次第。

那麼，關於談那個科學呢，分三個部分。第一個，我們就談一談科學的特性，以及它的影響。第二個，科學的利弊：科學有什麼好處，對我們；以及有什麼害處；以及它的局限性，我們這個地方所謂它的盲點。第三個，科學帶來的這個後患，這是我們現在看得見的。

那這個問題，我不像前面這個人生一樣，很清楚地談。因為科學，同樣地眼前我們談科學，這內涵是非常廣泛的。那麼在短短的一小時之內，不要說像我這樣的是一個外行，就算是專門學科學的人要想介紹這科學的內涵，是大有問題的。所以我今天在這裡主要的談，是為引導大家走上佛法之路，在這種情況之下看看，哪一個地方我們可以跟科學是吻合的——利用它，哪一個地方彼此間有矛盾的，看看到底哪一個是對。假定說是在這個矛盾之點上，科學對，

我也願意從科學；假定說在這個矛盾之點上面，是佛法對，那我想我願意讓大家進入佛法。那麼當然錯誤的地方，這個不管是科學，不管是佛法，我們都應該謀求改正的。

我是簡單地再說一下，現在真正最主要的主流，乃至於說整個地被我們以為的所謂科學來控制，所以在這個關鍵上面，我們把科學作一個簡單扼要的評估。這個是我這個小時來談這個問題。





# 譯經大業

數百年前，環繞著直指成佛大王路的《菩提道次第廣論》，  
有逾百位祖師造論注疏，其中集結格魯宗師泰斗的《四家合註》是最權威的註釋。

數百年後，日常老和尚將《廣論》此千古巨作廣弘漢地，  
真如老師則帶領僧團戮力譯校註解《四家合註》，  
締造漢族歷史上第二次譯經高潮。

# 千古輝耀

月光國際譯經院，矢志將清淨傳承的源流傳入漢地，使眾生得以修學無誤教授，  
在其譯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第一冊問世之際，  
《福智之聲》特製專刊，得見一群深入經典、學完五大論的譯師背後，  
是師長遠見與深恩的堆疊。



# 扎根漢地，廣利有情

■ 釋如證

釋尊教法，肇始於二千六百年前，引領無量有情趣入佛道！釋尊涅槃後，佛法大興於印度一千多年之久，最興盛時期的智者多集中於那爛陀寺，主要有龍樹菩薩所傳深見派傳承，及無著菩薩所傳廣行派傳承為主。那爛陀寺傳承，最後圓滿匯集於阿底峽尊者一人身上。

阿底峽尊者將二大車軌圓滿傳承帶入西藏，並將釋尊教法所有內涵，次第整理，統攝於《道炬論》中。釋尊正法再次興盛於藏地，孕育出無數的成就者。

阿底峽尊者涅槃後三百年，文殊化身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師出現於世，圓滿傳承統攝於一身，並精闢闡述中觀應成派空性正見，再次廣弘那爛陀圓滿教法。

宗喀巴大師依阿底峽尊者《道炬論》，造《菩提道次第廣論》，這是其對顯教義理最具代表性著作，世稱千古巨作。此教授有三種不共特性：一、圓滿統攝所有教授扼要。二、調心次第最為殊勝，易於受持。三、善巧統攝龍樹、無著二大傳承教授，較其餘教授更為超勝。

現在人學習佛法，有些人非常努力修行，卻無法結合經論；有些行者廣泛閱讀諸大經論，卻找不到修行的要旨，或者只是片面理解經論上的道理，缺乏對佛法整體的認識，難以成就真正的佛道。《菩提道次第廣論》提供了想要依佛語修行的人們一條圓滿正確的道路，給予無量有情

的慧命帶來無窮的希望。

三十年前，漢地眾生福德因緣成熟，上日下常老和尚，將圓滿傳承帶回漢地，廣弘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廣論》，老和尚除了依圓滿傳承無誤闡述《廣論》義理，並配合漢地經論解釋，符順眾生根器，讓此地有情更易趣入學習、得到饒益，也因此得到廣大漢地眾生的喜愛。

上日下常老和尚示寂，真如老師得其圓滿傳承，並依老和尚指示，傳續其教法事業。

真如老師承接老和尚心願，不僅保留，並將老和尚事業發揚光大。更完成了不可思議建立教法的成就：將宗喀巴大師教法最核心的部分——五部大論學制在漢地建立。不少善知識提到，五大論教法的建立非少善根福德因緣能夠成辦。六百年來，在藏地以外，尚未有任何地方完成此艱鉅的事業。真如老師之功德堪稱無與倫比。

為使大師教法能在漢地扎根，廣利有情，真如老師更成立譯經院。擬將圓滿教法傳持最主要論著翻譯成漢文，讓漢地有情能圓滿受用宗大師教法的甘露美味。此譯經院結合了眾多廣學多聞，具足教證功德善知識之智慧，縝密審定義理，推敲文字，完成每一步的翻譯工作。祈願此譯經院能效學唐朝玄奘大師、義淨大師等漢地古賢的精神，能為譯經弘法事業作出偉大的貢獻，並繼續培養未來世世代代承擔教法的譯經人才。身為漢人，以此引以為榮。

譯經院首部翻譯論典為《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四家合註》為歷史上解釋《菩提道次第廣論》最具權威之著作。近期已完成第一冊翻譯，即將出版。吾等有緣躬逢此盛事，應大歡喜、應善珍惜。

願正法久住，眾生普獲法益。並祈願真如老師法體安康、長久住世，普為眾生廣轉菩提道次第及般若大法。





▲達蘭沙拉辯經學院——龍樹菩薩。 攝影 / 莊明穎



▲達蘭沙拉辯經學院——無著菩薩。 攝影 / 莊明穎



# 沉靜而永續的崛起

## ■ 釋禪聞

力求精準、傳承佛陀清淨法脈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第一冊問世，耗時兩年譯作的背後，默默蘊含著兩代師長二十餘年的培育與努力，鳳山寺上座法師禪聞法師以歷史長河的角度，談此次譯經的意義。

### 漢地譯經 歷史巡禮

在漢地，很多論典都是靠歷代譯師把它們翻譯成漢文。因為佛陀的教法最早始於佛陀的母國——天竺，也就是印度，當時的語言是梵文、巴利文。所以從東漢開始，一些印度的成就者、出家人就陸續把佛教論典帶進漢土，並且進行翻譯。

漢傳佛教的翻譯歷史超過一千多年，中間經過非常多的興衰。幾位著名的大譯師，包括東晉時代的鳩摩羅什大師，《妙法蓮華經》就是大師翻譯的；唐朝有兩位很有名的譯師：玄奘大師與義淨大師。《大般若經》、《瑜伽師地論》都是玄奘大師翻譯的，翻譯經典的跨度最大，論典的部分也很多，最有名是「唯識宗」論典。義淨大師也效學玄奘大師去印度取經，主要翻譯內容以戒律（一切有部律）為主，數量也非

常多。宋朝天息災大師、施護論師成立完備的譯經場，翻譯經典也非常多。

之後漢土的佛法就進入衰微時期。尤其到了明朝，解行並重的教法衰敗得非常嚴重，研習學修經論的人很少。就像我們學一個東西如果要花二十年、三十年，學另一種東西只要花三、五年，當然前者的生存率低，後者生存率高。盛唐時期強調「解行並重」的華嚴宗（賢首宗）和天台宗，教法內容非常完備，但是時光更迭之下，培養學僧、延續教法也最為不易。

又從「供需角度」來看，玄奘大師為什麼去印度？因為當時大師在洛陽學習的時候，發現很多說法莫衷一是，為了弄清楚便發願去印度求學取經。義淨大師則是對戒律的開遮、法體行相不清楚，所以發願求取完整的律典……加上王朝支持佛法，譯場規模很大，成員往往上百，一大群人一起努力翻譯佛陀的經典。後來情況改變，學佛的人素質下滑，宗教信仰的主流也有所更迭，佛典譯師的數量與素質漸漸不同於往昔。

### 藏地譯師 代代相承

以藏地來講，它基本上是一個佛教環境，有皇朝支持（除了朗達瑪滅法），譯師得到很多培養。它的需求面很大，因為出家人在學習時會面對很多不同部派的說法，在互相切磋的過程中，對教理的精研就變得非常重要，大家都很想知道經典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一直需要譯師。到宗大師時代（相當於中國元末明初）都還有譯師，直接學梵文經典，然後對照翻譯成藏文。



譯經事業在藏地一直持續著，而且不斷修改校訂。藏文大藏經裡，佛經的部分叫甘珠爾，論典叫丹珠爾，歷經三次大校改、改譯。所謂「改譯」的意思是，第一代譯師翻完之後，下一代的譯師看到前人翻譯的跟他看到的版本文字不太一樣，他們就修改，把名詞統一。這樣流傳下來的經論因為用詞一樣，可以對照，意涵傳遞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漢地沒有這種大校改，比如「布施度」，玄奘大師用的詞是「布施波羅蜜」，之前的經典翻成「檀波羅蜜」，名詞沒有統一。還有像「菩提心」，有的經典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果學的人不知道這個詞跟那個詞一樣還是不一樣，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 法尊法師 恩澤漢人

清末民初的第一大譯師，法尊法師，他真是拚了命在翻譯的。他從藏地學五大論回來，沒有停歇地把很多藏文典籍翻譯成中文，例如《廣論》。最難翻的像五大論的《量論》，法尊法師把《釋量論根本頌》，與根敦珠巴的《釋量論註釋》都翻譯出來。還有《現觀莊嚴論》，這一本是非常重要的、解釋般若的論典，如果沒有法尊法師翻出來，漢人是沒辦法學的。

另外一個是《中論》，這是龍樹菩薩造的，鳩摩羅什大師翻譯。已經翻譯到漢土去，但因為沒有解釋本，學的人不知道每個字的意思，廣弘的時候各家解讀不太一樣，所以弘揚就受到很大的影響。後來法尊法師翻譯了《入中論》，《入中論》是月稱菩薩寫的，寫完自己又寫它的解釋叫《入中論自釋》，這是最權威的，法尊法師把《入中論自釋》也翻

譯出來，又把宗大師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翻出來，所以我們要學的時候，從作者的論、作者自己的解釋，到宗大師最權威的解釋都有，這樣「中觀」的教法才有可能在漢地扎根。

法尊法師就這樣靠自己一個人，拚命把藏文經典漢譯過來，真的是民國第一大譯師！儘管在他人生最精華的一段時間，遇到文化大革命沒辦法翻譯，到晚年還是非常奮力在翻，最後是在翻譯的桌前示寂的。

### 譯經事業 生生相續

由上述可見，翻譯是一個接棒的過程，翻譯了一個根本論典，還要有很多解釋，才能幫助後來學的人學習。就像有《道炬論》還要有《菩提道次第廣論》，《廣論》已經比偈頌體的《道炬論》容易理解了，但是還要有《四家合註》。譯經是一個生生世世相續的事業，就像建立教法是生生世世的事，就像推動文教、廣福事業要生生世世，都必須團隊接力成辦，以佛法來講這個團隊就是「僧團」，才能把譯經、佛法學修的事業延續下去，所以僧才培育很重要。

師父學弘《廣論》，建立僧團，寧願花十年、二十年去培養預科班同學，真如老師也這樣做。因為師父、老師是用「一生一生都要做這件事」的眼光來看的，一開始很難，但努力把根扎穩的話，將來開枝散葉就是綿延不絕了！因此，月光國際譯經院的成立、《四家合註》系列譯本推出，背後有師父、老師非常深切的用心與期許，當然也包括僧團學習、成長的過程，這些對於建立教法有很深遠的意義！



# 傳譯佛典耀法界

## ——月光國際譯經院簡介

2013年12月24日，真如老師於新加坡召開譯經院籌備會時，楷定譯經的宗旨：將清淨傳承的源流傳入漢地，使眾生得以修學無誤教授。「月光國際譯經院」的第一部譯作《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在歷經兩年半嚴密而繁複的翻譯、註解及校對後，終於在2016年6月呈現於世人面前。

### 矢志弘傳清淨傳承

日常老和尚於1994年開始招收沙彌，教令學習古文及藏文，期許將來成辦譯經事業，饒益眾生。真如老師傳持老和尚遺志，建立藏文五大論學制，至今福智鳳山寺僧團已培育出完整學修格魯顯乘法要的僧才。歷經多年努力，又得仁波切諄囑加持，至今因緣俱備，成立「月光國際譯經院」，荷擔起廣弘清淨傳承教法之重任。

真如老師指示，此是宗大師教法首次傳到漢地的契機，為將清淨傳承留下，故建立完整譯經機制，譯經院的首要方向是：「力求精準，不求速度」。談到這個原則，《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的主譯師——如法法師表示，現在會兩種語言、會翻譯的人很多，但譯經不是翻譯一般的文章，而是佛陀宣說的原典，是不管經歷多久都不能改變的真理，因此不





能在翻譯時出現任何錯誤。為達譯作精準，不能僅靠一人之力，須有師長的傳授和加持，及同行互相協助、切磋方能成辦。

### 無價瑰寶亟待傳譯

當代翻譯，多是一人執筆，數人合譯者較少，但古代佛典翻譯，多是集合一大群人在嚴格的分工制度下進行。回顧譯場的歷史脈絡可知，譯場本是個眾聲喧譁、爭辯時起的空間。隋朝以前，最出名的主譯是鳩摩羅什，史載其擁有助手三千，但深入細辨，方知此人數實有其時代背景。當時的譯場是既譯且講，除了主譯、傳語（主譯不諳漢文時的翻譯人員）與筆受（現場筆記），其餘多是慕主譯之名前來聞法的信眾。後因人人皆可向主譯提問，所問又未必是重要議題，若遇上不諳漢語的主譯，來回翻譯徒耗時日，如東晉時曇摩難提在前秦譯《增一阿含經》和《中阿含經》，合起來九十二卷，譯了兩年。時至唐代，傾向精挑助手，故玄奘大師身旁雖僅二十三位助手，但個個皆是精研佛學或文學的菁英，翻譯《瑜伽師地論》時，一百卷的內容，僅費一年。

中國漢語系佛教翻譯事業持續了十個世紀（2至11世紀），由梵譯漢的經律論三藏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三部，五千零八十一卷，著名的本國和外國來的譯師不下二百人。除了光輝燦爛的漢譯事業外，歷史上的中國，還是個民族兼容並蓄、百花齊放的文化熔爐。西藏在吐蕃王朝時期，由於文成和金城兩位公主下嫁，引進了盛唐文化與佛教信仰，並創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赤松德贊時期，迎請了當時最著名的顯教學者寂護、蓮花戒和密教大師蓮華生大士等建寺立僧，從事系統的翻譯，後向唐朝迎請漢僧說法、禮聘印度大德與西藏學者一同議定譯名，校正舊有譯文等使佛法的傳播往來不斷。最著名者，當屬生於孟加拉的阿底峽尊者於



▲寂護論師。

攝影 / 莊明穎



1042年應邀至藏地，創建噶當派。其學說為宗喀巴大師所繼承，創立了格魯派，教法遍傳藏、漢、蒙廣大地區。自西元8世紀中葉起五百年間，西藏譯出的三藏經籍收入甘珠爾與丹珠爾，部數五千九百餘種，份量約合三百萬頌，內容大大超過漢譯藏經。這些無價的瑰寶，還待你我的努力，將此解救眾生苦難的智慧寶庫，透由翻譯，大開解脫之門。

### 滴滴心血化為字

「月光國際譯經院」參考玄奘大師的譯場制度，因應現況，訂立一級的譯場分工：總監、授義、主譯、主校、主潤、審義、合校潤、核定、參異、考據、語譯、眾校、眾潤、提疑等。主譯譯師先將藏文原典譯出，接著由主校譯師對主譯的譯文、白話語譯、校勘、註釋所形成的文本進行審查；主潤譯師為文章潤色；審義譯師負責解釋經論中的難點，或由他向師長請益；合校潤則將彙整統籌校文與潤文之建議，向主譯提出修改建議……嚴密為學、錙銖必究，祈願立聖教於千古。

擔任總監的真如老師，不時到譯場關心，看看法師們威儀端肅否？討論時收攝三業、向內調伏否？即便法務繁忙，老師也會看過所有翻譯的內文及解釋，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思辨，提點法師需修改之處，針對可能產生疑義的部分，與譯師們詳細討論。再有疑慮，則敦促譯場法師請益善知識，或尋覓更適切的註釋。主要請教的師長有二，一是真如老師的上師——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亦是傳授福智僧團《四家合註》完整傳承的上師），另一位則是長年在鳳山寺授課的如月格西。層層把關，力求精準！

談起過程中的點點滴滴，真如老師說：「很多時候，我看他們校對，在昏暗的燈光下，出家人在那裡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這樣看，看完



▲蓮花戒論師。

攝影 / 莊明穎



之後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真的是很細心。感覺上，屋子裡好像沒人一樣，靜靜的，非常靜。冬天的時候很冷，有時身體也很疲憊，但是大家一直持續到現在。還是那句話，滴滴心血化為字，我真的是滿感恩的。」

隨著真如老師到世界各地弘法，譯場也會從愛德華王子島到紐約、多倫多、溫哥華、新加坡等地，再進行到台灣。甚至在機場等飛機的時候，一路奔波、也一路翻譯。譯經過程中，除了僧眾的參與，尚有許多學習《廣論》多年的居士負責對譯稿提出疑問與建議，以及投入排版校對的工作。僧俗齊心，為興隆聖教而努力。

### 藏經閣集八萬長函

除譯場工作外，藏經閣的設立，亦是譯經院中光輝燦爛的一頁。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為了保管從印度帶回來的數百部梵本佛經，玄奘大師在大慈恩寺的西院主持修建了一座西域風格的藏經塔，即後來的「大雁塔」。時至今日，譯經院遠紹大師當年藏經之弘志，為保存世界各地珍貴的佛教經典，同時建立完整的翻譯參考資料庫，法師的足跡踏遍波士頓、西藏、甘肅、青海、四川等地。歷經十餘年，一共找到兩百六十多部格魯派大德的全集，四部教派將近七百位祖師的全集及著述，目前藏文長函已覓得八萬函以上，裡頭所有的教典，有朝一日都有機會翻成漢文，利益眾生。

《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是譯經院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翻譯著作，標誌著福智僧團譯經事業的第一聲鐘響。未來，月光國際譯經院將不間斷地對藏語系的經典進行翻譯，譯成中文、英文甚至世界各國的語言，令教法的花朵遍地綻開。

### ■何謂《四家合註》？

《菩提道次第廣論》最權威的註釋。  
四家祖師是格魯宗師中的泰斗，其註釋的內容普遍為教界所認可，而形式都是箋註，各有側重，不相妨礙，且極少重複。  
後人將之匯為一編，彼此交相輝映、互為補充。



攝影/邱春雄



# 灼灼廣論

衆家箋註 耀星芒

■攝影 / 莊明穎

兩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找到了解藥，  
能夠解除我們生死輪迴的痛苦大病，  
但祂所開示的法，浩瀚無涯……

六百年前，宗喀巴大師將三藏十二部集成《菩提道次第廣論》，  
讓我們知道如何從凡夫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直到成就圓滿佛果。





# 470-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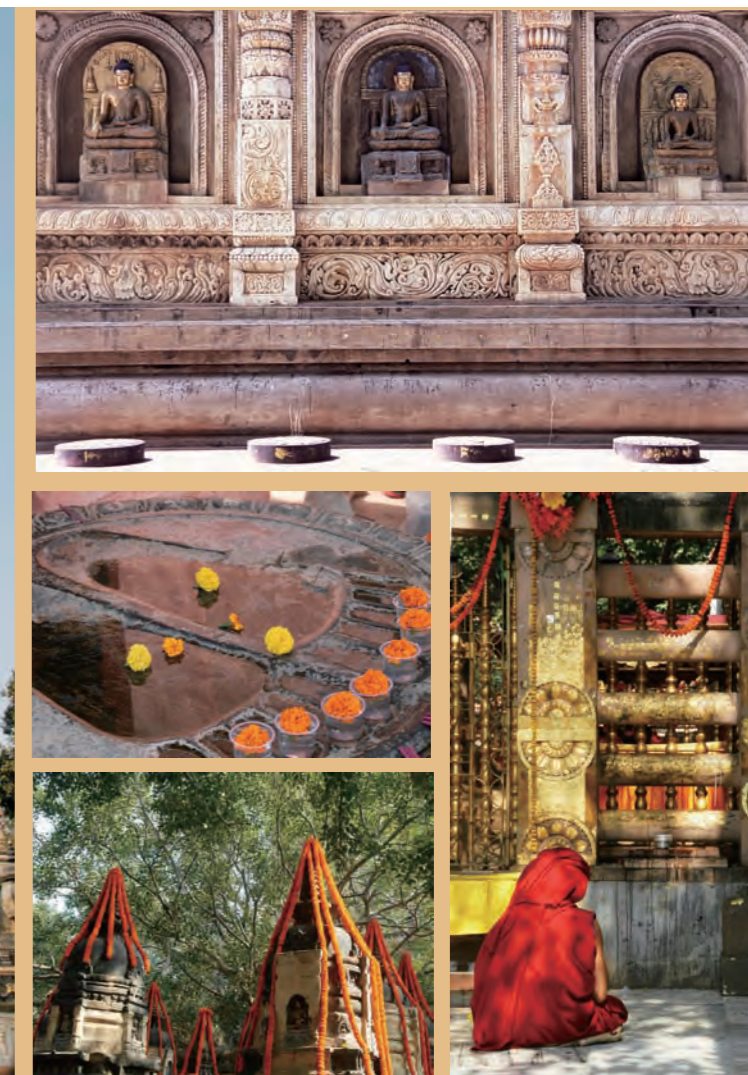
(西元前)

俱胝圓滿妙善所生身  
成滿無邊衆生希願語  
如實觀見無餘所知意  
於是釋迦尊主稽首禮

生老病死苦，究竟要如何解決？  
佛陀遍訪名師不得其解，經六年苦行也不能解脫。  
獨自來到菩提迦耶，靜坐樹下，  
發願：「不成正覺，誓不起座。」  
終戰勝煩惱魔難，成就無上正等覺。

# 佛陀

成道



菩提迦耶，大覺塔佛陀像。菩提迦耶，是釋迦牟尼的悟道成佛處。  
已成為佛教徒心中的聖地，也是佛教四大聖地之一。

■ 攝影 / 莊明穎

左及右上：菩提迦耶，大覺塔正面。  
中：菩提迦耶，大覺塔佛腳印。中下：菩提迦耶，大覺塔周圍的佛塔群。  
右下：菩提迦耶，菩提樹下用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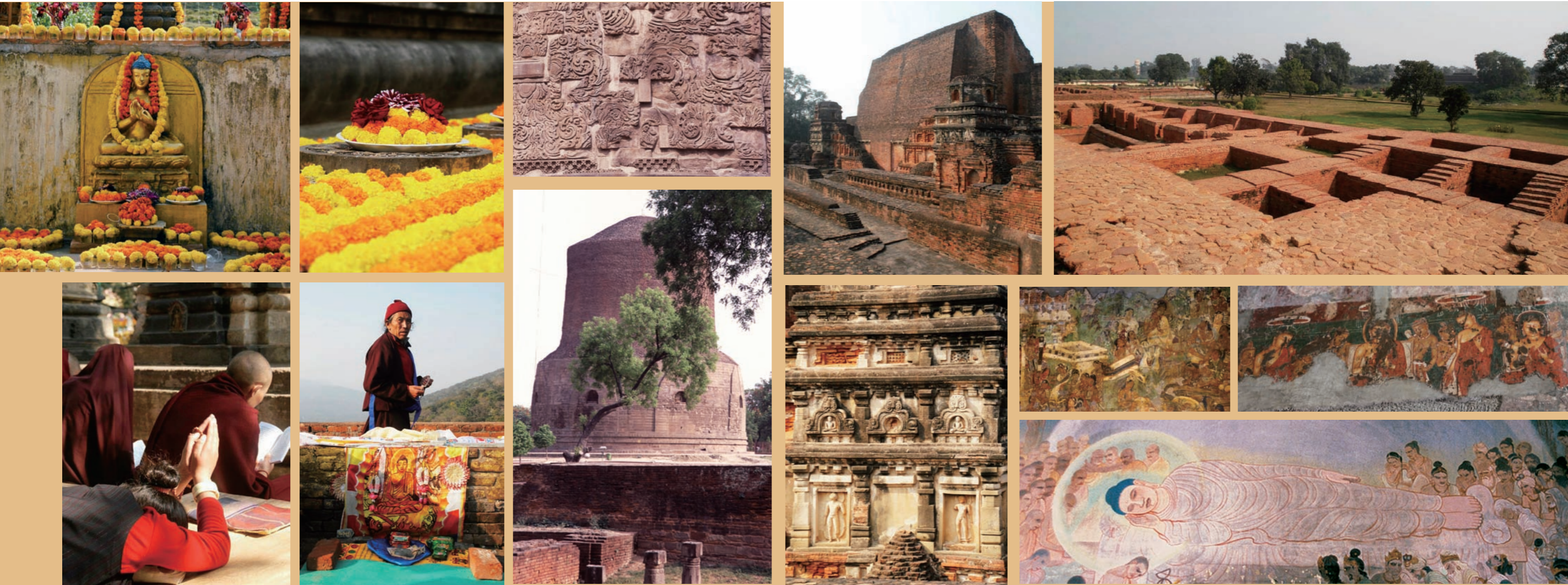




# 439-390

說法  
(西元前)

佛成道後十二年回國為父王說法，度了妻子耶輸陀羅及兒子羅睺羅出家，宮中人出家者亦不可計；又上升忉利天為母親說《地藏經》。佛在印度各國之間說法四十九年，所度人、天無量，八十歲那年的農曆二月十五日，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下右脅而臥，示現入大涅槃。



上：阿姜塔佛窟壁畫之「佛陀」。阿姜塔石窟是印度文化黃金時期笈多王朝的佛教聖地，隨佛教中落，一度淹沒於叢林中，直到1819年再度被發現。(攝影/李文雄)  
左上：菩提迦耶，大覺塔外圍佛像。中上：大覺塔外供花。左下：大覺塔外圍。  
右上及右下：鹿野苑。為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之地。  
中下：靈鷲山。著名的《法華經》就是在這裡論述的。

左上、右上及左下：那爛陀寺。為古代中印度佛教最高學府和學術中心。規模宏大，曾有多達九百萬卷的藏書，歷代學者輩出，最盛時有上萬僧人學者聚集於此。  
中及中右：阿姜塔佛窟壁畫之「說法」。(攝影/李文雄)  
右下：鹿野苑，佛陀涅槃壁畫。



# 982 阿底峽尊者

# 1357-1419 (宗喀巴大師)



攝二大車善傳流 深見廣行無錯謬  
 圓滿道心教授藏 敬禮持彼然燈智  
 (達蘭沙拉辯經學院，阿底峽尊者唐卡。)

無緣大悲寶庫觀世音 無垢大智湧泉妙吉祥  
 摧伏魔軍無餘秘密尊 雪嶺智嚴善巧宗喀巴  
 賢慧普聞足下作啓請

(上密院，宗喀巴大師父子三尊唐卡。)



# 宗喀巴大師

宗喀巴大師長期堅持苦性修行，廣研經典，嚴持戒律，在佛學上造詣高深。他圓寂前致力於宗教改革，著述很多，主要有《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等。



上左：塔爾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

下左：塔爾寺中神奇的梅檀樹——宗喀巴大師母親臍帶剪斷時般紅甘露滴入土中，後長出一株白梅檀樹，枝繁葉茂，葉上顯現獅子吼佛像及文殊七字心咒。

上右及下中：大昭寺，宗喀巴大師在此說法過。

大昭寺是西藏第一座佛寺，是著名的藏王松贊干布所建造的。

下右：甘丹寺，由宗喀巴大師親自建造，最終圓寂於此。

左：甘丹寺後山，宗喀巴大師的修行洞內鑲嵌的壁畫。

右上：宗喀巴大師弟子創建的色拉寺，與哲蚌寺、甘丹寺合稱拉薩三大寺。

右下：哲蚌寺，僧人行腳。





# 1537-1750

## 《四家合註》之四位祖師

四家祖師	<h3>巴梭法王</h3> <p>(1537-1605)</p>	<h3>語王堅穩尊者</h3> <p>(生卒不詳)</p>	<h3>妙音笑大師</h3> <p>(1648-1721)</p>	<h3>札帝格西</h3> <p>(約1690-1750)</p>
背景	此註作者略有爭議，應是五世巴梭天王法幢大師。	語王大師的生卒事蹟目前全無可考。	第一世妙音笑大師，果芒學院住持，拉卜楞寺開寺寺主。	色拉寺大格西，文法著作為後代學者遵循之準繩。
箋註特色	<p>其註解主要為夾註（在文句中間直接加入箋註），令許多文義簡奧的字句，頓時成為人人易懂的道理。</p> <p>於印度著作之引經論處、祖師語錄（方言）、特殊法相名詞多作夾註。也有整段論述，多是將修行要訣點出，對於實修者而言尤為扼要。巴註也擅長將經論中的文字擬為對話，讓讀者在閱讀經論時，感受到其中意涵活靈活現，饒富趣味。</p>	<p>註解為記錄妙音珍寶法增（第三十五任甘丹赤巴）講授內容，大多整段註解，詳說歷史背景、典故考據。</p> <p>除上述之整段註解及考據性二特色，兼具以下特色。</p> <p>法義辨析：針對原文很容易被誤解，或很難理解之處，皆作辨析。</p> <p>法義闡述：勾勒出修行要點，並對於原典進行總解，這些內容，讓修持者能對法義有更透徹的理解，掌握住調心要。</p>	<p>其註解內容是前二家所未詳註之科判。又稱為「科判箋註」。</p> <p>對於許多經論中所說到的難點，在前二家註釋中未詳註的部分，妙註也多有大篇的註釋。</p> <p>相對而言，巴註與語註較著重在止觀前的註釋，札註則全為〈毘鉢舍那〉的註釋，而妙音笑大師的科文是貫穿整部論典的，無異乎有祖師會說《四家合註》中最为完整的即是妙註。</p>	<p>僅註解〈毘鉢舍那〉一章，有稱之為《毘鉢舍那註》。</p> <p>札帝格西對於〈毘鉢舍那〉註釋極其詳盡，其註釋的風格，除了沒有妙音笑大師的「科判註」之外，可謂兼巴註、語註之風而有之。阿嘉永津仁波切盛讚：「將所有的難點都解釋完了。」</p> <p>〈毘鉢舍那〉之深廣，素為學人所敬畏，而札帝格西的詳註，對學人的裨益自然是不言而喻了。</p>



# 師恩浩浩

譯經首選 廣饒益



■ 攝影 / 莊明穎

在黑暗中，那總是持著火把，回過頭來伸手相救，大力使我們脫離眼前乃至究竟險境的——即是善知識！我深恩的師長！我永久的皈依處！我將永遠禮敬並矢志追隨！



# 四家合註請法因緣

■真如老師



善知識是大寶庫藏，而有幸值遇，人生會突然富足，猶如貧人得至寶，心也彷彿從黑暗走向光明一樣，充滿希望。

每個人都有此生一定要完成的事，而尋找善知識並追隨學法，那正是我最大的理想。

我被一種痛苦擊中，那即是生死問題，為什麼一定要有生老病死？這問題猶如火般的追擊著我。渴望善知識為我解釋生死的心也變成長長的痛，不知他在哪兒，去何處尋覓。如果沒有這個人為我解釋生死之結，該何以堪？懷著這樣的痛苦，膽小怯懦的我，也終於敢離開家鄉，踏上尋找善知識之旅。

就這樣走到了北京，猶如在滿天星辰中，尋找屬於自己的那顆璀璨之星。想藉著它的光明，在黑暗中也敢前行。一邊尋找善知識，一邊學習淨土念佛法門，一邊拚命地鑽研禪宗，從一切可能中探索著生從何來，死向何去。有一天，一位友人送給我一本《廣論》，那是我此生第一次看到《廣論》。捧讀之際，竟愛不釋手，看了一段時間後，被其中善知識、念死、菩提心等部分深深地觸動，所以就到處詢問有沒有哪位大德講《廣論》，幾經輾轉居然聽說有一位台灣的大德有講，問：「是每句都有講嗎？」答：「是。」聽後立即想得到那套講解的音檔。後來又到處尋找，終



於一位法師幫忙借到了這套音檔，打開來迫不及待開始聽，一聽即是常師父的聲音，頃刻間眼淚就流下來了，彷彿一道陽光，照臨心上，獲救的感動瞬間充滿著內心，從此就再也離不開這樣的聲音。

那是一個夏日，我又和一群信佛並喜歡上早晚課的學生相遇，他們說要去拜見西黃寺的一位活佛，希望我也一起去。他們說不太容易見到，機會非常難得。我問：「什麼是活佛？」因為那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藏傳佛法。他們告訴我說：「就是轉世多生的成就高僧，有很多法力，還會咒語。」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去拜見？」他們說：「那是班禪大師的親傳弟子，最重要的是那位活佛會漢文，可以直接問問題。」然後我們就討論說要去問什麼。有一個學生說：「我想請活佛算卦，我要不要去留學？」還有一位說：「我想要了解學習藏傳佛法。」我們一起說著各自的願望，很期待拜會。而我還是想問那日夜揪著我的心，讓我無法安寧的問題：生死怎麼更快了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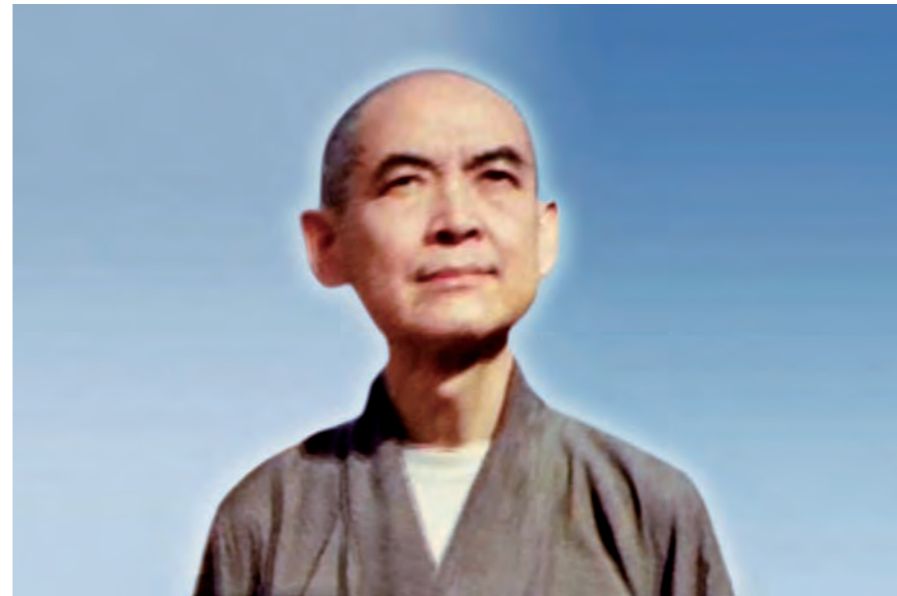
於是那一天我們就早坐了公交車，公交車下來又換了車，終於來到了西黃寺，走向了我的上師！

一進入西黃寺，映入眼簾的是，黃琉璃瓦的屋頂，亮麗在陽光下，紅牆蒼松，古色古香的寺院莊嚴肅穆，氣勢非

凡。

還沒有到拜見的時間，他們就帶我去禮塔，穿過西側門，便見到那著名的清淨化城塔，是乾隆皇帝為六世班禪修建。六世班禪大師圓寂於西黃寺，據說是六世班禪的衣冠塔，距今已經兩百多年了。那是一座由大理石建成的塔，主塔高十五米，塔身潔白，欄杆外有一對白獅子，不知為什麼我好像在哪裡看過，就朝那對獅子跑過去。竟然拍了拍獅子的頭，而且還撫摸了那石獅的舌頭，那舌頭有些長好像很柔軟。當時有一位出家人正在繞塔，他光著腳，非常的虔誠專注。於是我也跟著繞，不知為何，竟然心潮澎湃不已，一直旋繞禮拜著，直到大家叫我，才離開。走進了一棟房子的大門，向右拐，出現了一條似乎很長的走廊。走廊不寬，靜靜的，也不是很亮，我們的腳步也慢下來了，不知為什麼彷彿走向遼闊，心裡迅速地安靜下來，安靜中卻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和篤定。突然覺得這一切很熟悉，彷彿命裡註定，我走向了那位大德，他早已不知在多麼久遠的時光就等在我的必經之路上，也許就是那走廊深處的某個靜室。這走向他的時光雖然好長好長，我聽著自己的腳步和心跳，但一定能走到、一定要走到！

在一扇門前，我們停下來，扣門。門打開了，一個印滿吉祥八寶的藏式的門



簾，被掀開，一位法師請我們進來。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看到那位，威儀端嚴地捧著長函的經典，戴著眼鏡，慈愛熟悉的笑容。心裡頓時發亮，這場景竟是如此的親切，好像在哪裡見過？我立刻高興極了！就拜下去。說真的！那一刻，覺得眼前這位活佛怎麼那麼像我的親人！尤其是，覺得好像我的爸爸。自此，我就有了師父！

仁波切最先傳我的是，「黃文殊」、「皈依發心」、還有「兜率眾神頌」等等，還有「金剛薩埵」等珍貴傳承。因為常常去拜見仁波切，總看到有一群又一群的居士或者出家人都在求法，等到他們求完了，我就說：「我可不可以聽？我也要學，讓我留下來吧！」幾乎每次仁波切都應允了，所以學了一些別人求的法，自己也很高興。

那時一直很想把聽《廣論》的事啟白仁波切，有一天終於有機會跟仁波切啟白：「我在聽《廣論》，是台灣的常師

父講的。」然後仁波切聽了之後，很高興，說：「我知道這位法師，我知道！他在講《廣論》，一位漢地的法師講《廣論》，很神奇啊！你要認真聽，好好學！」於是我下一次就把自己的《廣論》筆記本，拿給仁波切看。本來以為仁波切看一眼，加持就行了。沒想到，仁波切拿過來，打開第一頁，一個字一個字看下來，一頁一頁非常非常認真地看完我的筆記本。我有些緊張，因為我的筆記本上，有各種畫，是自己創造的插圖，很擔心仁波切不許我畫。記得念死那一章，我就畫了一個大鐵錘，還放光，下面寫著「錘死貪著現世心」，諸如此類。

沒想到仁波切看完了，卻非常歡喜地說：「好好學、好好學，沒想到你學得這麼認真，太好太好了！」於是，就歡天喜地的把本子拿回來，繼續寫、繼續畫。隔了一段時間，去拜見仁波切。仁波切靜靜地對我說：「你現在《廣論》





學得很好，你學《廣論》已經有基礎了，在這個基礎上有《廣論》的傳承是最好的。藏傳佛教所有的法都有傳承。所謂的傳承是什麼呢？譬如從《廣論》的傳承來說的話，它的涵義、它的內容是從釋迦牟尼佛親口傳出來的，一直傳到宗喀巴大師。從宗大師造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文字以後，由大師親口傳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口傳傳承，也一直傳到現在，並傳到了我的上師，如同《傳承上師祈請文》所說一般。我們的這個傳承，是拉卜楞寺阿拉拉科仁波切所傳下來的。如果能獲得《廣論》的口傳傳承，可以得到很大的加持，因為其根源是由大師親口傳的。《廣論》的傳承有很多種，除了口傳傳承以外，尚有「講誦」（謝囉·ཤཱལ་ལྷོ་ལྷོ་ལྷོ་）及「引

導」（赤·འཕྲིན་ལྷོ་ལྷོ་ལྷོ་）的傳承；如果沒有得到傳承，為別人講法，是不如法的。」我聽完仁波切這段話後，了解了傳承的重要性，並生起無比的信心。當場就向仁波切求《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口傳傳承，仁波切也很歡喜地接受了我的請求。

去接傳承的那天，馬上就到了，可是居然北京意外地下起大雪。整夜未停的大雪，一直到第二天，持續飄落的雪花，將偌大的北京變得銀裝素裹，路邊的樹也都瓊枝玉葉，晶瑩聖潔，真是如畫般的美麗。媽媽帶著我站在路邊等車，白色世界，像上師聖潔的心意，對我顯示著嚴謹，和那有如白雪般不染纖塵的清淨傳承。在大雪中等了很久，一邊等一邊祈求著，忽然間一輛車停下，

車窗搖下來說：「你們要去哪？我送你們一程。」於是我們趕快坐上那車子，發現不是出租車，是一輛私家車。他拒絕收錢，他說：「只是怕你們在雪中站太久等不到車。」我心裡一陣感動！雪中送車勝於雪中送炭啊！

終於到了寺院，在那個大雪的傍晚，從六點到九點，仁波切開始給我上課。仁波切說：「我要傳的是囑的傳承，這個傳承是清淨的，是我的上師傅給我的，我現在把它傳給你。」說完仁波切就打開經典，開始誦念《廣論》，世界變得安靜了，祥和與慈悲充滿著小小斗室。漸漸，宇宙彷彿消失了，只留下仁波切的聲音和身影。我們的心浸潤在那美妙流暢、如詩如歌般的古老旋律中，心向著無垠逐漸打開、打開，完全忘記

了時光在流逝。就這樣，每天三小時，一連十五日，仁波切一直誦念著《廣論》，有時會解釋幾句。媽媽和我與一位法師，成為仁波切的漢族弟子中最先得到《廣論》傳承的人。

那時我能感覺到仁波切累，但每次勸仁波切休息一下，仁波切總說不累，只說：「能再學一遍《廣論》很高興！很高興！」過了幾年後我才知道，那段時間仁波切正在佛學院，傳授《寶生百法》的傳承，約有三百多個灌頂、隨許法的傳承。每天傳完法之後，還要再傳三個小時《廣論》的傳承給我，現在想來真是不忍又感動！上師為了把法留下來都看淡這份辛勞，將此視為己任。為弟子的我怎能將傳承容易看，不好好珍惜、頂戴呢？



攝影 / 莊明穎



就這樣，繼續學《廣論》，有一次就請問仁波切說：「《廣論》有沒有註釋？藏地的大德有沒有寫註釋？」仁波切說：「道次第的註釋在藏地可多了！好幾百種。」我驚訝說：「居然有這麼多！那有沒有一本翻譯過來呢？」我說：「在各大流通處好像都找不到。」仁波切說：「看起來是沒有人翻譯過。」我就請問說：「法尊法師當時翻譯了《廣論》，為什麼沒有翻譯一些註釋呢？後來也沒有譯師翻譯。」仁波切說：「啊！原因很多吧！」我說：「我好想好想有一本《廣論》的註釋啊！」於是我就請問仁波切說：「最著名的是哪幾本註釋？」仁波切說：「《四家合註》很著名。」聽到四家註，心中一震，忽覺千載難逢，不由自主跪下來跟仁波切說：「請您傳給我《四家合註》的講誦傳承吧！」然後我說：「我自己學《廣論》實在是很需要。聽常師父帶子已經對我有極大的幫助，但是我真的好想學毘鉢舍那，想要徹底知道生死要怎樣了脫，求您一定要傳給我傳承啊！」仁波切說：「過去班禪大師在1987年創建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我是第一屆的學僧，當時主要學習的課本就是《四家合註》。我在夏日東仁波切座前，經歷九個月的時間，聽完了《四家合註》的講誦。如果講《四家合註》，我想一方面是傳授傳承，一方



面也可以用討論的方式一起學習吧！」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期盼著、渴望著，一有機會就跟仁波切啟白。彷彿窮子翹首渴望，那遠行的父親駕船歸來，承載著無量珍寶的傳承之舟，再度停泊於我心靈的渡口。

後來值遇到了常師父，就跟常師父說起：「跟仁波切一直希求但還沒有得到



《四家合註》的傳承。」常師父就非常慎重地說：「唉呀！這個傳承非常非常重要，那你一定要求到，要以清淨的動機，不停地祈求，法緣才會成熟。」所以我又繼續祈求，有一天，仁波切打電話來，說他找到時間，可以講《四家合註》，聽了之後，真是欣喜若狂！

約定好了時間，正好那時，常師父也來到了我身邊，所以白天跟仁波切上四個小時，上午兩小時，下午兩小時，下課後再跟常師父彙報一下我聽到什麼，每次常師父都非常非常開心，常師父說：「我年齡大了，身體又不好，你們有這個福報學習要好好珍惜啊！這傳承從來沒有傳到漢地過，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龍天歡喜啊！」並且一直勉勵我說：「你一定要認真地聽，一定要好好地學，善知識難遇，教法難逢，

不能辜負仁波切費這麼多心血來為你講課。」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仁波切和常師父見面了，非常歡喜，常師父讚美仁波切說：「能在寺院裡有這樣嚴格的規矩，在這個時代很不容易，用清淨的心在傳持教法，又如此重視聞思修，令人感動。」還教誡我說以後要去藏地各處求法的話，不要貿然自己就去，一定要跟隨一位有經驗的善知識去學、去求，一定要去請問仁波切，要多請問。

那段時間，除了上課，仁波切都在看經典，仁波切的書房裡有很多經典，仁波切好像從早到晚都在看。那段時間過得非常快樂，因為在聽《四家合註》的時候常常都會很感動，仁波切講解深入淺出，能動心意，有轉動相續的力量。所以每每在被仁波切的法語震到內心的時候，都覺得那個力量非常地強悍，而且聽完之後還帶有一種強大的實踐法的



力量。所以真實地感覺到，得到傳承和沒得到傳承，在見解和行持的力道上，差別應該是很大的。

那時有得到講誦傳承，但是主要以討論的學習方式。之後因拉卜楞寺固嘉·智華格西為仁波切傳授了《四家合註》講誦傳承，所以仁波切就擁有了拉卜楞寺及嘉瓦仁波切的傳承。又過了一段時間，仁波切也在加拿大的佛學院傳了《四家合註》的講誦傳承，自此很多僧眾也擁有了這珍貴傳承，而我又完整聽了一遍，所以我前後得到兩次《四家合註》傳承。

討論學習的時候，最開心的是仁波切開許問問題，隨時可舉手提問。又像上學一樣，我是一個會有很多問題要請問的麻煩學生，而仁波切居然能用這種方式來教導我們，真是太開心了！有疑就問，有問有答，仁波切慈悲聽著我的問題，一一解釋。每天上課像在天上飛著一樣歡喜感動，開心自由啊！

最初決定開始聽傳承的時候，原本想請仁波切用漢文講，但仁波切說還是有翻譯的會比較精準，所以常師父就派鳳山寺一位法師來翻譯。最神奇的是有幾次，翻譯的法師譯完了，仁波切說：「不是這樣！」於是就用漢語自己翻譯一遍，就再重講一次。翻譯的法師聽後，也只好吐吐舌頭，說仁波切講的才是準確。

緊鑼密鼓的學習結束後，很想再有時間繼續學，也想說如果能有精力把聽過的部分整理出譯稿，並且出書的話，對自他的利益一定會很大。可是不幸降臨，常師父示寂！在可怕的打擊和悲痛中，鳳山寺的法師們開始了五大論學制，長達十多年的學習。在這十年之中，大量的藏文學習、大量的典籍背誦，還有辯論，已經完全沒有餘暇的體力和時間再來整理譯稿。這麼珍貴的法寶，結果沉寂了十多年。直到2014年，鳳山寺的法師剛一完成了五大論的第一輪學習，隨即開始準備譯稿。花了大量時間重新逐字逐句地聽，逐字逐句地譯，逐字逐句地校。也就是2014年同時開始翻譯《四家合註》的原文，所以費了這麼多年的時間，才有機會把《四家合註》的原文，與仁波切的《四家合註》的講稿全部對起來，終於完成了第一本譯註。

每天每天法師們聚在小小教室（小小桌椅，那是從其他學校退下來不用的桌子和椅子。雖然有些破舊，有些椅子還很小，因為是給小朋友坐的，但是大家已經很感恩，這就是最初的譯經院啊！）就這樣開始逐字逐句地翻譯，從春日翠柳扶疏到冬日白雪飄飛，一邊譯、一邊學習討論，感動於仁波切的講解深刻入心，有極大的加持力。在此世間能值遇如此謙虛而又深邃的智者，引



攝影 / 莊明穎

領著我們趣入教典的密意，何幸之有！思及此珍貴法源，每每淚盈雙眸，不知以何語詮說此心啊！

確定追隨一位大乘師長，確認一個要成佛的理想，確認一條修菩提道的人生之路，一生不變乃至生生不變，那真是最最美好的事情。

一樹燦燦春花，也只源於那播下種子並悉心呵護的人，弟子今日的善行，哪一點不是善知識的加持、增長陪伴得來的？

延著心中那渴望之路，終於走到了他的面前，走進了有傳承的教藏法海。

雪山的溪流匯入了大河，這大河滋潤著萬類蒼生，包括小小的我。

生死之痛當你不覺察，也許還感到些許安全自在，彷彿沒什麼感覺。但一

旦覺察，是如此怵目驚心，出離苦輪怎能沒有善知識引導？

一位引航者，在黑暗中舉著火把走在我前面的人，甚或我知道前行的方向，可眼前的深坑，卻無力穿越。而那總是持著火把，回過頭來伸手相救，大力使我們脫離眼前乃至究竟險境的——即是善知識！我深恩的師長！我永久的皈依處！我將永遠禮敬並矢志追隨的至尊上師們啊！

【編者按】〈請法因緣〉一文，係真如老師為《四家合註入門》（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講記）所特撰，詳述求法歷程及傳承來源，本刊考量專題報導的完整性，特別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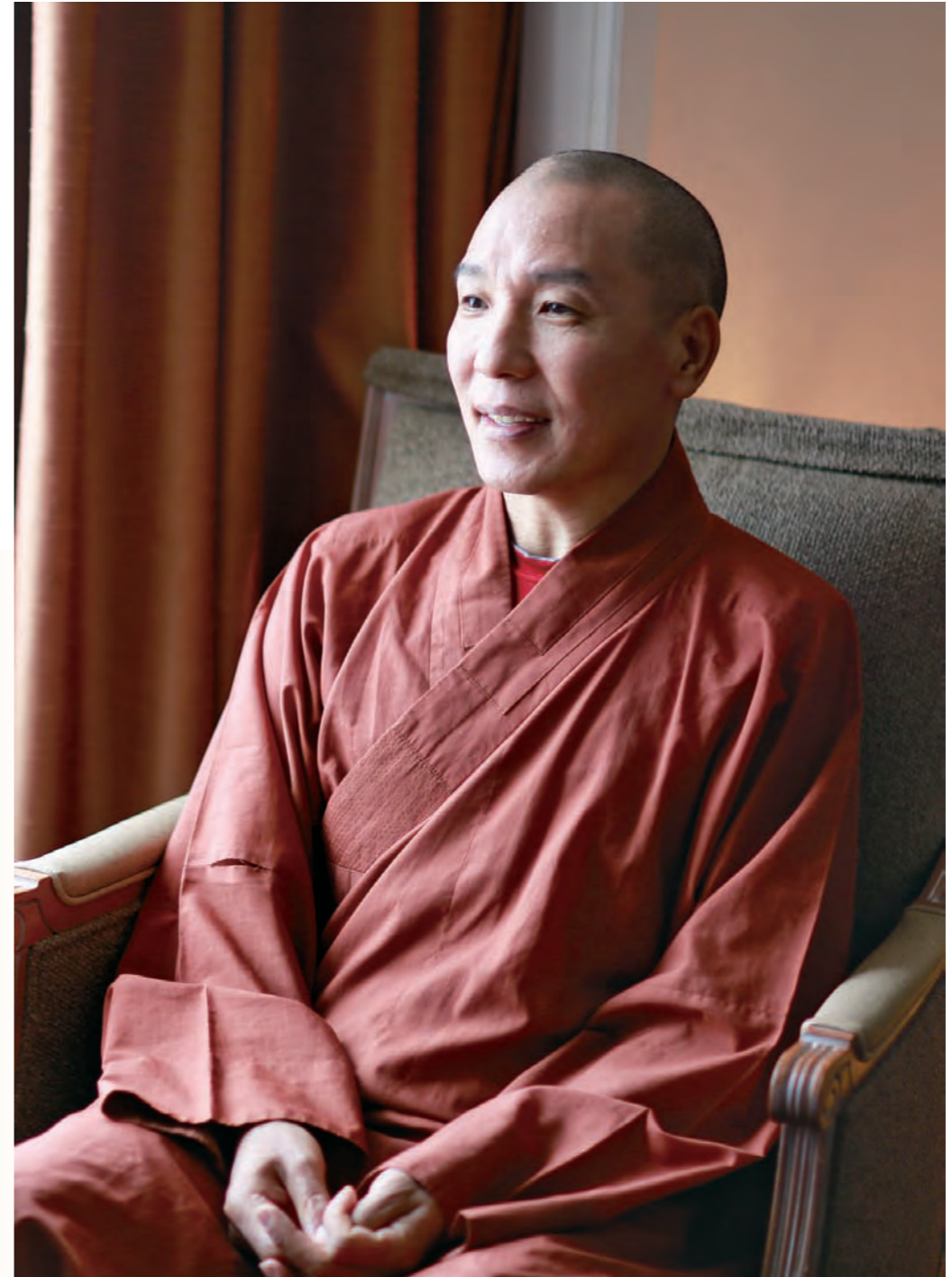
# 唯爲無上菩提因

——如月格西談福智譯場

- 訪問：釋性者
- 翻譯：釋如悲 / 釋性照
- 潤稿：釋性勇

## 如月格西簡介

如月格西十六歲進入印度三大寺中的哲蚌寺洛色林僧院學習，入寺時即由當時的洛色林住持洛桑尼瑪上師剃度，十八歲在法王座下受沙彌戒，得賜法名丹增意念，二十二歲再於法王尊前領受比丘戒。後依止現任夏巴曲傑洛桑丹增仁波切（即將升任第一〇三世赤仁波切）學習五大論，並在格魯大學六年大考中連年奪魁，獲得拉然巴格西，即第一等格西的最高榮譽，並順利進入下密院學習密勝怖等格魯密法，完成考試，是仁波切的得意門生。1993~1994曾在洛色林附設學校教授辯論、文法及法源等課程；並於2015年擔任下密院僧值一職。應日常老和尚希求，夏巴曲傑仁波切於2001年派格西到鳳山寺教導僧伽學習藏文及五大論課程，至今十六年，依然駐錫福智僧團擔任教學顧問及月光國際譯經院授義師長。







如月格西和預科班學僧，攝於2004年夏天。

**問：**格西您從2001年就來到台灣任教於鳳山寺，就您長期觀察，鳳山寺的法師們學習成果如何？

**格西：**我平常跟鳳山寺五大論的學僧互有往來，尤其以第一班五大論班的法師們最多，我認為第一班學習五大論的成果斐然，相當有水準。我不是非常了解三大寺，但在三大寺待了二十餘年，那裡學習的水平大略有所了解，這些預科班法師們若是去那裡立宗答辯，即使沒有第一，也肯定是第二、第三名，絕不會落到第四、第五。讓他們去三大寺，他們學習的成果一定能令人刮目相看的。

眞如老師的教導與照顧，和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這兩方面都沒有任何問題。

不只第一班如此，我看到寺院中比較年老的法師們，無論在學習藏語或五大論上，都表現得非常突出，非常賣力地學，拚命地學，也有不錯的成果。那些法師們一開口辯論，辯得出精采的內容，文義理解上也相當不錯。

**問：**但是很多人都認為要學就去名寺學會比較有信心，鳳山寺之前也好像沒有建立學制的經驗，格西怎麼看待？

**格西：**有人說：「建立教法、學制，必須要有經驗，也就是學習者、教導者先在其他寺院累積經驗，先看別人怎麼做，再回來建立學制。」但是我認為不一定要按照這種模式。藏地有些寺院的聞思也不是先到其他僧院累積經驗，再回來建立。而是蓋了寺院，就開始了五

大論的學制，也頗見成效，達隆沙拉的辯經學院就是個相當成功的例子。至於領導者，種敦巴尊者是居士，從沒在寺院學過大經大論。格西嘉裕瓦年輕時擔任侍者，一心一意承事懂哦瓦大師，在寺院根本沒空學習經論，後來靠著加持生起證悟，獨自到嘉裕這個地方，創建了在當時藏地僧眾最多的嘉裕寺。所以我認為不是絕對的。

就我觀察，鳳山寺講授五大論的預科班學僧，程度是很高的。五大論的教學方式，因時制宜，各地方不盡相同，而鳳山寺學僧的指導老師，有來自三大寺，有來自佛教大叢林的格西，這些格西的授課方式跟那些聞思學院的授課方式一模一樣，學制上是沒有問題的。學制的風格等本來在藏地各寺院就各式各樣，鳳山寺由於種種時空、背景也會有其特別之處。

**問：**至於翻譯，應該不單只學完經典就可以翻，譯者的行持是否也要考量？鳳山寺年輕法師的修為能勝任擔當譯師嗎？

**格西：**當然需要，阿底峽尊者、噶當派祖師、宗大師、師父都說：「自己先學好，著作、講說才能利益到他人。」是否有很高的證量是其次，至少要努力修行，且是猛利信心、強大勝解，以及種種利益聖教的行為，這樣翻譯著作的話，一定能利益他人。常師父的嚴謹行

持，以及對《廣論》的信心，就是這樣的具體表現。法王也說：「對於菩提心、空正見我是沒有什麼證量的，但我確實對於這些內涵具有強猛的信心及勝解。」由此可知努力修行，具信心、勝解的人，爲了利他而翻譯和傳授，假如依循著常師父的教導，其發揮出來的力量肯定不小，一定能利益他人。

最最重要的是，常師父所弘揚的《廣論》，不管是老法師，還是小沙彌，都十分熟悉《廣論》，這點非常好。若從對《廣論》的熟悉度來說，不知道時下的藏人有沒有特別學習或注重這本論，但就學習甚至學完五大論的藏僧而言，跟鳳山寺的法師乃至沙彌一做對比，我覺得鳳山寺的僧眾們更熟悉《廣論》。

平常的行爲舉止不用說，依律而行的表現眞令人咋舌。常師父還在世時所教導，耳提面命的，例如過午不進食等宗風，至今爲止仍然完整的保存著。不論長幼，一心奉行師父的教誡，觀照身心、調伏煩惱，這一點特別讓我感到驚訝。自從我來到鳳山寺，周圍的人行持都很清淨，如出一轍，他們的操守、每日的行持很好，寺規的維持也相當了不起，堪爲楷模，也讓我受益良多。

常師父經常在任何場合，任何法會上，說到要建立教法，尤其要在漢地建立宗大師教法，所言所行都是爲了這個目的。師父不遺餘力，弟子們也竭盡全





力，不僅開啓了教法大門，更指示出了一條行持之路，常師父及其四眾弟子，皆有此心願，都想建立起宗大師的圓滿教法，大家眾志成城，口中說，努力做。現在真如老師亦是秉持著這樣的方向，其中一項計劃是，在漢地建立教法，必須完整保存宗大師教法的傳承，比如承接《廣論》等宗大師文集，以及《四家合註》的傳承。

**問：格西提到傳承，從事翻譯也需要先得傳承嗎？**

**格西：**傳承非常重要，真如老師也非常注重傳承，在加拿大的僧團延請了擁

有《廣論》傳承及經驗的藏地仁波切，廣開《四家合註》的法筵，保存了講說誦授的傳承。繼而進行《四家合註》的漢譯工程，參與其中者大都是學完五大論的同學，並且也得到《四家合註》的傳承，對於其中的難點也到處請教諸多善知識，其中我也有機會跟他們討論，不了解的，也請他們另尋善巧的上師們釋疑。

此次翻譯最主要是由於老師的指示，而譯經院的法師奉行老師的指示，而秉持著諸位上師的教誨，事實上翻譯《四家合註》就是延續師父到老師他們想要

在漢地完整地建立教法的心願的一個任務，辛勤地翻譯，我真的很隨喜真如老師和他們。

**問：從師父示寂時，譯場的法師們才二十出頭，至今大都只三十歲左右，對於這些年輕僧才的學修成長，真如老師扮演怎樣的角色？**

**格西：**常師父示寂後，這些學僧才二十歲左右，真如老師最大的貢獻，也是她花了最大力氣的地方，就是在這十多年來時常提策學僧們，做為僧人的主要任務是爲了建立教法，所以必須盡己所能地深入學習經論。爲了能讓這些年

輕的出家人純正的發心而幾乎天天地策勵和提醒，並常常叮嚀翻譯是建立教法很重要的一環。爲了這個目標，老師十幾年不斷地保護學僧的這份珍貴發心學下去。

弘揚教法和翻譯，與年齡無關，因爲沒有規定幾歲才可以弘法。不僅二十、三十歲可以，十五、十六歲也行。以前西藏也有人十八、二十歲就當上了三大寺的住持，像四世班禪、二世達賴法王，十八、二十歲就已是三大寺的總法台了。爲了利益眾生，不論是否發起菩提心，一群有業緣的人，跟上師，比如



常師父、真如老師又有著共同的願力，大家聚集在一起。在上師們的帶領下，大家一起努力，出現了這樣的成果，所以不用在意太過年輕、太過年老。談到修行，是無量劫無限生命的事，假如看修行僅僅只論一生，不管前後世，這樣的人恐怕就不能稱為佛教徒了【註】。（編者註：因為沒有無限生命的概念，才會用一生的角度去評量一個人的修行。）

**問：近年也有很多漢人在傳承師長指導下進行翻譯出版，鳳山寺有必要這麼辛苦自己去翻譯經典嗎？**

**格西：**關於學修、承擔教法事業的人只怕太少，不嫌多。都是為了佛陀的教法，所以不用因為他們做，我們就不做；我們做了，他們就不用做，不要這樣比較或競爭。相較於汲汲於政治、經濟、科學、世間學問的人，致力於教法事業者實在太少了。所以如果在這寥寥可數的佛法事業者中還分彼此，說他做了我就不做，我做他就不用做，這種說法恐怕只是魔的加持，是不該有的。

至於傳承方面，我們是從具有極為清淨傳承的師長獲得《四家合註》圓滿的傳承，前面已經講過，是整個寺院請完了《四家合註》，才開始翻譯。是迎請了具有清淨傳承的上師，並承接了完整的傳承，且跟很多學者互相的討論、仔細的校對才出書，不是我們隨意妄為，

想到什麼理解就譯什麼。是先有了初步的理解，再請教上師，來回求證，確認了文義，才援筆譯作。

至於最終的成果是好是壞，我想讀者自會評價，所以我們不用去擔心。

**問：有人問學《廣論》也一定要讀《四家合註》嗎？對居士而言會不會太艱難？**

**格西：**學了《廣論》再看《四家合註》，會對《廣論》有更清晰的了解。因為此書補充很多註釋，哪句話是哪位祖師說的，及其傳記，所以會更清楚。

《四家合註》在藏地學制不是必讀的經典，是屬於參考一類。至於《廣論》，近期三大寺都有一個月專學，堪布講授，並進行辯論的學制。《四家合註》本身是對於《廣論》一些不好理解的難點，透由解釋和補充的方式讓讀者更能了解其內涵。此次的翻譯我有幸被委任解答疑惑這個工作，和法師們做了一些互動交流，這本《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中，加入了一些簡略的歷史背景，比如這段話是哪位上師所傳下來的，這位上師的生平如何如何。因此這本書可說是內容豐富、深入淺出、清晰易懂。我衷心地期盼以後學習《四家合註》的人們，心裡的善根種子能善為開啓。

有一個觀念要注意，不可以說因為經論講得不夠清楚，所以需要註釋。千萬

不能這樣想！這些經典就我們的學習所需是絕對夠清楚的，然而由於有情根器漸鈍、福德不足、慧力微劣，才詳加註解。因此《廣論》一本書也就夠完整了，《四家合註》也是，《道炬論》也是。《道炬論》雖然夠清楚，宗大師依然造了《廣論》來引申解釋。《廣論》的註釋是《四家合註》，《四家合註》讓《廣論》的文義更清晰，所以再次註釋《四家合註》並沒有問題。而此次翻譯完全是為了有情的利益，絕非為個人的名聞利養。

**問：最後，格西對拿到此書的讀者有什麼叮嚀嗎？用什麼意樂面對翻譯經典？**

**格西：**這個問題很重要。拿到這本書要想說：「希望透由閱讀這本書，對《廣論》有更深入的理解，並領會其中義理，最終能在自己內心生起證量。」懷著這樣的意樂，會有特別的緣起。因為當初著述的祖師大德們就是為了令讀者更清晰地了解《廣論》的內涵而做註釋，他們肯定也發這樣的願，而老師及翻譯的法師們也是懷著這樣的意樂進行翻譯，因此如果能懷著同樣的心情去學習此書，動機意樂相同故，就能造下與祖師大德們相順的業。

反之，只想到方便帶課，僅為增廣見聞，藉以增長名譽，而去閱讀的話，只會枉費著作者、翻譯者的努力，嚴重糟

蹋了這本書的價值，自己也不會獲益，因為跟正法的目的是相違的。宗大師曾經發這樣的願：「所學一切剎那頃，終不成為名與利、眷屬利養成熟因，唯為無上菩提因。」意思是：希望我所學所了解的一切，都不要成為名利、眷屬、受用、利養的因緣。一旦如此，依止上師、行持佛法，全都與正法的目的違背，落入世間八風，自己沒有利益，有情得不到幫助，上師們的心願也無法成辦，所以跟正法的目的相違，就會導致這樣的損失。

相信此書會帶來很好的利益，班長肯定多了許多講課的內容，因為裡面對祖師的事跡、語錄做了不少補充，這種補充公案的作法，以前藏地的論典中，如道次初修法門等也有這樣的作法，但像這次的白話校註集，有如此詳細的註釋實為不易。我觀察《廣論》研討班的同學在讀《廣論》時，嚙當祖師舉的譬喻生不起相對應有的感受，因為這些譬喻是配合藏人生活習慣，而華人沒有這些背景，光看《廣論》提到的這些例子，不易生起感受，也無法理解其中寓意。此次對這些諺語、譬喻做詳細的解釋，必定有助於讀者生起感受，特別在中士道、上士道，祖師用了更多的譬喻，相信之後相關的註釋，能讓讀者更能理解其中所表達的正法內涵。



# 譯場古今

志在傳承 願無盡

■攝影 / 莊明穎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惟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  
後賢若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義淨大師



# 微言不墜 取信千載

歷代譯師鑄造耀眼長河

■文：釋如悲 ■圖：林軒愉

佛教發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國生根茁壯，端賴經典的翻譯。一代代的高僧精勤不懈地翻譯，一部部的經典、一字一句勾劃出天上一道道耀眼的長河。早期的佛經翻譯，常以一人獨譯，多則二人，相約對譯。後來發展出一套組織嚴密的譯經模式，稱之為「譯場」，譯場盛世時，曾高達百人之多。經過多人之手，反覆勘定，能使

字義更貼緊原文，使文采更加斐然。如此譯出的經典，往往影響深遠，千古流芳，所謂「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

從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開始到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譯場停頓，共計889年，翻譯了1333部佛教經典，共計5081卷。



# 翻譯史上著名譯場



## 中國古代佛典翻譯史上較著名的幾大譯場：

一、道安大師在長安五重塔寺設置譯場，始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請西域沙門僧伽提婆譯出阿含、小乘論書，是使長安成為北方譯經重鎮的肇端。

二、鳩摩羅什大師主持的渭濱逍遙園西明閣譯場，始於後秦姚興八年(406年)，是國立譯場的創始。

三、闍那崛多、達摩笈多、法密等譯師先後主持的洛陽上林園譯場，始於隋煬帝大業二年(605年)，是佛教專門譯場的濫觴。

四、玄奘大師主持的長安大慈恩寺譯

經院，始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是佛教譯經史上規模最龐大，譯筆最精審，譯出佛經最多的譯場。

五、義淨大師主持的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始於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年)，是完整之一切有部律的發祥。

六、天息災大師主持的開封太平興國寺譯場，始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附設印經院，三堂分立：中譯經堂、東潤文堂、西正義堂，是組織制度完備的譯場。

除了上述譯場外，《洛陽伽藍記》中記載的永寧譯場也頗具規模。

# 道安大師

## ——譯界無名之元勳

鳩摩羅什大師以前的古譯時期，佛典翻譯有幾點特色：

一者，譯主多為西域人或僑民，善梵語者往往不精漢語，通漢文者往往不懂梵文，口授與筆譯多半不能融通；二者，當時沒有梵本經書，譯經多賴口誦，而無原本對照；由於私人譯述，受人力財力的限制，所譯多是單卷或小本的經書。

此時期成就較顯著的譯師有：漢末安世高，所譯以小乘上座部的禪法為主。支婁，以大乘禪法與般若系經典為主。敦煌月支後裔竺法護，譯經四十餘年，以大乘典籍為主，擘劃出中國大乘教義的最初輪廓。

道安大師雖不諳梵文，然大力提倡譯事、組織譯場，對譯經事業貢獻匪淺，被譽為「譯界無名之元勳」。大師極富理解、智慧過人，能正舊譯諸經中之謬誤，改變了東晉譯經的文體風格。連精通梵文的鳩摩羅什讀了道安大師所正諸經，也莫不嘆服其所正者，皆與原文吻合。





# 法顯大師

## ——譯舉成名 佛法南興

首位抵達印度求得大批梵文經典回國之譯師，  
寫下可歌可泣的佛教史頁。

為追求真理，及探尋正法源頭，西行求法的古德，冒著生命危險，遠涉流沙，攀越雪山，到西域、印度去求取經典的梵本，並精勤不懈地翻譯，在中國佛教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魏晉南北朝期間，包括朱士行在內的西行先輩們，都沒有到達印度，都只到了西域。而第一個到達印度，求得大批梵文經典回國者，是東晉的法顯大師。

當時，新經不斷翻譯出來，但以經論二藏居多，律藏十分欠缺。他慨歎律藏的傳譯不全，有意往天竺尋求律部梵典，只因機緣未至，未能成行。在一次機緣成熟下，六十六歲的法顯大師於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約集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即道整、慧景、慧應、慧嵬四個人，一同由長安出發西行。

在張掖遇到另一批也是西行求法的僧人，早就計畫要到西方去求經，不過沒

有成行罷了。他們是寶雲、智嚴、慧簡、僧紹、僧景等五個人。相談之下，目的相同，於是十個人結伴同行，西去的隊伍便擴大到十人。

西行沒多久，他們便進入了八百里大流沙。

《高僧傳》、《佛國記》記載：「西度流沙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不知方向，唯靠著太陽以分辨東西，想找尋前進的路，毫無痕跡，一路上只有死人的枯骨能作指標。常有熱風鬼魅，遇上了必死無疑。」沙漠裡的白天，氣溫總是高在九十度以上；一旦到了晚上，氣溫就立刻下降，降到接近冰點。

度過了沙漠，來到了焉夷國，智嚴、慧簡、慧嵬相繼以到高昌國（今吐魯番）求路費為名與大家分手了。

到達了西域的于闐，是他們離開長安



的第三年。沒幾天僧紹離開了隊伍，跟著一個胡僧去罽賓國（今喀什米爾）。這時又有一個名慧達者加入。

一行七人越過蔥嶺，《高僧傳》、《佛國記》上記載這一段艱難無比的路程：「蔥嶺上冬夏積雪不化，有惡龍吐毒，

風雨飛沙不絕，遇此難者，萬無一全。以往有人鑿石為路，邊上鋪設棧道，長七百多級。他們抓著懸掛在河兩岸的繩索渡河過去，類似的險途有好幾十處。



山上只有石頭，道路險阻，絕壁千仞，往下一望，令人頭暈目眩，前進時連放腳的地方都沒有。這是漢代張騫、甘父所不曾走過的路。」

千辛萬苦地翻過蔥嶺後，來到弗樓沙國。僧景、寶雲、慧達不願再前進了，在弗樓沙國的佛鉢寺中禮完佛就準備要回國。而慧應在寺中一病不起，客死他鄉。

十人走了七個，現在只剩下法顯大師、道整和慧景。

離開了佛鉢寺，繼續向西行。到了小雪山（今阿富汗白瓦裡山）山腳。

翻越小雪山時，身體虛弱的慧景禁不住暴風雪的襲擊，凍得噤戰不能行動，

身子哆嗦成一團，發起高燒，口裡湧出白沫。

法顯大師脫下身上單薄的袈裟蓋在慧景身上，這時的慧景，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眼看就要斷氣了。

「我不行了，你們繼續前進吧，不要管我！」

「我們不能全部死在這裡！」慧景知道自己過不了山，多次以微弱的聲音勸法顯、道整快點離開他，以免遭到同樣的命運。可是法顯、道整怎能離開呢？他們一起經歷了多少苦難啊！他倆輪番鼓勵慧景堅持下去。

慧景心中感謝兩位師兄的慈悲，可是



他實在無力前行了，竟死在他們的懷裡。

法顯、道整二人號啕大哭，大師抱著屍體痛哭失聲說：「我們的願望尚未達成，你竟去世了，這也是命啊！」便用白雪掩埋了慧景，揮淚向山頂攀登。二人途中相依為命，互相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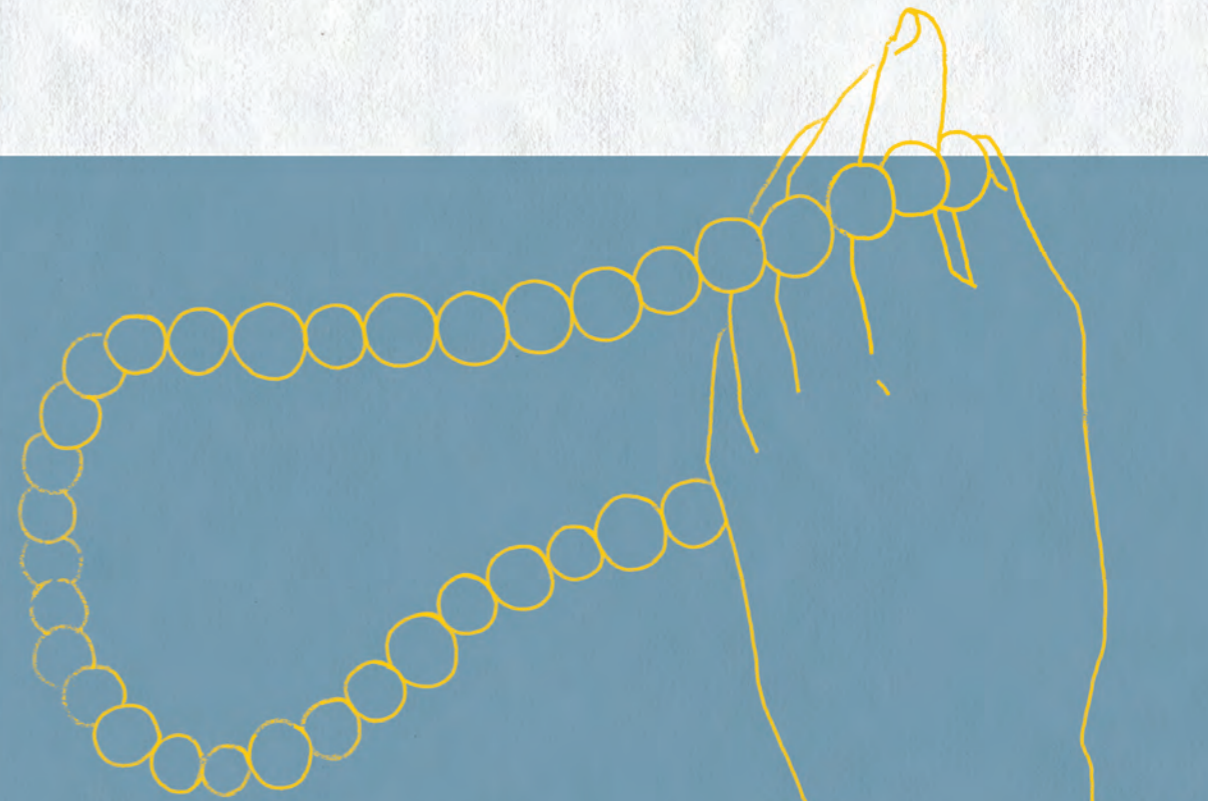
他們又途經三十多個小國，終於到了中天竺。

法顯、道整二人到了舍衛城，瞻禮佛陀說法的祇園精舍，有僧人問法顯來自何處，答以漢地，僧人咋舌說，從沒有聽說過由漢地來此求法的人。

他唯一的同伴道整，一方面見到當地沙門的威儀殊勝，持戒精嚴，很受感動，一方面努力學習梵文和閱覽經律，決定留下來定居，不想再回祖國了。

法顯大師在此停留了三年，求得了《摩訶僧祇律》、《薩波多律抄》、《雜阿毗曇心論》、《經》、《方等泥洹經》等。

有商人在青玉佛前供養一把漢地的白絹團扇，他睹物思鄉，不禁悲從中來，潸然淚下。回憶離開長安十多年來，十人出關，同行道友中有的半途退轉，返回國內，有的客死異鄉，屍骨無歸；有





的居留下來，不再返回，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人，垂暮之年，孤身滯留異國，思念至此，乃決心準備歸國。

晉安帝義熙七年（411年）秋，法顯大師與船上的二百多名乘客搭了一艘商船東行歸國，出航兩天後，遇上暴風，船艙浸水，大師一心誦念觀音聖號，祈求菩薩保佑。這樣經過十三天驚險的航程，漂泊到耶婆提國（今之蘇門答臘），在此處停留五個月，又搭乘另一伙商人的船繼續向廣州航行。

義熙八年（412年）夏初，第二次出航。航行了二十多天，一天夜裡，又遇上了暴風雨，巨浪如山，驚險萬狀。乘客中的娑羅門認為有法顯大師在船上，所以才會遭遇災難，要把他推下海中。經一位施主的仗義執言，才壓下了這一場風波。然而水盡糧竭，船長認為一般情形大約五十天就可到廣州，現在已經航行了七十多天，一定是方向錯了，乃調整方向後向西北航行。這樣向西北航行十二天，終於望見了陸地，原以為是廣州，登岸詢問後，才知道到了長廣郡

界的牢山（即山東即墨東南海濱的嶗山）。

大師要南行到京城去，青州刺史要留他過冬，法顯大師說：「貧僧獻身於佛教，志在弘法，目的未成，故不宜久留。」他十五年前由長安出發，與長安諸友別離已久，本想去長安。但是由於北方的政局混亂，一時無法前去，便決定南去建康，與佛馱跋陀羅共組一支金陵譯經僧團，該譯場集中了當時中國西行求法的法顯大師、寶雲、智嚴等沙門參與譯事。

法顯譯出的經典，據《出三藏記集》卷二所載，共譯出六部，六十三卷。

法顯大師與佛馱跋陀羅合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泥洹經》六卷，在佛教界引起很大轟動，使大乘法義興盛於江南。由於法顯、佛馱跋陀羅、求那跋陀羅等名僧的努力弘傳，佛教在中國南方蓬勃發展。

大師之後來到荊州辛寺，在此示寂，享年八十六歲。佛教中道俗二眾對於大師的逝世，都為之慟惜不已。

《梁高僧傳》梁慧皎著、《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法顯著·王邦維校注、《佛國記注譯》法顯著·郭鵬注譯、《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歷代佛教大師傳奇故事》王燕主編、《高僧傳奇》陳笑叻等編著、《十八高僧傳》叢培香編著、《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于凌波著、《中華高僧》慧皎等著·盧海山等譯。

參考文獻

## 鳩摩羅什大師 —創譯場分工系統

所譯經典，  
後來多為佛教諸學派、宗派所宗。



在崇山峻嶺的天山南麓，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北緣——龜茲文明古國，誕生了鳩摩羅什大師。他還在母胎時，其母親的神悟，倍於常人，無師自通天竺語，甚至善巧駁難之辭，眾人驚異萬分。

大師七歲時離俗出家，跟從師父學習佛經。因過目不忘，過耳成誦，日背佛經千偈，一偈算三十二字，一天可背誦三萬二千字。在誦《毗曇》時，師父給他講授經義，當天就通達《毗曇》的全部內容。

九歲時，拜德高望重的槃頭達多為師。槃頭達多博學多才，精通三藏九經，四方遠近的學者都來拜他為師。槃頭達多教之《雜藏經》、《中阿含經》、

《長阿含經》，這三部經書共四百多萬字，羅什聰穎過人，加之刻苦自勵，只三個月的功夫，竟背誦得一字無誤，達多譽之為神童。罽賓國王知道後，國王請大師入宮，召集了一些外道，讓他們與羅什相互攻難、辯論。剛開始時那些論師輕視他年幼，頗有不遜之詞。羅什對外道所提出的問題，一一對答如流，乘勝猛追，使之屈服，無話可說。

其好友須耶利蘇摩，為他講解《阿耨達經》，於是開始進行深入地研究，從此廣泛地學習各種大乘佛經。羅什感歎





道：「我過去只學小乘經，就像不識黃金的人，把黃銅當作真金。」十六年間，在龜茲宣講大乘佛法。當時來聽講的人沒有不悲感追悼，為自己的醒悟之晚而感到遺憾。

這時西域各國，都非常欽佩其傑出的才智。每當羅什說法時，儀式隆重，國王長跪在講座的一側，讓羅什踏著他的背，登上黃金打造的獅子座。他坐在錦緞墊上，鎮定自若，滔滔不絕地說法，聽法者有時高達千人之多。

苻堅仰慕羅什大師已久，且道安大師極力勸苻堅迎他來關中。於是在建元十九年（383年）派呂光、姜飛等大將率七萬大軍，征伐龜茲

等國，遂抓獲了羅什大師。然而苻堅過世，呂光便割據涼州，在姑臧建立起了後涼。呂光是一介武夫，並不信佛，不知大師的本地風光，便以常人待之。姚萇、姚興二王先後來請大師，但呂光深怕他去別國出謀策劃，不放東行，扣留大師在涼州十七年，無法弘傳佛法。數年後後涼兵敗，羅什被接進嘉峪關，送到了後秦，於當年十二月二十日抵達長安，這時他已經五十八歲了。

後秦姚興待之以國師之禮，兩人經常整日交談，研討佛理。宗室顯貴都信奉佛法。長安當地名僧群集，法化頗盛。

前秦時期，由於道安大師在此獎勵翻譯，創立了譯場的規模，於是長安逐漸成為譯經的重鎮。到了羅什大師入關，姚秦奉佛更盛於前，朝廷全力支持譯經事業，加以發揚光大。

鳩摩羅什大師被請至長安城北，渭水之濱的逍遙園，翻譯佛經。羅什能夠背誦許多佛經，嫻熟漢語，對文學具有高度的欣賞力和表達力。所以他翻譯的經





# 真諦三藏

## ——亂世流離 不退弘願

文非常流暢，字句精煉，文采斐然。從後秦弘始三年至弘始十一年的八年之間，平均十天一卷的速度進行翻譯，共譯出了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佛典。

大師譯的各種經典，也多為後來形成的佛教諸學派、宗派所宗。《成實論》為成實派所宗；《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三論學派所宗；智顛大師受三論宗啟發，創立了天臺宗；《阿彌陀經》為淨土宗所宗；《法華經》為法華宗所宗。他的譯典代表了有史以來譯經的最高水準，譯作側重於般若類經，特別是龍樹論師一系的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經典。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有很多的助手幫忙，他們既精教理，又兼善文辭，各展所長，相得益彰。又有許多西域僧人互相合作，相傳大師譯《十住經》時，因為於理未善，遲疑未能馬上著筆。然後佛陀耶舍來到，共相討論，辭理乃定。

大師的從業弟子號稱有三千，著名者

有所謂四聖、八俊、十哲之稱。四聖指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八俊是在四聖之外加道恒、曇影、慧觀、慧嚴四人，十哲是在八俊之外再加僧略和道標二人。

羅什去世前，微覺身體不適，便與眾僧告別，他說：「我們因佛法相遇在一起，卻未能為你們盡心。希望我所譯的經書能夠流傳於後世，大家共同弘揚佛法。今天我在眾人面前，從心底裡發出誓言，若是我所傳譯的經文沒有大的差錯，在焚燒屍身後，舌不焦爛。」遂於後秦弘始十一年（409年）八月二十日（另說，十五年四月）卒于長安，時年七十一。薪火息滅後，屍身都燒成了灰，只有舌頭沒有燒壞。

僧肇大師撰寫的悼文開頭有這麼一段話：「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羅什大師可譽之為佛教的偉人、時代的巨匠，其卓越的貢獻，像一顆永不墜落的太陽，永耀世間。

爾後與鳩摩羅什大師躋於四大譯師之列的真諦三藏，譯旅上備受艱辛。來華之時，正值侯景之亂，梁武帝駕崩，兵荒馬亂，佛法難振。遊化於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福建等地，棲無定所。一生中即使沒有規模龐大的譯場組織，仍抱著極大的弘法熱忱，孜孜不倦地翻譯。值得注意的是，四大譯師的譯經數量，玄奘大師譯 75 部，1335

卷，占我國譯經總數四分之一，居第一；鳩摩羅什大師譯經 74 部，384 卷，居第二；真諦三藏譯經 64 部，278 卷，居第三；義淨大師譯經 56 部，230 卷，居第四。真諦三藏在輾轉流離之中，隨其所止，執筆翻譯，有時甚至只是他一個人翻譯，連一個助手都沒有。在此困頓的環境之中，能有如此亮麗的成績，足見其堅毅與弘願。



參考文獻：《梁高僧傳》梁慧皎著、《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潘桂明等著、《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協會編、《中華高僧》梁釋慧皎等著、盧海山等譯、《高僧傳奇》陳笑訥等編著、《十八高僧傳》叢培香編著、《改變歷史的佛教高僧》于凌波著、〈大譯師鳩摩羅什傳〉慧炬雜誌 545 期、《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宣建人著、《佛教大師鳩摩羅什傳》張國領等編著。



# 玄奘大師

## ——完備譯場組織規模

譯經助手僅二十三人，  
卻是譯經史上譯出經典最多、品質最精美的譯場。

歷經八百里流沙、七十餘國、十七年的遊學，譯經事業獨步古今，被唐太宗譽為「千古無對」，更是當時威名震鐸於印度的唯一漢僧，他就是玄奘大師。

大師的二哥出家為僧，將他帶在身邊，每天都向他傳授佛教義理。大業八年（612年）洛陽度僧，大師當時十三歲，考核官見他有卓異之志，被破格獲准剃度。從此以後，不與寺中的朋輩為伍，獨自閱讀佛經。看到那些小孩在玩耍，便對他們說：「佛經不是說嗎，我們為得到涅槃法理，怎能經常這樣兒戲。這樣下去，可以說是白白浪費生命。」經常在法席中聽講，白天黑夜都在思索。十九歲時，戰亂和饑荒接連不

斷，佛法和糧食都斷絕，大師無處投靠，便與哥哥前往成都，聽了道基法師講《阿毗曇論》一遍，就全部記住了，受到人們的稱讚。

當時大師偕兄遍歷隴、蜀、荊、趙諸地，參謁宿老，足跡及於半個中國。大師心想：「我周遊吳、蜀，接著到趙、魏，最後來到關中，只要看講經的法會，我幾乎都聽遍了。當立誓前往佛教聖地，以看到佛陀全部的聖言，然後最重要的是返回中國，傳揚佛陀教化。」當時大師二十九歲，便毅然上奏，但相關部門卻拒絕遞上他的奏書。只好暫居京城，來到那些外國人居住地，廣泛學習外國語文。





貞觀三年（629年）遭到霜災，朝廷下詔，讓人們可以隨意到豐收地區求食。因此玄奘大師來到姑臧，又來到敦煌，孤身子影，一路枯骨相伴。途中出現嚴重幻覺，只好將自己交給命運之神，漫無目的地向前行進。經過了五烽及中間的六百里戈壁沙漠，來到了令人聞名喪膽、死亡之地的八百里大流沙。

在大流沙裡經常看不到星辰，導致迷路，且常看到無數的妖魔鬼怪，便不停地唸心經解難。曾一度把僅有的皮囊中水全數打翻，無水，何以度八百里？大師的悲愴描述是「千里之資，一朝斯罄」。沙漠中斷水四天五夜，再也走不動，無力地躺在沙地上，默唸觀音聖號，昏睡過去了。朦朧中見凶惡大神，便驚醒，被老馬馱著走數里，來到傳說中的野馬泉。休息了兩天，終於有體力穿越沙漠。

輾轉往復，來到了高昌國。國王是虔誠的佛弟子，聽說大師要來，整夜站著等候，皇太后和宮妃們都手執火炬站在宮殿前面等候。國王與他結為兄弟，皇太后與他結為母子，朝野上下、僧俗四眾都希望他能長久留下來弘法，不過大師以絕食三天之舉，表示取經的決心。國王不得已，便派大量隨騎及書信一路護送西行。

貞觀五年，師三十歲，抵達了那爛陀寺（今印度巴特那縣內，王舍城西北

十一公里處），僧眾派遣了四十位高僧到農莊迎接大師在此住宿。隔天早上有僧徒二百多、俗眾一千多人，抬著乘輿，手拿幢幡、華蓋和香花來迎接。

當時那爛陀寺的寺主是戒賢論師，大小乘經典無所不通，大師到時他已經一百零六歲。他在二十年前患嚴重痛風，三年前更加劇，痛不欲生，便想絕食而死。但文殊菩薩在夢中告誡說，你前世當國王，造下不少惡業。再等三年，會來一位中國僧人，將佛法傳給他，他再去流通，罪自然就會消失。大師跟隨戒賢論師學習唯識諸法，梵文四萬頌的《瑜伽師地論》學了十五個月之久，共學三遍《地論》。

那爛陀寺的三千名學僧，都稱大師為智囊，被譽為維護佛法的城塹。他們聽大師的言談，都讚歎說：怎麼會有這樣學問淵博的人呢？那爛陀寺平時就立有法規，精通經律論三藏的人，設有十個名額，長久以來一直缺少一位。便讓玄奘大師補上這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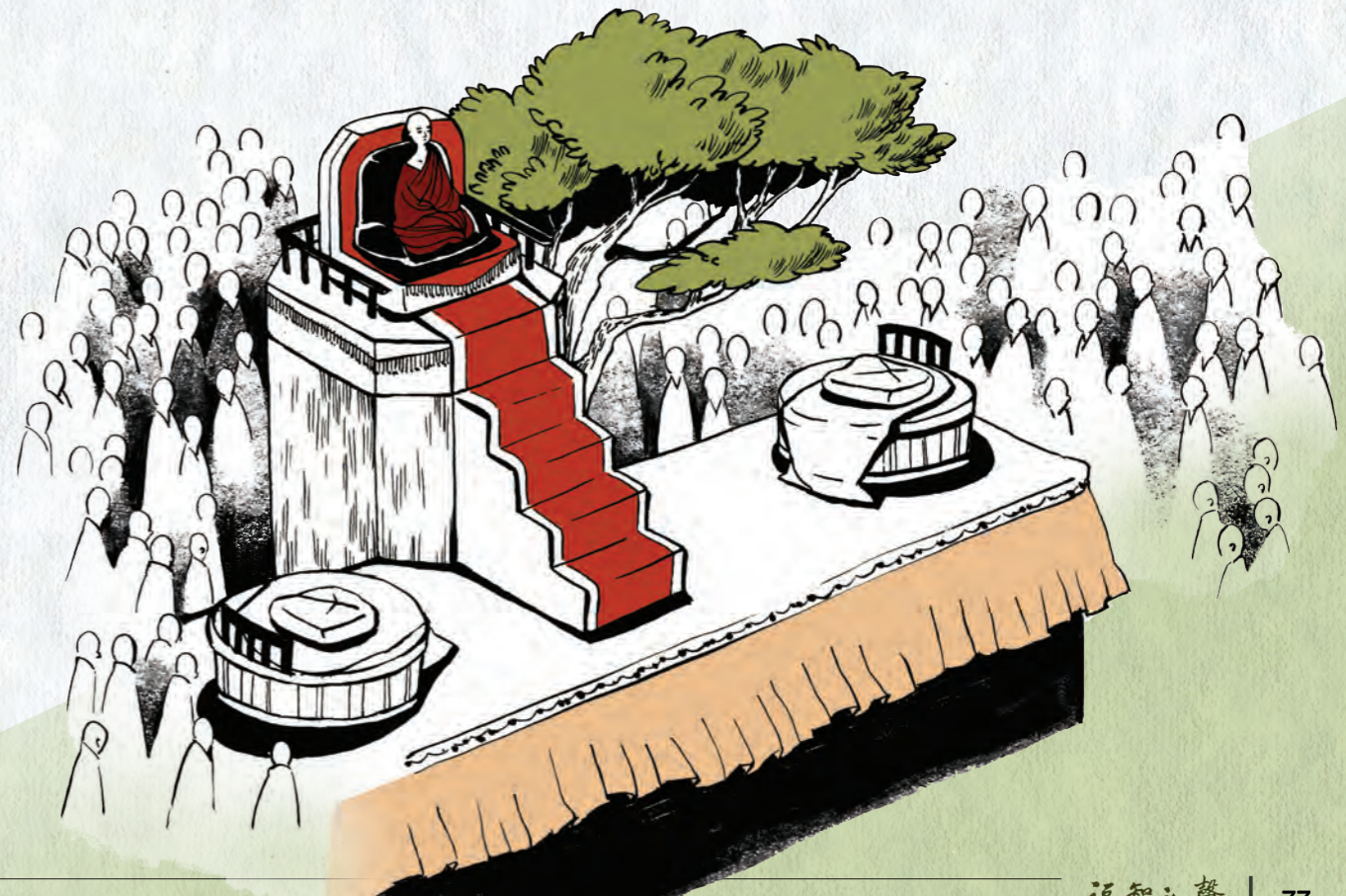
有位順世外道來那爛陀寺，請求辯論。這個順世外道書寫了四十條義理，懸掛在那爛陀寺的大門上，並宣稱「若有人能難破一條者，將斬頭相謝。」他所寫的義旨和理論非常嚴密，非常難以批駁。僧眾懼其威勢，恐怕失敗，一連幾天，無人前往應戰。大師為了大乘佛教及那爛陀寺，便挺身而出。師先派淨

人將那張公告撕掉，踩在腳下，踐踏一番。師與他辯論往復好幾輪，辭窮理屈，無法解釋下去。外道既然辯論失敗，請求按原先的約定斬頭相謝。但大師說佛法講寬容，不在於刑罰。於是免除了他的斬首謝罪。與之同時，大師為了駁難與戒賢論師齊名的小乘正量部第一人的般若鞠多，寫出了一千六百偈的第二部梵文著作《制惡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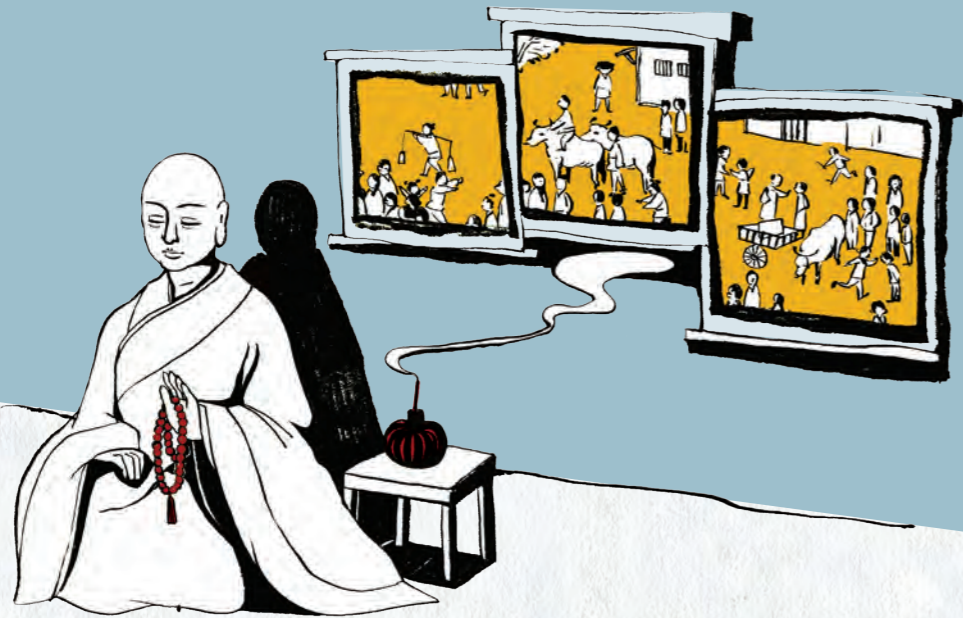
師四十一歲時，向戒日王講述了《制

惡見論》。戒日王便說：「太陽一出，螢燭之光便不值一提；雷鳴一轟，錘鑿之音也不值一提。此論雖好，但眾人沒有廣泛傳聞。我想在曲女城大會上，令五印內外能辯之士集中一起，當面宣示此論，令外道歸從正法、令小乘教徒歸依大乘教法。」當天便頒布命令。

貞觀十五年（641年）初春，曲女城會上，五印十八國國王均列席，大小乘僧及婆羅門等七千餘人亦到場。曲女城







外方圓十里，搭起一大片建築，現場幾十萬人，是印度史上規模巨大的一場辯論大會。大師升上法座，標舉《制惡見論》的宗旨，並說：「其中若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當斬首相謝！」令眾人提出駁難。這樣一直經過十八天，無人應戰，此時大師獲得無上殊榮。

曲女城會後，大師便打算歸園。當初他從東到西，從北到南，穿越了當時的中亞細亞，走遍了印度大陸全境，親踐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以此經歷，後著《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於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日，大師四十六歲，終於結束了十七年的風塵，來到了京城西郊。京城的人們奔相

走告，爭相一睹高僧風采。萬人空巷，且發生了踩踏事件。大師的到來，致使京都在五天之中，士農工商停止了各自的工作。大師雖然受到人們的讚譽，但他靜悄悄地獨坐在一個屋子裡，異常清閒，沒有去外面與信眾相見。

貞觀十九年五月二日，距離他結束五萬里的行程只有三個月，他已經打開梵本，正式開始翻譯。隋唐兩代三百多年，其中二百年時間設有譯場，主要的有十八座，而執牛耳者，非大師的譯場莫屬。譯經助手僅有二十三位，卻是譯經史上譯出經典最多，品質也是最精美的譯場。二十三位譯經專員：「證義」十二人、「綴文」九人、「字學」一人、

「證梵語梵文」一人。

十九年間，除了有時奉詔入宮伴隨皇室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玉華寺翻譯。平均年譯七十卷，而最後四年間乃增高到年譯一百七十卷之多。隨著年事的增加，越感到來日不多，於是譯經的熱忱越高，速度越快。他遊方五印，帶回六百五十七部梵本，譯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佔中國佛經總數的四分之一。

大師晚年臥床不起，不論開眼闔眼，都能看見鮮白的大蓮花來到眼前，又看見很高大的佛像，知道自己要往生淨土。二月四日，大師右脅著床，有人問：「這是什麼相狀？」大師說：「不要問，妨礙我的正念。」至五日半夜，弟子問道：「和尚肯定能往生彌勒佛前嗎？」玄奘大師回答說：「得生。」這是大師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最後兩個字了。說

完，大師就斷氣，終年六十五歲。高宗為之罷朝數日，文武百官、僧俗二眾莫不悲悼。出殯之日，五百里內執拂者不計其數。

歷代高僧傳中記載在大師以前，往印度求法的人，始於法顯大師，終於道生大師，有十七人返回故鄉。在精通漢語、梵語（九十多種印度方言），精妙理解中印文化，弘揚宣導國家的威德，無人能超過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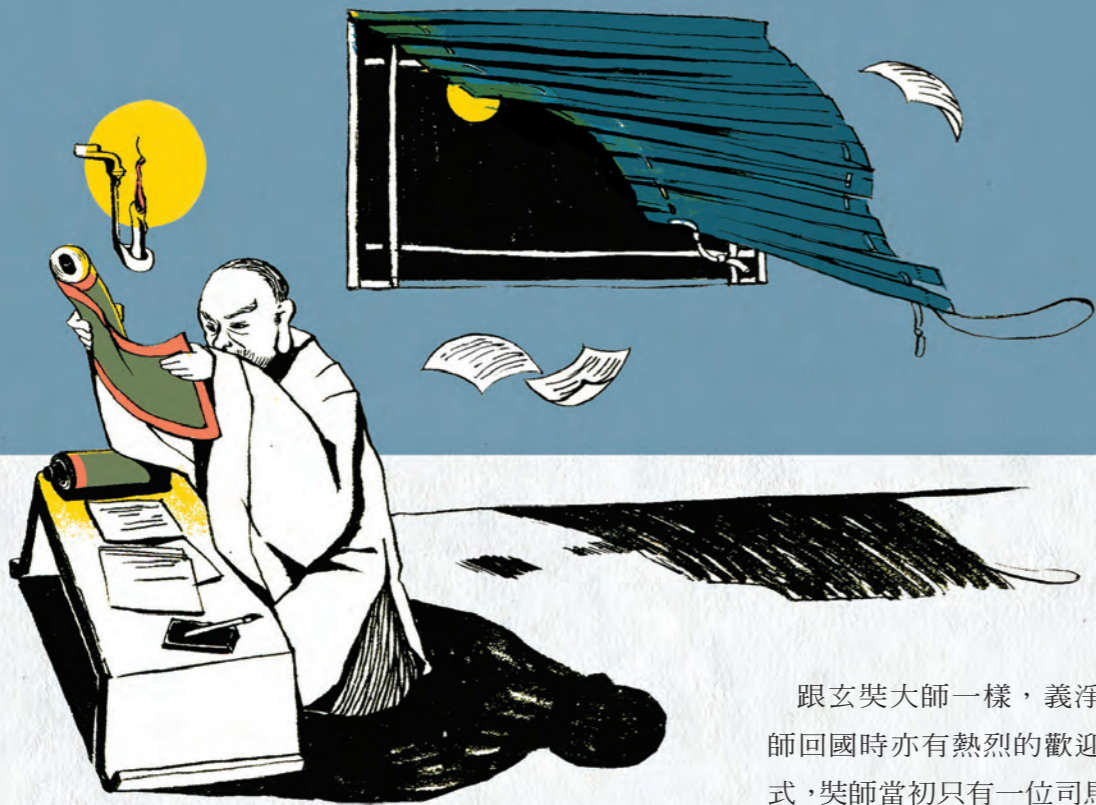
如唐玄奘三藏法師取經贊：「西行歷盡坎坷難，跋涉萬里往天竺；彌勒橫流中華土，聖僧流芳千古贊。」

### 參考文獻

《續高僧傳》釋道宣著、《中華高僧》釋慧皎等著、盧海山等譯、《中國古代翻譯佛經嚴謹方式》曹仕邦著、《大唐西域記全譯》釋玄奘撰、芮傳明譯注、《玄奘西遊記》錢文忠著。



## 義淨大師——首創譯文加註解



跟玄奘大師一樣，義淨大師回國時亦有熱烈的歡迎儀式，奘師當初只有一位司馬、一位大將軍、長安縣縣令迎

接，其餘迎接的人雖多，大多是僧人與老百姓。而淨師這次抵達洛陽，卻是皇帝武則天親自出城迎接。淨師回國就馬上開始了翻譯佛經的工作，譯場設在東都大內大遍空寺內。當時他已經是六十多近七十的高齡，仍然抱以極大的熱忱，以一年近四十卷的速度譯經。當他年屆七十八時，示現病相，不能再繼續譯經，正月十七日初夜，二更時分寫好遺書，到後半夜，便溘然去世於長安大薦福寺譯經院內，享年七十九。

稍晚於奘師的另一位三藏法師——義淨大師，是西行求法的殿軍人物。經歷三十餘國，留學那爛陀寺歷時十一載，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餘萬頌。先後於西崇福寺、大內道場、福先寺、大薦福寺和西明寺主持譯場。在中國佛教經典翻譯史上有其獨特的翻譯技巧，除了一般直譯之外，有時在譯文下面加上註解，這些註解有訂正譯音的，有改正譯義的。

## 法尊法師

### ——手中握筆溘然長逝

只要活一天，  
就抱著菩提道次第和密咒道次第翻譯，寫一張算一張……


近代譯師法尊法師雖無譯場組織，然其以難以想像的意志與決心，不論是在氣候惡劣的西藏高原或是在困頓的旅程中，都勉勵自己不要空度時日，勤勉地翻譯，譯出了藏文經典五十餘部。在與法舫法師的書信中，他這樣寫著：「不管在那一天死，只要活一天，我就抱著一部菩提道次和一部密咒道次在翻，寫一張算一張，要死就死，我辦不到的，死了卻也不後悔。」

法尊法師示寂當

日上午，法尊法師與眾人閒談往生後的去處，笑說：「我哪兒也不去，要再來人間。」下午兩點多，有人發現法尊法師癱瘓在書桌下，手中猶緊握著筆……







譯場的運作，自漢末至北宋初，前後持續近九百年，  
出現了近二百位的譯師，皆以不惜身命、為法忘軀的精  
神，使法炬復燃，音徹九天。如同法尊法師曾經發過的

一大弘願：「對於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內地所沒有的，  
我都發願學習，翻譯出來補充。」法顯大師常獨自一人  
籌劃：假設能夠親自到天竺去，把所有的佛經都求了回  
來，世界的亂象不就解決了嗎？而玄奘大師尤其是以  
「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願力西行取經。歷代譯師所  
鑄造出來的輝煌成就，不只翻開了中國佛教史的新頁，  
更是世界文化的瑰寶、震古鑠今的夜星。在無邊的遼闊  
裡，有志者應當作滿天的璀璨中的那一顆星。



# 應成之美 衆志成城

■釋如密

真如老師曾說：希望能將宗大師的中觀應成派的見解翻譯成優美流暢的漢文。僧團從事翻譯多年，但是多半屬個人翻譯，且譯語也未能統一。鑑古知今，真如老師於2013年末與曾任翻譯的法師討論翻譯的策略後，參考玄奘大師的譯場分工，斟酌現況而訂立了大覺譯經院的一級譯經的分工<sup>①</sup>，並正式開始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

一級譯經的譯場首先由總監指定所要翻譯的經論及執行此任的主譯，其次由主譯組織譯場；譯場的分工大體分成功能及行政兩個系統，功能組係負責翻譯的主體工作，而行政組則負責打字、傳遞文本、追蹤進度、核定稿件等工作，由這兩組形成一個完整的譯場。茲將總監以至於完整譯場的各项分工，作一簡述。

**1. 總監** 主要指定翻譯的經論，並裁定翻譯的最終文義，審定出版與否。由真如老師擔任。

**2. 授義** 指導翻譯的師長們，對翻譯中譯師所不理解的文義進行講解。

**3. 主譯** 譯場常務委員<sup>②</sup>之一，得總監指示之後組織並主持譯場，對指定翻譯的經論進行翻譯、呈交總監前的終審裁定人。

**4. 主校** 譯場常委之一，對主譯的譯文、白話語譯、校勘、註釋所形成的文本進行審查，並於主譯不在譯場時代理主持譯場及裁決相關疑問。

**5. 主潤** 譯場常委之一，對文本進行文字潤色。

**6. 審義** 譯場常委之一，負責撰寫法相部分的解釋，以及重要疑難處的說明；並解答譯師們對義理部分的疑問，如果有無法明確回答的疑問，則呈請授義師長解疑。

**7. 合校潤** 譯場常委之一，將校文組及潤文組的各個意見彙整成一份可建議採納的文本，並對原

譯提出建議修改的意見。

**8. 核定** 由多人組成，主要負責法師為譯場常委，負責對終審稿<sup>④</sup>的標點、凡例等進行最後核對，而負責法師則是以中文角度在共識會議中對譯文提出建議。

**9. 參異** 負責收集指定翻譯經論的各個版本，進行校勘並撰寫校勘記。

**10. 考據** 負責介紹翻譯的經論中提到的經論名稱、內容、佛菩薩及祖師等。

**11. 語譯** 當主譯無暇將指定經論同步翻譯成古文以及白話語譯時，則特別設立此職延請專人負責該經論的語譯。

**12. 衆校** 由許多人組成，負責對初校文本<sup>⑤</sup>的標點、義理、體例進行核查及提出建議，供合校潤譯師抉擇參考。由主校譯師組織。

**13. 衆潤** 由許多人組成，負責對初校文本提出潤文建議，供合校潤譯師抉擇參考。由主潤譯師組織。

**14. 提疑** 由多人組成，以讀者的角度對再審文本<sup>⑥</sup>提出對文字義理不理解或建議修改之處，供譯場常委參照抉擇。

以上3—13即屬於譯場的功能組的成員。真如老師強調，希望翻譯至少要準確，然後語言優美、簡潔，故而在分工制度上，透過集眾人之力，各司其職已盡翻譯的品質，冀符真如老師之期望，俾能弘揚清淨正法，以報上師三寶之深恩。



①原開示語：「我和鳳山寺的法師們有一個這樣的理想，就是希望能把宗大師的中觀應成派的見解翻成漢文，而且是流暢優美的漢文。」2014.08.03

②譯經院就翻譯的方式及所需的成員分成三級，一級譯場的分工程序最為詳細繁複。二級譯場則是由一級譯場派生的譯場，主要翻譯與一級譯場翻譯的經論相關的附帶典籍。三級譯場則是以精簡的人力對所要翻譯的經論先進行白話語譯及校勘。

③有關文本的共同釋疑、終審的共識會議中應當參加的主要成員，以下簡稱常委。

④指經過釋疑、常委對文本的共識會議後提呈的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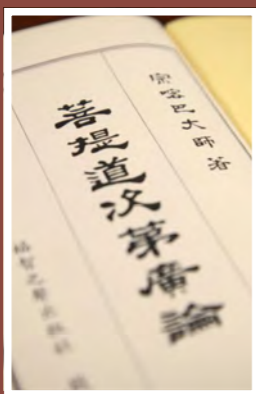
⑤主校譯師首次校對主譯的譯文、白話語譯、校勘、註釋之後形成的文本。

⑥指合校潤譯師統整衆校、衆潤的意見後合成的文本。



# 殫精竭慮 窮源究委

■ 攝影 / 莊明穎 ■ 僧眾照片 / 福智僧團提供



一千多年前玄奘大師，將天竺佛經譯成漢文，乃至五百多年前馬丁路德將拉丁文聖經譯成德文，引燃西方文明全面變革，翻譯不只是文字轉換，更是打開生命的全新視野。

如同 1934 年法尊法師將《菩提道次第廣論》譯成漢文，打開漢地佛教的視野，但當時漢地仍不見一本註解《廣論》的專書。二十三年前，福智團體創辦人日常老和尚招收「預科班」時，即叮嚀才十多歲的學僧，一定要勤修古文，準備承擔譯經重任——老和尚擘劃的譯經大業，早在當時即已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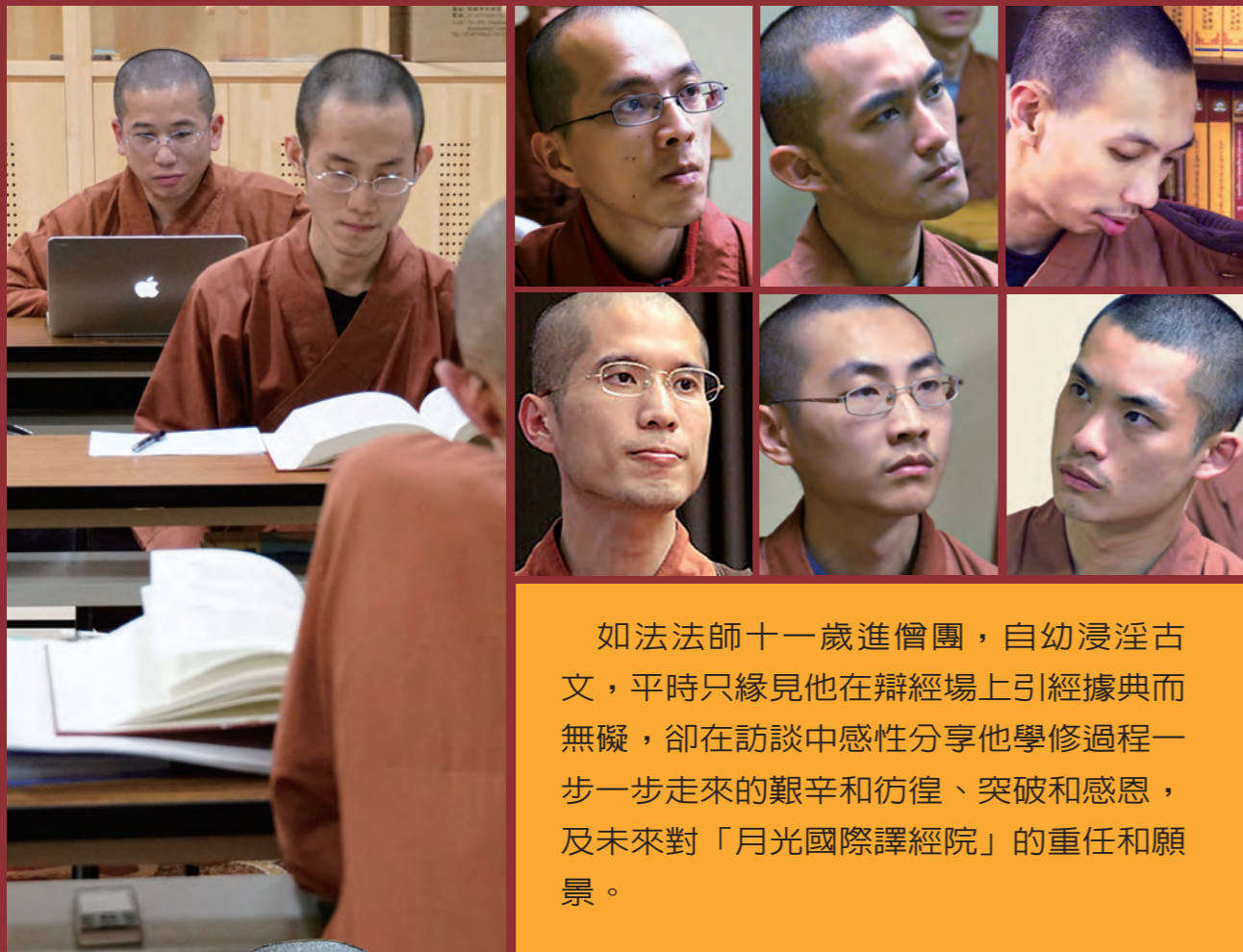
老和尚並將此重任交給真如老師。真如老師於 2002 年祈請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親自傳授《廣論》最具權威的註釋——《四家合註》的傳承。而經過十多年陶成學習的預科班學生，也在真如老師堅持下，於 2006 年開始排除萬難，歷經數年光陰，以藏文完成五部大論學習。2013 年，仁波切再為僧團傳授《四家合註》，於傳法之後，真如老師緊接召開譯經院籌備會，啟動《四家合註》的漢譯。

經典翻譯，推動人類文明。這是史上首度學習完《五大論》的漢地法師，展開《四家合註》的翻譯；也是現今所知《四家合註》所有版本最大規模的校勘和比對，達到真如老師策勵的「清淨傳承」；更是首度以古文、白文同時並陳的註解編排，讓凡夫俗子也能清晰地順著佛陀法脈，阿底峽尊者、宗喀巴大師所著道次第，一路成佛。

下一輪歷史的譯經盛世隱然成形，這是福智團體和人類文明接軌的重要時刻。當年的預科班學生，現今譯師輩出，他們的平均年齡不超過四十歲，卻已投入逾二十年最青春寶貴歲月。《福智之聲》特別專訪幾位主要譯師，以饗讀者窺探師長為饒益各方眾生成辦譯經事業的用心與深恩。







如法法師十一歲進僧團，自幼浸淫古文，平時只緣見他在辯經場上引經據典而無礙，卻在訪談中感性分享他學修過程一步一步走來的艱辛和彷徨、突破和感恩，及未來對「月光國際譯經院」的重任和願景。



# 譯經， 爲了清淨傳承

——主譯 如法法師



■ 撰訪 / 張殿文

問：先從一個最基本的疑問，很多人學了一、二十年外文，也不可能翻譯出幾十萬、上百萬文字，譯場裡的法師藏文修學如何打下基礎，乃至於達到翻譯的程度，這不但是學員們，可能也是外界最好奇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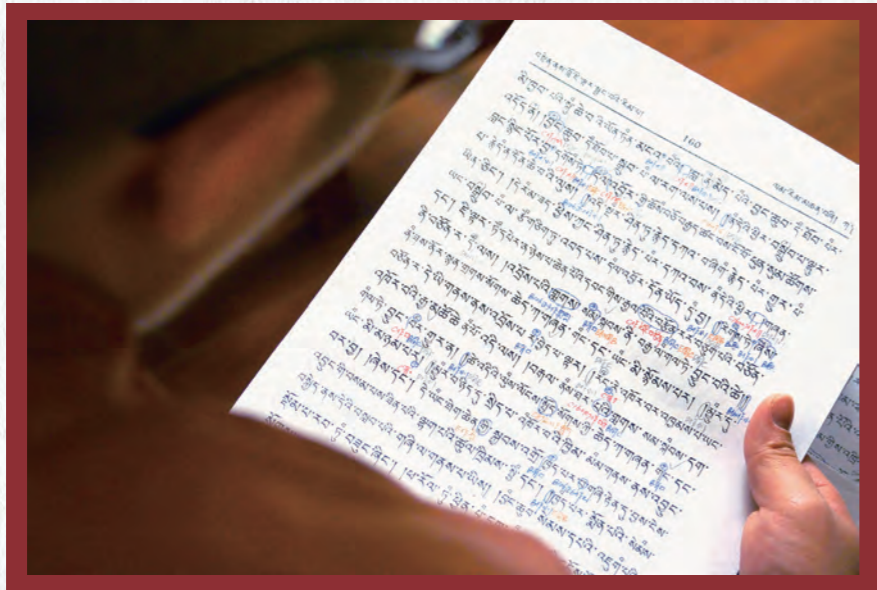
答：我十一歲進寺院，當時常師父還很積極的把優秀學僧外送到印度學習藏文，我還太小，不太可能把我送去，送出去的都是十七、八到二十歲的沙彌，甚至常師父在還沒有開預科班之前，就已送兩、三位學生到印度。後來也直接請四、五位藏地師長教授藏文，所以我進來寺院時，前面兩批學長的藏文程度，大都已到了能夠口語對話的地步，僧團內藏文學習風氣熾盛。

我是第一批預科班的最後一班，內部稱爲甲三班。併進前面兩班之後，我記

得第一堂藏文課，老師直接拿起原文講課，我完全聽不懂講些什麼，同班還有另一位同學，也和我同年，每次測驗我倆一定不及格，所以我們戲稱是「鴨蛋二人組」。後來師長迎請如月格西來寺教學，我也是在那時遇到了如月格西後，才擺脫「鴨蛋二人組」的命運。如月格西是夏巴曲傑仁波切的得意門生，是仁波切學生中第一個拿到「哈朗巴」格西學位，也就是最高格西學位的弟子。

如月格西的藏文教學方式很特別，一是設計「自問自答」的上課方式，先提一個問題，讓大家念誦一、二十遍，但不告訴我們是什麼意思，一直到念熟後，旁邊學長才告訴我們這一句是什麼意思，那一句是什麼意思，我們就趕快筆錄下來；接下來是念誦問題的答案，





也是學長先公布語意，這樣一天就有一、二十句對話；中午，會請如月格西校訂大家的答案，再帶大家背誦起來，一天就有一整頁的筆記；隔天就考試，日復一日的修學。

二是以藏文來解釋藏文，哪怕是最簡白的單字，也用藏文解釋而不用其他語言。我後來擔任某一班的小老師，和如月格西有較多接觸機會，他就直接跟我講藏文。我如果一個詞不懂，如月格西就會用七、八個藏文詞句來解釋這一個詞，我為了請示格西校對講義，有些課都來不及去上。就這樣六、七個月下來，我竟能開始和他進行對話，進入僧團長久以來學習藏文的挫敗感，開始一掃而空！

原來藏文可以這樣生活化卻深入的學習，我也是前一陣子研究語文教學方法時，才知道這是最厲害的方式。因為如月格西的指導，班上許多同學藏文水準一下子也拉上來了。後來常師父示現病相，僧團延請很多仁波切到寺院裡來修法，我也曾被交付任務，外派到外面迎請這些大仁波切。那是我大約十七、八歲的時候，有一次迎請珠安仁波切，同行有幾位藏人，還有一位會講藏文的印度人，我們見面時就自然對談，談到後來，仁波切隨從問我，你是在印度哪一個寺院學藏文的呢？我說我一次都沒有去過印度，完全在寺院裡修習藏文，他們所有人都無法置信。

當我開始聽得懂藏文，可以和師長們

對談之後，我心想終於可以入手閱讀藏文經典了。沒想到自己打開經典，很多詞我都懂，但是常會出現文章的意義讀不出來的情形。第一年出現如此狀況，第二年、第三年也這樣。我十八歲那一年，僧團又重新開啓了一次五大論學習。一開始學習的很順利，原來那時《攝類學》主要詞彙很集中，最多幾百個詞彙，只要掌握了這幾百個詞彙，用幾種相似的語法、句法進行討論、辯論就足夠了。但是等到進入《現觀》、《中觀》的內容，書中的詞彙量一下變得非常大，這時候「詞彙都懂，但內容還是看不懂」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同時我也發現，為什麼如月格西對任何句子都能解釋、所有問題都能回答，原來背後是厚實的學修，而學修的累積，需要漫長的時間。

我還記得 2004 年 10 月常師父示寂後，12 月份我們立即飛去內地跟真如老師學習。當時，第一批預科班都差不多是剛當兵或當完兵的年紀，常住人力向來緊缺，大家都冀望著預科班同學長大之後，能投入常住的工作。但到了內地之後，老師卻一再告誡我們，未來要學習五大論，藏文的底子一定要加強，不能放掉。因此在內地的那半年，我開始練習一些簡單的翻譯。像藏系課誦本，我當時一天翻一篇，後來總共翻了三十三篇。我也開始意識到翻譯可能出

現的問題，是翻譯者可能只懂八、九成，但是為了把它翻出來，為了完整性，還是硬翻出來一篇完整文章。不解之處還是留在那裡，但心裡很清楚，某一篇可能懂得九成，另一篇只懂八成，卻還是把每一個字都翻出來。像我也翻譯過《霞瑪道次第》，最後我沒有翻完，因為就算是《道次第》等修心法類的論典，如果沒有學完五大論，還是很容易卡住。因為內容一下子講《現觀》，一下子又突然講《俱舍》，就算我們都學過《道次第廣論》了，再去讀其他的道次第時，還是常常卡住。

我到隔年的 6 月，回來台灣當兵，那時我又接了一個任務。因為赤仁波切準備要傳道次第的《善說精髓》，這本偈誦體大約一百頁內容，所以我就利用當兵中一年四個月的時間來進行翻譯。

當時如月格西已經出國，於是我翻譯碰到問題，真的沒有人能問。我跑到其他藏系文化機構、研究中心去找問題的答案，比如打聽到某中心來了一位三大寺堪布，或哪裡來了一位副住持、哪裡來一位格西，我就利用當兵放假期間去請教他們。有的師長回答完問題後，也會反問我，你們到底怎麼學的？因為他們沒有看過一個漢族的人，又沒有到過印度，卻能以藏文探討這些內容。而我則在退伍前完成了《善說精髓》翻譯，這是我第一次完成整本的譯經內容。





問：原來藏文的精進、經典翻譯的能力，也和五大論的學習緊密相關。但是五大論的學習、學制的建立都非常艱難，學僧們又是如何突破，成為翻譯經論的動力？

答：我在 2006 年 10 月份退役，真如老師立即讓我在 12 月份飛到內地，當時老師已組織好新一輪五大論開班。據我了解，即使是在藏地學習五大論，寺院裡面學到《現觀》開始，都會有很多人被刷下來。我曾聽三大寺的格西、拉卜楞寺的格西談論，他們基本的數據是五十個人成班，畢業時能考上格西，只有五個人左右，整個大藏區的基本情況大致都是如此。所以我很擔心，少則十三年，多則十七年，面對艱深如天書的經文，你怎麼有把握每一關都上得去？

這裡還有一個重大轉折，我們之前所

學的五大論屬於「洛色林學派」，三大寺六大札倉（經學院）中有兩個是洛色林學派。而後來老師曾經和師父啓白，最後決定學習最廣博的「果芒學派」。果芒學派有一個最有名的大堪布，就是四家合註祖師之一妙音笑大師，他是新果芒學派的五大論論著的論主。而果芒學派的大本營不在拉薩三大寺，反而在甘肅。妙音笑大師後來回到了他的家鄉，創立了拉卜楞寺，像青海、蒙古、四川也多是果芒學派。但新果芒學派成立得很晚，所以他成立時，把先前各學派所有問題都提出來，再討論一遍，因此註解特別深廣。像洛色林學派的《攝類學》經本比較簡約，薄薄一本，但果芒學派不僅是厚厚一本，還有五、六本參考書。而這一輪五大論開班，就是採用果芒學派的論著。

曾聽到如月格西的老師夏巴曲傑仁波

切跟團體內一位學僧說，「如果你真的要成爲一位大智者、大學者，就要讀果芒學派祖師的著作。」夏巴曲傑仁波切是全藏區公認最善於辯論的上師，也是洛色林學派的大格西，但卻這樣形容果芒學派，我們才開始意識到艱苦的學習就在眼前。我學了《攝類學》其實已經兩、三輪，但學到果芒學派的《攝類學》三百多頁，才知廣博度差了很多，我也學得相當吃力。

課程開始密集而緊湊，坦白說，我那時不只是沮喪，而且會有一些擔心，無法承擔師長的志業。因爲我們請來的格西，是最嚴格的老師，所有第一名的學生都是他教出來的！他要求的每日讀書量也是最多的。有時一天要求我們念六十頁原文，如果沒讀完，隔天完全聽不懂！而他竟然說，他才上課兩、三個小時，我們扣去吃飯睡覺，還有十多個

小時可以讀書。

有人問，那時是怎麼撐過來的？我只知道，當時真的讀到哭出來！在那段學習期間，真如老師花了很大的力氣爲我們開示如何正確看待學習的困難，教我們如何祈求，也教我們如何以法調心、發心，還一再鼓勵、振奮我們的心志。否則，從《釋量論》一直讀到《現觀》，那種感覺，就像一名外國人，就算會講中文，到會讀報紙，但如果再教他念《四書五經》，而且每天要讀六十多頁，那肯定還是不行的！那幾年辛苦的日子，就是老師這麼看著我們，領著我們一路走過來的。

但五大論中內涵最深廣的，就是《現觀》，講的是「成佛的架構」，其他是依此架構展開的單元。比如說《中觀》講的是「空性」部分；《俱舍》是「法相」一些具體分析；而《現觀》學程最





難，也是最久。這時我二十五歲，也是在我學習《現觀》時，開始翻譯一些有關《現觀》辯論的書，如《辨了不了義釋難論》全書三百頁，另外還翻了《量論道次第》全書二百頁，而兩本書加起來共十五萬字。也是學完《現觀》，我理解了更多當時譯文讀不懂的原因，必須經過這十多年學習歷程，我也才意識到，如果要譯經，一定要深入經典，也一定要學完五大論之後，才有可能譯經。當年譯出《廣論》的法尊法師，和我們一樣是屬於果芒學派，而且也學習五大論，因此法師的翻譯水平能達到那樣的程度。前一陣子韓國有一個譯經院的副院長，來觀摩我們翻譯的過程。他看完之後，得到一個結論，他說：「譯經院的核心，就在你們的學制。」他是一個明眼人，他知道如果沒有學制，不可能會出現這些譯師。

**問：2013年僧團學習完五大論，也等於建立了譯經的紮實能力，但又是如何開始思考譯場的建立？**

**答：**有一次我在翻譯《三十五佛懺》時，依照《三十五佛懺》原文翻譯過來，有些佛名跟唐朝當時翻譯有些不同。真如老師非常慎重的跟我說，「你很確定你的翻譯是正確的嗎？」唐朝譯師是一流的，但在翻譯的技法與所用的版本可能與現在不同。我為了能夠確定這樣翻譯是正確的，找了十六部以上的註解，全部都把它翻出來，這包括印度的註解、黃教的註解、白教的註解、覺朗派的註解、紅教的註解。翻完之後，確實發現有一些必須修改的地方。當修改完之後，我又問一次老師：「這樣子可以嗎？」老師說，這跟唐朝的翻譯還是不一樣，「你真的確定你翻的就是對的嗎？」所以，我又專門請教仁波切，

請問如月格西，兩位師長都確定這確實是藏文的意思，也依照藏文的方式來翻譯。最後老師才安心，這就是老師對於譯經的精準要求。

例如有一些佛教名篇、短篇著作，因為是許多修行者共通的修持內容，如《緣起讚》、《兜率眾神頌》等，這些名篇內容的字詞，不能隨意使用，因為牽涉到其他精確的字詞解釋搭配，所以要翻譯這些名篇，必須先把所有註解都找出來。比如一個藏文字詞，漢文可能有三種意義相似的字詞，一定要再參考藏文原文，才能把最精確的那一種註解找出來，但如果不是遍讀所有的版本、內容和註釋，其實是不可能隨便註解，因此這不可能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工作。以前，我們都是個人進行翻譯工作，但後來隱隱約約發現一個人是做不好的，於是我就開始注意漢藏兩地譯場

運作和分工。

當我開始研究譯場，發現也有一位法師和我一樣，關心如何將譯經工作精確且組織化推展，就是如密法師。如密法師的藏文能力是僧團公認首席，當我還是「鴨蛋二人組」時，他已是拿滿分的學生；而我還在學習單字時，他已是圖書館長，知道很多書，有什麼相關的書，我們找不到，他都找得到。

從那時起，我們時常討論，也找了很多譯場的論文，才知道歷史上的翻譯工作，組織性其實很強。像《現觀》的註釋版本就有兩、三百種，著名的也有二、三十種，而越著名的經典或名篇，歷代的版本和註釋越多，不是一、兩個人可以承擔。所以我們的結論是，翻譯，絕不是一、兩人的事，一定要有組織的規劃才能完成，大家分頭去讀教典、找資料，再一起討論、研究，甚至





爭論，最後形成共識。所以，譯經的過程，內容探討的性質很強烈。因為傳達完全真實無誤的教義，一定要進入探討的狀態，才能理解他要講的內容。如果和沒有學過的人一起探討，很難有新的進展。

真如老師很早就已經將譯經事業同時定義為一種聞思事業。當時，老師在籌備譯場的時候，就曾多次告誡弟子，譯經院不只是一個翻譯的地方，其本身更是一個學習教典之處。

2013年12月24日，老師在新加坡正式召開譯場籌備會。在這次籌備會當中，老師提點《四家合註》是《菩提道次第廣論》第一部最權威的註解，這是傳到漢地一個重要的時機點，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一定要用最謹慎的態度，用我們最厚實的力量，來完成這一次的翻譯。

問：譯經院一開始籌備運作，必須解

決哪些問題？如何克服？

答：我曾翻譯了一份藏文課誦本，再請如密法師校對。我花了多長的時間，他大概也要花多長的時間，因此校對所下的功夫，不會比翻譯少。所以我們在規劃譯場的組織和分工上，主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漢地的譯經上，常常只掛主譯，但是我們進行這本《四家合註》，是主譯、主校都掛名負責。主校的工作，決定譯本的除錯勘誤、考據無誤的水準，從一個版本，到一個標點符號。我們譯校二人一開始的挑戰，就是必須決定整本翻譯內容的呈現表述，要用什麼樣的體例說明，才能讓學員一目了然，又深入淺出，但原文和註釋之間，又要容載先祖大德的智慧教誨。當時我把各種構思寫下，再和如密法師一起討論，最後呈給老師後，老師決定以「原文」、「校勘」、「註釋」、「語譯」、「說明」五個項目，做為成書的

體例。

籌備譯經院碰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經典的蒐集。老師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在籌備譯經院的那一年，就決定開始大量蒐集教典。像玄奘大師從印度回來的時候，帶回六百餘部梵本，唯有這麼多原文經典帶回到漢地，才有可能翻譯出最完善、最清淨的教典。這裡面有很多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版本的問題。如果沒有蒐集到足夠的版本，我們馬上會面臨審閱經文讀不懂時，無從求證究竟是版本上的錯誤，還是祖師有特別的密意而這麼寫。

為了蒐集目前所知及足夠的版本，譯經院花了很多時間尋訪各地。這個部分就是如密法師負責，包括西藏、青海、甘肅、四川，乃至美國，凡是有收藏經典的地方，譯經院的譯師都曾經去拜訪過。只要聽說有一個新的版本，或者哪一個古老的版本，可能收藏在某個地方，我們都會親自去一趟。像是位於美國東岸波士頓的「藏傳佛教資源中心」（TBRC, The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創辦人曾任職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其機構也是目前全球數位化藏傳經典最完整的研究中心。先前和我們完全不認識，當我們發現 TBRC 的存在，先以英文寫信給 TBRC，如密法師再前去 TBRC，用藏

文和研究人員交流。當 TBRC 知道我們正在從事的譯經相關工作後，他們不但無條件的提供我們數萬本珍本檔案，更讚嘆的說：「你們等於是現代的『那爛陀大學』呀！」

透過各方努力，我們蒐集到了《四家合註》六、七種不同版本，在校對上給我們極大的幫助，很多不能理解的地方，透由校對，最後還原了祖師的意思。也因為這個緣故，這幾年工作的努力之下，我們已經蒐集超過十萬函的藏文經典。因為有龐大的經藏，才能奠定譯經院工作的基礎。當我們在理解譯作的時候，可以參照非常多祖師的論著，來確定我們的翻譯究竟是不是符合宗大師的意思。

問：從一開始完整無礙的經本比較辨偽和去蕪存菁，以及翻譯後的校對、勘





誤和法義比對，都是翻譯要「清淨」的首要條件？

答：是的，這之中各方面的環節都很重要。但對於譯經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對經典正確的認知。也就是從佛陀一直傳承到現在，清淨的教法是透由一代一代祖師，對於清淨的教法無誤的認知，而傳留下來之後，才能形成一個這樣清淨的傳承。如果在傳承的過程當中，有一些染雜的話，這個傳承就不再清淨。

而作為翻譯而言，最重要的更是要把這個文字和內涵，清淨的表達出來。而不要有任何的錯誤跟扭曲。但是要能夠理解到經論的內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人講過一句話：「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鳳山寺自從開始學習藏文以後，很多僧眾其實都曾經私底下自己做過一些翻譯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曾經看到我們鳳山寺有很多這樣的譯本，上面打著幾個字，「未定稿，請勿流通」。將近二十年左右，所有的經典，翻譯出來的這些內容，都做了一個這樣的標記。之所以這麼做，其實是常師父，以及真如老師對於翻譯這件事情，極為慎重的態度。

而我藉由翻譯的過程中，透過文字和祖師們直接相面，感到他們對於經論的文字，是近乎嚴密精準的探討，不能隨便下定論，比我們更加嚴苛，並也感覺到佛法對他們直接受用。像從註文中，以夏天一窩蟲蠅孳生的數量推算，人道



善趣的數量真是太少，也感受到畜生道就在你我身邊，深刻思惟佛法的實修過程，也啟發我們佛法義理是一種實證。在譯經之中看見了這些祖師大德很像完人，是學者、是專家，又是修行者。從我的角度來看，譯經除了是佛教事業的責任，也是教義深入的研究，翻譯是一種和合的學習，翻譯是對很多知識源頭的延伸。

問：譯經事業和學制的建立又有什麼關係？

答：歷史上譯經大師大多不出兩種：一種就是在外地已經學習完，然後到漢地弘法；一種則是漢地的僧人，遠赴他鄉，到遙遠的地方學完之後，再回來譯經。從鳩摩羅什大師、義淨大師，到玄奘大師、法顯大師，其實兩種都必須經

過完整學習教法的過程。過去一代大德譯了很多經典出來，但未必能夠在漢地創立一套學制，讓後面所有想學習的人，都能夠通達兩種語言，又能夠了解經論及三藏意趣，進而繼續完成這個譯經的過程。

我們必須把這學制建立在漢地，否則就會像很多譯經事業一樣，無法長久持續下去。而師父跟老師其實早已預見，藏地的教法是非常完整、非常豐富的，不是我們一代、兩代人能夠完成這樣龐大的譯經工作，這件事情是要世世代代的做下去，因此，師父和老師選擇了以最大的力量，以兩代的時間，完成漢地的五大論學制。經歷了這些年來譯經事業的準備和推展，我從師父和老師的身上真實看見，最困難的道路，往往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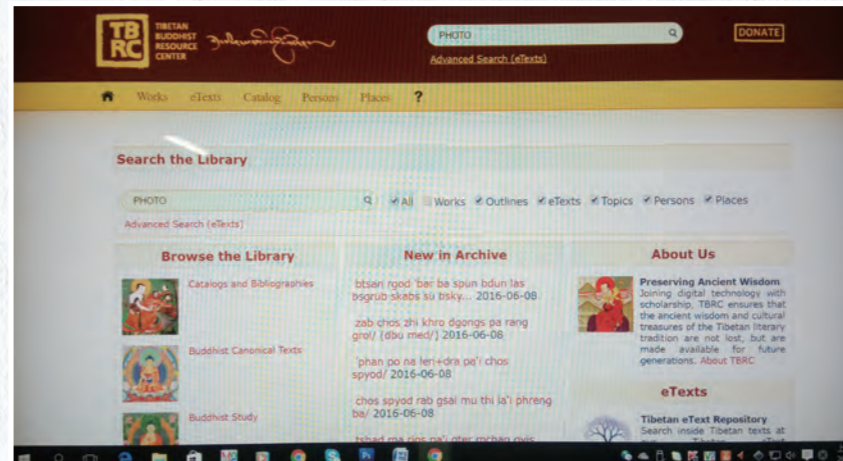
往最完美的目的地，而最完美的目標，也意味著選擇眼前看似最艱辛的道路。

如同如月格西曾經說過一句話，藏地這幾百年來，無論是哪個教派，或者是哪個地區，什麼寺院，想要建立學制的人不勝枚舉，但是真正建立起來的，恐怕十個指頭要拿來算都太多。要建立學制是一件很困難、有很大阻礙的事情，我記得有一次老師跟仁波切啓白，建立學制真的太辛苦了，太困難了，仁波切卻笑著跟老師說，你是我看過建立學制最輕鬆、最順利的人，再也沒有這麼順利的了。所以我深信這是師長的加持，師長以他們的心願福德來完成的事情。這不是我們其中什麼人說捧著一部經

典，一起讀一讀，就能夠完成的事情。所以如月格西說，這真的是師長的悲願力、加持力完成的事業。

在所有過程當中，我們所有人的付出，其實都不如常師父、老師的付出，他們是以自己生命為我們創造一個這樣的學習環境。今天所有能夠譯經的法師、譯經院的成立，以及看到這些翻譯經典的學員，這份深恩，這種遠見，是我們永遠都忘不了的。我們今天得到最好的東西，真是諸佛菩薩用他們的生命，幫我們換取來的。就像傳記寫到，宗大師是文殊菩薩捨掉他的「藍色頂髻」化身為人；我們看到常師父、老師，燃燒著自己的生命，在沒有辦法遇到完整、圓滿教法的這個時空，卻能夠好像無中生有的，為我們這些眾生創造出這樣的一個環境。所以還是那句話，他們以生命為我們的現世來世，創造無邊利樂幸福。這過程當中無論有多辛苦，我們能夠堅持下去，是因為我們知道有更偉大的人在前面引領我們，他們的心智和毅力，是我們永遠的模範，我們會跟著他們一起走下去。我也相信未來無論師長提出怎樣的心願，我們也都有這樣的能力，這樣的毅力繼續追隨的走下去。

問：您一直強調，這個譯經事業我們已經準備了二十多年，甚至更早就在師



翻攝自  
TBRC 網站

父、老師的宏願之中？

答：到現在我都還很清晰記得，常師父到我們的教室來，跟我們說：「宗大師教法非常圓滿，未來你們一定要弘傳宗大師的教法，要把這些經典翻譯過來。」然後告訴我們：「你們一定要學好古文，因為未來要翻譯。」雖然可能是幾句話而已，但是常師父的這幾句言教，就烙在我的心裡。

誠如上述提及，在學習藏文以及經論的過程當中，永遠覺得經論的前方，是一個深邃寬廣的境界，好像永遠沒辦法摸到最深的地方，所以當時對於譯經這項事業，我其實也一再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的。真如老師接班之後，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讓我們這些已經出家十來年的沙彌，能夠完整的學習五大論。當時由於種種的因緣，心裡覺得這是不一

定能夠完成的事業，不管是外在因緣，也可能我們內在因緣不具足，這件事情是很難完成的。

但是我還記得那一天真如老師說，她用她的誓願、誓言，保證這一次的學習只會完成，不會中斷。同樣的，在第一班學習完之後，老師還繼續的推進，希望每一個班級都能夠相續連接起來，讓五大論學制依次開展。這又是另外一件很難完成的任務。因為這意味著我們每年都必須開新的班，而且必須讓所有的學僧都能夠在很快的時間內學好藏文，然後繼續學五部大論；而這些學長們同樣的也有很大的負擔，要一面深造的學習，另一面還要帶領學弟，繼續把學到的東西，跟後面這些同學們分享。每次譯經事業遇到挫折時，總是想起以前當常師父決定要招收「預科班」時，對原





有的僧團學習是多大的衝擊。後來老師接班承繼五大論學習的志業，又擴招預科班，這是難中之難的道路，卻創造了更多僧眾學習的機會。仁波切曾說過，讓一個人學般若，已經是功德無量了，但是師父、老師卻讓上千人學習般若，那樣的功德是什麼概念？我們感到很慶幸，遇到了心懷這樣宏願的師長。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用大悲大願來完成這件事情。我們也很清楚，自己還沒有達到真能嫻熟經論的程度。但我們知道，已經從一個好像兩手空空的乞丐，變成現

在有點像小康這樣的家境，變化太大了，甚至現在我們也能夠嘗試譯經，並暢想未來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

**問：未來的譯經內容、譯經進度及人才培養規劃如何？**

**答：**老師對於譯經事業，曾多次說到，整個譯經院的核心價值內涵，就是「清淨傳承」這四個字，這是譯經院核心價值。所以我們未來翻譯的內容，將會是我們所要學習傳承的這些教典，包括五部大論相關論著，還有道次第、密法更完整的註解。老師則在這之中又特



別講到中觀的應成見，這也是我們將來一個特別重要的重點，把它完整的翻譯出來。

另外老師對於譯經院還有兩個重大的願景：一是像《父子三尊文集》等格魯大德的文集，我們希望能夠把父子三尊完整的傳承，透由完整的翻譯、請法傳到漢地；另一則是藏地的《大藏經》。在與漢文《大藏經》對比之下，漢藏兩部仍有許多可以互相補足的地方。像藏文《大藏經》的「經部」和「論部」，漢地還沒翻出來的教典數以千計，我們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華歷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漢譯《大藏經》問世。

誠如法王所言，過去千年以來西藏民族這六百萬人口，最尖端的人都在做佛法事業，因此藏文中保留了極為完整的佛陀教法。像龍樹菩薩也有好多著述還沒有漢文。其實漢地也好，藏地也好，這些數以千計的經論，是經過一千多年來，數百位譯師一起努力才完成的。而老師成立「月光國際譯經院」，也希望經過幾代之後，要讓整個漢地能夠看到，目前還存留在世間所有佛陀珍貴的法語，及這些印度祖師們、藏地祖師們，乃至於南傳的其他祖師們所有完整的法藏，讓漢人們都能夠用漢語看到這完整經論的面貌。

譯師的養成得經歷很長的時間，我們

現在既有的學制，是兩年學藏文，十年學五大論，最少要十二年，同時也培養有組織能力的譯經人才。這樣看起來好似很慢，但再過二十年，就會不一樣了。

所以學制的建立特別重要；譯場也會因為經典不同的性質跟類型，用不同的組織來翻譯。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之後，過去一千多年完成的事業，我們這一期生命不一定夠用，但我們也不一定要親手去做，而是創造一個機制，讓很多人都有機會能去做，這也是師父和老師最偉大之處。我以一句話來讚歎這樣的佛法事業：沉靜而永續的崛起。

譯經院未來也不會局限在漢文。我們現在僧團也有英文、韓文、緬甸文學僧，乃至未來可以組織其他語系譯經團隊，也能夠將道次第的內涵，宗大師完整的教法，乃至於完整的佛語、經論的這些內容，傳譯到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國家，這是未來譯經院長期的願景。

我相信由於一代一代的學僧完成了五大論學制，我們未來是很有可能完成這項使命的。老師已經提出這樣的心願，僧眾又能夠依著這心願去努力，以及廣大的這些居士，包括我們看不到的這些護法，凝結著各方面的善願，承接著佛陀菩薩祖師們的加持力，我相信這件偉大工程終究會完成於世間。





校勘之難非學問出眾者無以擔綱，誠如清代大家章學誠《校讎通義·序》指出，「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於此。」



# 當下聞思 即是修行

——主校 如密法師



■整理 / 張殿文

僧團內以勤學藏文著稱，如密法師扛起《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主校重任，上山出海，遍尋原典，浩瀚經文，字字必校，並在三年時間內，推動十數遍譯校不亂，落實傳承工作的清淨。

當年如密法師在東寮房字紙箱中翻到數份師父的真跡，其中最著名的一份，就是日常師父親手寫的「善用時間十訣」，如密法師發現收藏後，應大眾祈請變成實用可親的座右銘，如今他親身力行，在時間長河中淘出經典，讓譯場流程緊湊而準確，直追歷史譯場盛況。

非學問出眾者無以擔綱，誠如清代大家章學誠《校讎通義·序》指出，「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於此。」校勘之難，從真偽到蕪菁，從字義到文意，民初思想家嚴復提出譯事三原則：信達雅，如密法師依照老師

的指示，主譯的分工借鑒唐朝玄奘大師譯場「菁英制」優點，順利完成經典譯校。

佛經譯校更加艱鉅，非得信仰堅貞者不足以續，學者曹仕邦指出「譯場」的「場」即「道場」，「譯場」便是「翻譯用的道場」，而翻譯同時講經、甚至辯論，源於印度講經包含聽眾向法師質詢，借由答辯，引導經義，如密法師在訪談之中更提出為「饒益眾生」而譯，才能臻「精確」之境，也使譯事提升至「信、雅、達、益」。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您是最早思考推動翻譯工作組織化的學僧，誠如主譯法師提及，老師成立譯場之後，常與您討論譯場的運作，可否談一談這譯場工作如何規劃和進行？

**答：**從鳩摩羅什大師在漢地開始翻譯



經典，規劃整個譯場各種功能和運作形式；唐朝玄奘大師主持的譯場，則在 19 年間就翻譯出一千多卷的經典，這是譯場的輝煌時代，都可做為我們借鑒學習和吸收的對象，我們譯場能夠盡量採納歷史上最佳、最完備的作法。

鳩摩羅什大師的譯場運作，主要以上午譯經，下午就以講論為主，所有的人都能夠接收到大師的講論，而玄奘大師應該也曾借鑒鳩摩羅什大師開設譯場的角度，所以玄奘大師進一步知道必須集結菁英人力來翻譯，而不是以數量眾多的人力取勝，才能達到學識傳遞的效果。

為什麼不過 20 年左右的時間，玄奘大師卻能夠翻譯一千多卷經典？玄奘大師所主持的譯場，很值得我們去深入了

解，玄奘大師譯場有一特色，他的人數不算很多，但是必須是全國裡面的菁英人才，從當時各省各府之中，從各主要大城市中，只挑選其中一、兩位出家人出來擔任譯經院裡主要職務。

這些職務包括幫忙傳遞、記錄玄奘大師翻譯文字的各種工作，也有對於玄奘大師所翻譯的文字上、義理上提出質疑，甚至不同意見的工作，而翻譯和講論經典也同時進行，當時是以一時之選來參與最核心的譯場工作。

特別是玄奘大師在印度留學非常長的時間，又久駐「那爛陀寺」研修，了解當時印度各地不同部派的說法，所以譯經院會進行很詳細的紀錄，甚至當時記錄譯師們有疑問時，會直接去問玄奘大

師來進行校對。

這些來自各省各府的一時之選，他們學完譯完這些經論之後，回到自己所來當地講學，由於本是當地重要的菁英大德，所以也能夠直接將玄奘大師所翻譯經論的這些內涵，帶回各地，這也是玄奘大師從全國當地挑選菁英僧才的第二個目的，主要是為了未來繼續講述經典的內涵，由這些菁英僧才直接傳遞到當時全國各地。

我們則是借鑒了玄奘大師挑選擅長各領域最重要的僧才，採納各專業的部分，每一方面工作我們都要確實要找到最主要擅長的法師來負責工作，比如像如吉法師從年輕時，一直在行文潤色方面深具造詣，我們就會請他負責「主潤」部分，對於很多古文白話翻譯方面

的文飾，大家若有不同看法，就會請他做為潤色方面的最終裁定。

我們為什麼會設置「眾校」、「眾潤」，也是源於玄奘大師的譯場。中國歷史上譯場發展的方向，一直到宋代譯經院模式，也是延用唐朝方式，像北宋初年的譯經院構造為三堂，中為譯經，「西序」為「證義」，跟玄奘第一類助手的名稱完全相同；「東序」為「潤文」，也跟玄奘第二類助手的「綴文」同樣關乎文筆工作，實際上就是一邊負責義理上面的提問，一邊是負責文字上面的潤色，當「義理」上面覺得可以過，但是「文字」上面不能過的時候，「文字」那一方的法師就會退回這個譯文，希望能夠重提出文字的修改。

而中間主譯部門，也負責主理配對，





像我們現今行政組的法師一樣，負責傳遞文本，把負責潤色法師所提出來的意見，以及修改過的這個文稿，再重新交給「西序」負責校對的法師，考慮這麼改可不可以，那校對群組的法師，會再次檢視修改的文稿，如果這個文字是到位的，就可能採納，或者他會覺得說，這樣子改了以後，原意就被扭曲了，或者產生一點偏差，他就可能會不同意，加以否決，或者重新提出另外一種翻譯方式。

以我們現今譯經院流程來看，一開始主譯如法法師會進行《四家合註》原文翻譯成漢文的流程，接下來他這個文本，會交給「考據」的譯師、「審義」的譯師、「校勘」的譯師、「語譯」的譯師，請他們在這一文本當中完成所要負責的部分。

這時候開始就會針對主譯法師所翻譯的文本的每一段落，要考證的進行考

證，對於法相要解釋的進行解釋，版本若有異同要進行校勘，古文開始進行白話翻譯，這時候產生了第一次完整分工，分工完畢之後，行政組法師將這些各組譯師所負責的內容全部收集起來，並且配上原來的主譯譯師的原文合成為一個版本，這個版本會交到主校的手上，也就是我的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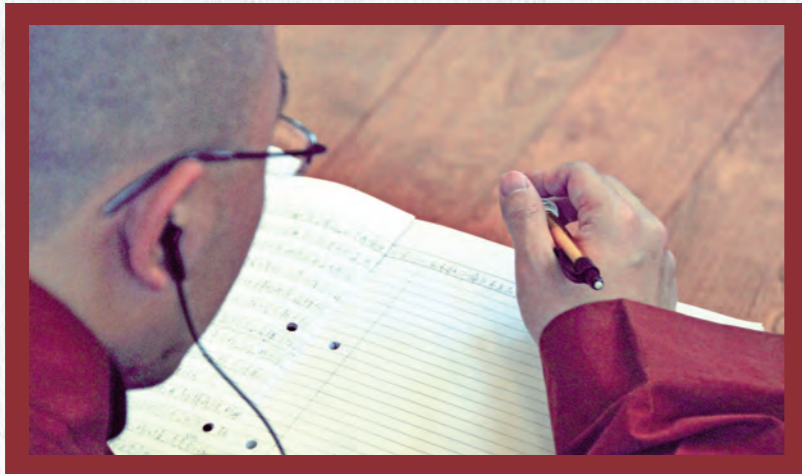
誠如上述，我們譯經院「眾校」、「眾潤」的設置，是參考過去譯場中分成「東序」、「西序」負責校對和潤文的方式，發展出「眾校」、「眾潤」這兩個職能，後來這部分一直是歷史上譯場的主要架構，北宋是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組織譯場，北宋到南宋，是比較動盪的時代，一直到元、明、清，因為印度方面佛教已經滅亡了，所以後來再也沒有印度的高僧來到中國，中國的譯經事業算是暫時的中止，一直要等到下一次的譯場開設，也就是法尊法師開始才再有譯場的組織。

法尊法師的時代雖然譯場重開，但是主要只有兩種人員：一是翻譯的譯師、另一就是能夠解答疑難的高僧，而當時擔任解答疑難的就是他的一位老師——東本仁波切。法尊法師請他到漢地來參與譯經工作，擔任解答疑難的角色，將漢文《大毗婆沙論》重新翻譯成藏文，回饋給藏地。

所以從歷史上得知，祖師大德同樣在







翻譯過程當中，會遇到和我們一樣所不能理解的疑問，當我們自己不能裁決的時候，最好的就是能夠請教師長，因此，參考藏系的譯經院體制，在我們所有組織當中，最頂尖或最高的詢問者，就是我們所設立的「授義」這一個職稱，也就是他能夠「傳授」這個經論翻譯裡中，一段話乃至一個字詞真正的「義理」為何。

至此我們的譯經院的架構，實已結合了漢、藏兩地的千年傳統，當我們譯師們集體討論之後，也無法達成一致共識或者無法解決這疑惑時，我們就會請教師長授義，幫我們解答這些疑惑。

**問：**譯校整本《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內容之前，譯經院如何決定全書的體例和欄目，每一種欄目安排的思考理路為何，如何達到傳承目的？

**答：**《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的書名

放進「校註」二字，說明本書不僅單純將《四家合註》原文翻譯出來而已。當初真如老師召開譯經會議，就提醒大家首要考慮讀者大眾的感受，希望譯文能夠非常地流暢，乃至於像是詩歌般優美，讓讀者賞心悅目、產生恭敬心，油然而生信，進而學習深入。

這也是本書欄目安排的考量，能夠饒益到廣大的眾生。首先是「原文」部分，從「藏文」譯成「漢文古文」，傳譯古人的文字，做完整流暢的譯寫，這是「原文」部分所做安排。

同時，要照顧到廣大居士學習時閱讀古文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再將古文翻譯成白話，這也是「語譯」部分，白話文讓大眾更容易開始入手閱讀。而且我們不用「漢文古文」翻譯成「漢文白話」，而是直接用「藏文」翻譯成「漢文白話」，讓「語譯」更加貼近原文，

從「原文」到「語譯」的過程中，譯師彼此之間用字遣詞風格不同，都可能造成閱讀上障礙，所以又進行一次潤稿的統合。

再者，許多廣論同學在學習中，可能對於法相內涵、時空由來，甚至是祖師行誼甚不清楚，所以《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也希望透過學習〈五大論〉的法師所了解的經論依據，將學習上的不清楚的部分，經由註釋說明清楚，因此書中安排了「註釋」跟「說明」兩個欄目。

進入「註釋」這一個欄目，爲了提升經典翻譯的精準性，了解歷代經論對於這些法相是怎麼詮釋的，乃至於說宗大師在《廣論》裡，或者《四家合註》提到的經論，我們都盡所能找出起源，把相關經論的依據，全部都尋找出來，如果有中文譯本的出處，我們甚至提供古德的翻譯。用詞用字都有依據，讓讀者大眾能夠了解最正確、最真實的法義。比如論典是引用《大藏經》其中一部經論，除了漢文的頁數，甚至是藏文的《大藏經》，我們也提供了頁數。

另外，祖師的生平、地名，都由負責考據的譯師來負責，而關於法相的部分，比如像是「菩提」、「次第」是什麼意思，乃至於我們之前學過的「文殊」、佛的「語功德」當中所提到的「六十四韻音」到底是哪六十四種，從法相的專業尋找、考察，則是由「審義」

譯師負責義理上的定奪。

「註譯」當中還有「訓詁」譯師負責漢文古文的詞義解釋，因爲多數現代讀者對於古文的用詞不是很熟悉，爲了避免誤讀，需要進行字面上的解釋。這部分我們是禮請對訓詁素有專業的蔡纓勳老師負責。

緊接著我們再另闢一個欄目「說明」，有些祖師會對一個問題產生不同理解，大眾學員應該如何去了解，於是就進行一個說明，其次「說明」也針對於一些可能會產生懷疑的重要義理，進行一些分析，這部分也是「審義」譯師來負責的。

最後，爲了儘量的還原《四家合註》最原本面貌、或者是詮釋這一本經論最精準的原文表達，所以我們還安排「校勘」的進行，這是第五個欄目。

而「校勘」的工作，就是將許多版本收集起來，並且進行比對，提供《四家合註》最有可能還原的版本，負責這項工作就是「參異」的譯師負責。經論流傳下來不同版本，產生一些不同的內容，一字之差都有可能導致誤解，我們想辦法儘可能地把不同版本都收集起來，並且經過一番的比對，然後再去判斷。

從這五個欄目決定之後，衍生需要完成這幾項工作的譯師們，我們希望能夠集眾人之力，組織一個有系統的方式、





配合大家的專長，貫徹真如老師所提示的原則，這是一個譯經院的基本信念。

**問：譯場的分工如此複雜，您又是如何掌握進度和流程，在今年順利推出《四家合註》？**

**答：**主校工作一大部分，在維持譯場的秩序，按著流程能夠順暢地完成既定目標。所以我對於流程必須比所有人熟悉。誠如上述，我收下第一次分工後的文本，開始進行第一次校對，主要針對譯文所註解等所有內容，先全部讀過一遍，讀完後提出我認為可能要修改、或者我覺得還沒有註釋到、有疑問的部分，我提出註釋和疑問的版本，也成為「初校版」的基礎。

行政組的法師會將我所提出來的所有意見，修改成一個版本，稱之為「初校本」，複印出來就發下去給「眾校」和「眾潤」進行不同工作。而「眾校」和「眾潤」部分，分成了十幾位法師跟幾

位國文老師，因此可能會形成十幾個版本。那時候我們的要求是希望五天要完成一個段落，所以這些「眾校」、「眾潤」的每個一文編，五天內不但要完成，還包括了行政組的法師要把所提出來的意見收集起來，發給下一階段譯師進行處理。

這十幾個版本收集起來以後，會交給合校潤的譯師，他也是要在五天當中，將十幾個版本篩選出真的要讓主譯、主校、主潤、審義譯師等參考的內容合成一個新的版本，這個版本就會稱之為「二校本」。

二校版本形成之後，往下就交給了「提疑」，包含部分的法師，及大部分居士負責，我們當時也是儘量要求在五天當中要完成這提問程序。

所以像陳學長可能忙於園區不可開交時，還是要抽出一段時間將「二校本」在五天之內閱讀完，提出他的意見。

「提疑」完畢之後，我們會進行統整，因為提疑、提問的法師跟居士也是十幾位，所以要把重複的及不重複的收集在一起加以分類，分類成「義理上」及「文字上」的部分，由我負責綜合成一本，接下來進行「釋疑」這部分就由三主譯師，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主譯、主校、主潤為主，還包括了審義法師，因為他是審定義理的譯師，主要由這四位法師負責。

我們幾位集合在一起討論，對於法師、居士所提出來的疑問，我們反省一下，是否真的有考量到他們的立場，這樣子翻譯出來讀起來順不順，或者說他們可能單純從中文上面來看可能會理解錯誤，也就代表這個文字可能要進行修正。

「釋疑」也是2014年年底最重要的工作，我們那時候密集的程度，一天可能要花三、四個小時，針對法師、居士

所提出來的問題彼此進行討論，然後去裁決說要不要改。

到了2015年，當「釋疑」完成，主譯又將所有的文字都讀過幾遍，進行一次調整，等於是「三校本」就出來了。我們就將「三校本」交給南海寺法師去進行核定，並且製作科判。她們在閱讀過程當中，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同時我們也考慮了很多的內容可能還需要更多人去參與。

所以2015年整年度，譯經院的各譯師一起進行了「大會校」，意思就是針對「三校本」及南海寺法師提供的意見，以各組的專業重新去審查一遍；內容是否正確、體例是否有誤差，甚至標點符號是否對不對，然後三主譯師要對於所有的文本整個通讀一遍，如果在譯場討論過程當中，由於觀點歧異太大，討論欲罷不能，就會把這個問題儲存起來，交給主譯法師做最後的仲裁。



整個大會校進行了快一年，一方面是累積經驗，一方面老師要我們一再地檢驗斟酌，希望審慎行事，所以整個《四家合註》又用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詳細校對，一直到2015年十一月才初步把第四次的校對完成。

雖說是「第四次」校對，這是就集體合作校對而言的，其實如果包括個人通讀校對，以及請南海寺法師她們進行過三、四遍校對，加上行政組法師及請出版專業團隊所進行的十餘次校對，這樣子的反覆校對就已超過十幾遍。去年2015年年底時，主譯法師就曾提到，他自己進行的校對也可能就超過了三次，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一冊《四家合註校註集》，整本可能已經過將近二十遍的這個校對，也印證了眾人和合之力，才能完成師長大德的志業。

**問：自古以來譯場也是講經場、辯經場，譯經成為求真求理求道的過程，在譯經和譯經院建立過程中，真如老師如何啓發譯師的工作？**

**答：**譯經是真如老師特別重視的事業。我們甚至聽過真如老師如此描述：假設當要她把所有事業全部放下，有一個事業她不會放掉，畢生乃至生生世世都不會放掉的，就是譯經這個事業，她永遠會一直參與下去。

這對我們是非常大的加持，從譯經院所翻譯的第一本經論《廣論四家合註白

話校註集》開始，真如老師就隨時會聽取匯報，隨時了解我們翻譯的進度，關照著譯經院發展，哪怕對於這本校註集要怎麼設計，封面、顏色、甚至字裡行間顏色的配對怎樣較好？設計上可能是一個花紋、圖形、或者是精裝、平裝、用什麼材質、紙質，非常繁瑣或者微小的工作，真如老師都是十分重視每一個細節，都會親自的去參與。

這代表真如老師對於譯經院的期許，希望我們透過翻譯的當下，就是在學習，翻譯的當下，就能夠提升內心，包括了我們「身」、「語」、「意」三業上都能夠達到提升。

從「身」角度來講，我們每天進行各種翻譯工作時，真如老師會不時現身，了解我們當時進行的如何，而威儀是否保持讓人能夠生信的態度，或是我們彼此討論時的談吐，是否保持一個恭敬「三寶」的心態。為什麼老師會如此重視這些細節呢？因為這經論本身要傳達的「業力」，會在譯師們的「三業」當中傳遞出去，所以我們在面對經論時，就應該要有虔誠恭敬的心態。

從「語」方面來講，譯師們討論經典時，乃至對話的音量是否對於經論時時飽含著敬意，真如老師都會從我們討論過程中聽得出來；提策我們翻譯經典，不是只用文字翻出來就好，而是在身、語這個當下，就能夠因為翻譯經論而獲

益。我們也因此更能夠體會到彼此之間都相當的重要、缺一不可。所以我們譯經的討論，不會成為意氣爭論，而是成為我們更深刻了解對方的一個助緣，這是在身、語的方面的學習。

在「意」的部分，除了前面提到翻譯經論必須達到非常精準，且這種「精準」是遠遠超越我們所能認知的標準。

一般我們覺得「精準」，可能就是用藏語中某個詞，配對到中文時等同於某個詞，如果沒有錯，覺得就夠了。但老師的認知並不是僅此而已，所謂「精準」，包含這一個詞彙用出來時，讀者們會不會因此產生反省，產生對自己「業力」的省察，或者說翻譯者對「業力」的省察，透過譯文，讀者在讀的時候會不會產生恭敬的心態，進而提升意樂。

譬如在原文當中，我們翻譯「作業」一詞之時，會覺得在現代用語「作業」就像是回家做功課這種感覺，所以就想要改成「作用」一詞，一種產生效能的意味，較符合現代感。但是真如老師就會提醒我們，有沒有想過經論中為什麼要用「作業」一詞呢？當人們看到這個「業」字時，當下就要反省現在所造的「業」，或者說我們現在的心態是否是符順「業果」見解，這個心態是否向善？

真如老師的教導，做為主校的我有很

大啓發，「作業」一詞感覺很稀鬆平常，但是要達到祖師們的精準度，在我們的認知裡必須還要再提升：看到這個文字的當下，還要想到文字對自己生命無限的影響性。

真如老師希望透過這些文字，也能夠讓眾生能夠產生對於三寶的崇拜、對於上師的念恩。比如之前學習到「六十四韻音」階段，一開始我們的註釋很簡單，就是文殊菩薩或者佛的「語功德」之一，從六十四種角度闡述語方面的功德。但是真如老師就希望書中能注明這「六十四韻音」到底是哪六十四種？所以審義法師開始考察出來不同的說法，並一一羅列，如果再將六十四種不同說法都並列時，至少就是一百二十八種了！把各相全部並列以後，我們覺得這樣應該就夠了，但是真如老師又進一步的提策，每一種解釋，看起來就只是一個詞彙，但是這些詞彙到底表達什麼內涵呢？讀者可能還是不知道，所以譯師需要去考察出每一韻音的功德是什麼意思。

如果只是從一般「註釋」角度來看，譯師的心態會覺得越簡單越好，讀者知道是一個語功德就好了，詳細羅列這麼多，估計讀者也不會想看，可能就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覺得這樣解釋就好了，而且也沒有錯。

可是真如老師提策的重點是，當大家





真能了解六十四韻音的內涵，就會知道佛的說法功德、文殊菩薩的「語功德」原來如此，透過知曉「語功德」內涵，就是在對佛菩薩修隨喜、修崇仰的信心。

註釋當下，本身就是學習皈依的學處，就是在修行，其實很不簡單。這部分如果沒有真如老師教導，雖然我們會盡可能做到翻譯精準，但是真如老師心目中的期望，仍比我們想像中高出非常多的。

因此，我們非常願意繼續投入譯經工作，正是因為真如老師能夠帶領我們深刻體會當下如《廣論》所說「將一切聖言現為教授」、「當下聞思即是修行」。

如果沒有老師引領這個譯經院的教導，其實我們很難真正去體會到「金字塔」頂端到底是如何崇高，因此所有加入譯經院的同學們，從來都沒有生起過想要退出的想法，這樣子的跟隨真如老師學習翻譯實在是太美了！



# 萬般推敲 但為引發善念

——主潤 如吉法師



■ 整理 / 蔡素芬

主潤，負責潤飾文言文與白話文的譯文，同時也提出修改意見。

**問：譯經院譯師平均年齡不超過四十歲，他們如何扎下深厚的譯經根基？**

**答：**師父創辦福智僧團，早在1994年就開始招收沙彌預科班，我在那一年進入鳳山寺，次年出家在預科班學習。師父為我們安排豐富的學習內容。背書，即是預科班學習過程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一開始先背四書五經等等國學經典，乃至慢慢背誦佛學經典，如《佛遺教經》、《法華經》、《般若經》、《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中論》、《入中論》、《入菩薩行論》等典籍。

師父堅信，沙彌們雖然年紀小，暫時不懂經典內涵，但是只要熟記於心，隨著年紀增長，這些聖賢的智慧結晶會在

心中不斷地孕化，在面對人事物各種境界時，就會一一浮現，成為對境取捨的標準。師父最大的願望是為小沙彌打下一個很紮實的基礎，未來能像玄奘大師一樣，翻譯很多經典，尤其是現存漢地尚未翻譯的經典，都希望能夠完整翻譯成漢文，全部保留下來。

預科班小沙彌每天耳濡目染國學和佛教經典，以及祖師大德的著作，無形之中潛移默化，有如廣論所言「雖不故染自然薰」。加上師父專門為我們延請國學老師教導古文寫作，並鼓勵我們每天寫善行紀錄，我們心想既然學習古文，不妨用文言文來書寫。一開始不熟悉，琢磨良久才能寫出一行字，幾年訓練下來，速度愈來愈快，從最早要先想出白話文，再把它翻譯成文言文，到最後可以直接用文言文寫出想表達的內涵。



師父每遇貴賓學者參訪鳳山寺，常常情不自禁，帶著如數家珍般的心情，歡喜地拿出預科班同學的作品供閱。貴賓看完後，每每讚歎師父的教育深具遠見，驚歎沙彌們除了寫作水平甚佳，更重要的是文章所傳遞的思想都很正面，而且有深度。

**問：真如老師引領完成師父心願，印象較深刻的事？**

**答：**老師說法的理路清晰有力，語句優美精準，又直指人心，每一講開示整理成文字稿後，宛如一篇篇精心琢磨出來的文章，令人歎為觀止。老師常言，世上最美的嘉言雋語，莫過於佛經中所記載的佛菩薩的話語，所以時常捧讀經卷，遊於聖賢智慧大海之中，逐漸能出口即成金玉良言。老師的身教，即是最佳證明。

譬如有一次師弟談話的場景，老師指著面前那杯茶，問大家如何描述這杯茶？有人說：「桌上有一個白色的杯子，裡面裝滿了茶……」其他人也用一些簡單、樸實的話語來形容。最後老師講道：「盜杯貯滿清香，泛著柔和之光……」老師取盜杯諧音，意通佛菩薩、上師的慈悲，用這樣的盜杯盛滿芳香、柔光四溢的清茶。

又有一次，有一位法師送一杯茶到老師面前，老師就要弟子形容一下這個過



程。當法師各自表述後，老師隨口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以大悲手，奉空性茶，解生死渴，潤慕道腸。」

真如老師就是這樣，總是透過一個乍似平凡的境界，教導大家如何體會、受用佛法；不單是自己受用，還要能夠善巧地用很精練、優美的文詞或語言，把它傳遞出來，讓所有眾生聽了以後都能夠心生歡喜，永遠記住它，在心中產生一種改變生命的力量。這是身為一個說

法師，必須努力學習的功德，學習如何在說話、寫文章時，能夠用一種很優美、精練的方式，將佛法深邃、廣博、微妙的內涵表達出來，善巧傳遞到有情的心中。

**問：譯文應把握的核心原則？**

**答：**真如老師主持譯場時，數數強調掌握信、達、雅三個原則。

信——內涵精準，正確無誤，充分傳達原典意趣。

達——表達流暢，通詞達意，讓讀者容易理解。

雅——文句優雅，文字敘述簡潔、優美。

**問：承擔過程感覺較困難的地方？**

**答：**漢文與藏文語法差異大，有時候甚至是完全倒過來的。對我們這些從小就學習藏文的人來說，從藏文的描述直接去理解並不算太難，難的是如何跳脫既有思路，站在廣大沒有學過藏文的讀





者角度，提供他們更容易領會的敘述方式。也就是說，如何貼緊祖師大德原意，翻譯成漢人容易理解的文字，這是我們常常花費工夫琢磨的地方。

舉例來說，講到「一切聖教無違殊勝」，在《廣論》原文是：「聖教者，如般若燈廣釋中云」，在這裡，四家合註夾進一段註釋：「聖教者，如觀音禁行論師所造清辯論師中論註——般若燈論廣釋中云……」類似這樣的語法，在藏文中常常出現。藏文描述一事物時，習慣使用一段很長、無間斷的文字，中間加入很多內容來描述它的特徵，其實它要講的就是——般若燈的廣釋；卻在這段文字中出現了三本論典（中論、般若燈論、廣釋），以及兩位論師（觀音禁行論師、清辯論師），可能會有許多人看不出來到底哪本論典是哪位祖師寫的。

所以像這種描述方式，我們必須努力讓大家更容易理解。

**問：潤文過程曾否得到老師教誡？**

**答：**舉一個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廣論提到說法二十種勝利，其中第二十個勝利，原文是「其行法施是所堪念」，在「其行法施」後面，四家合註有一個箋註——「功德及恩」，這一段的白話語譯是「其所做法施的功德與恩惠，都足以被人憶念。」這是最後訂的版本，



之前的版本是「其所做法施的功德與恩惠，都值得被人懷念。」所以，一個版本是「值得被人懷念」；一個版本是「足以被人憶念」。

老師看到最先的版本「值得被人懷念」，提出了一些想法。老師說，先從「懷念」這個詞來講，當我們聽到「懷念」的時候，第一個會想到，好像是對過去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情，去追思、緬懷，會覺得這已經是過去式了。但是實際上，廣論講到憶念善知識恩德時，它分三個部分：已作、正作、當作之恩，所以這樣一份恩德，應該不單單只是停留在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恩德，都是我們要憶念的。老師就建議將「懷念」改成「憶念」。

再說，為什麼原本「值得」被人懷念要改成「足以」被人憶念？老師也帶大家探討，「值得」這兩個字，可能會讓人感覺自己處在高高的地方，從上往下評判這件事值不值得做？這個人值不值





得取？但是因為這裡所講的是殊勝的對境——說法師，所以不能用這樣一種高慢的心態。老師也說，「值得」這兩個字，也許不是每個人聽起來都會現起這種感受，但是只要有可能引發讀者產生這種感受的詞句，我們都要儘量避免。這也是老師希望改成「足以」的主要原

因。

**問：老師教誡引發的省思？**

**答：**透過這個例子發現，老師對於我們使用的每一個遣詞用字，都有非常深細的思考——使用這個詞，聽的人是什麼感受？看的人是什麼感受？能不能產生對上師三寶的信心、虔誠和恭敬？如果不能，那用怎樣的詞會更容易生起這些善念？所以潤文時，只要遇到能符合文意，卻可以使用不同的文字來表達時，我們就會認真琢磨要採用哪種表達方式更容易引發讀者的善念。

譬如說，這時候是應該發起對善知識、三寶的虔誠恭敬，那就應該用這樣的詞句去表達。如果是應該對三惡趣產生怖畏的心情，便使用能產生這種心情



的詞句。總之，遣詞用字要很精準地傳達原典想要帶給讀者的感受，並不是說僅只於表達文意，還要考慮這樣的一句話、一個詞，它在看的人心中，會產生怎樣的一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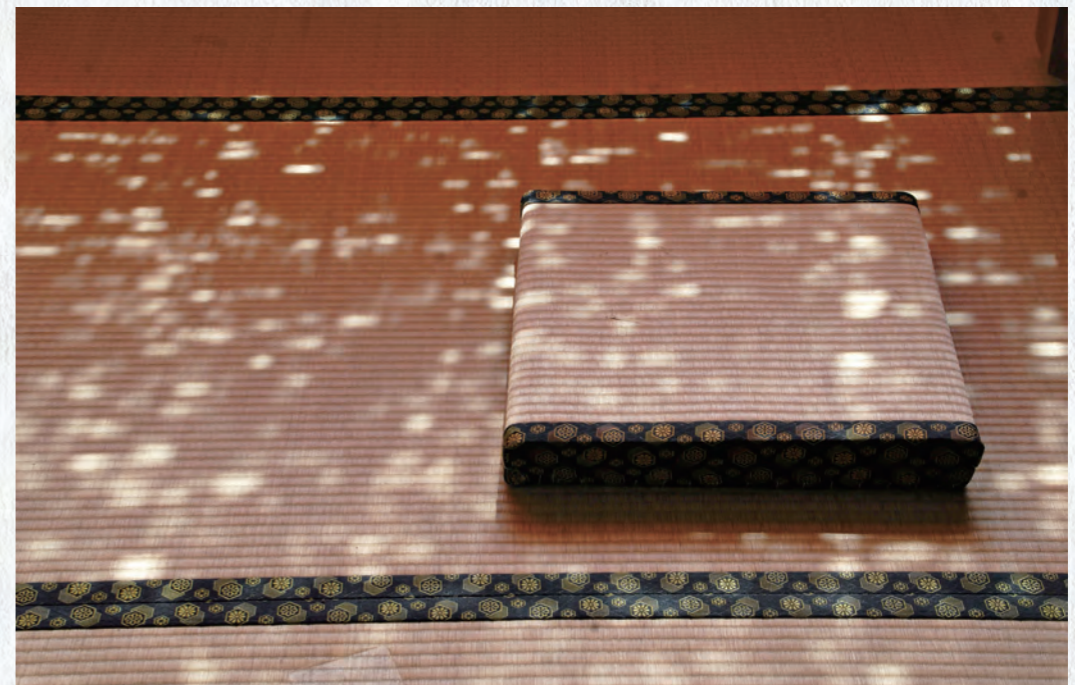
**問：參與譯經大業的心情？**

**答：**經典留存世間的時間甚久。老師常說，世世代代的修行人都會用他的信心、虔誠去閱讀、聞思經論，努力依照經論的內容修行，所以我們要為翻譯的每一字、每一句負責，必須非常謹慎，不但不能有錯謬，還希望容易讓學者在心中生起與這一段文字相應的量。

一路走來，從最初進鳳山寺學習，然

後學習五部大論，乃至翻譯經典，這樣的人生其實是師父和老師賜予的。是善知識不停歇的耳提面命：作為一個出家人必須對聖教、對眾生懷抱深刻的使命感！如果不是善知識，憑自己這樣微薄的修學，豈能參與佛教史上重要的這一刻？每次想到這裡，不禁在在感恩禮敬師父、老師。

過程中也不斷發現同行功德。譯場每位法師都承擔很多工作，仍在百忙中見縫插針譯經，看到這些不眠不休的身影，感佩之心油然而生！更加發願竭盡棉力淨罪集資，祈願令大寶聖教久住，令眾生究竟離苦得樂。







# 一行筆墨 千日琢磨

■整理 / 洪慈好

為了確認一個詞句是什麼意思、如何表達，譯師們往往需要花上一小時，乃至一整週查書、辯論，連走路都在想：「到底有哪些線索可以找到它！」面對一整櫃的書，逐本逐頁地翻，那種努力揣摩祖師、佛菩薩密意的心情，難可言喻。兩年多的翻譯過程，如何堅持？報師恩、作師喜，是最溫暖，也最有力的理由……

## 格物致知審義理

審義 ■ 釋性華



### 審六十四韻音語之義

「審義」責任之一，是解釋法相名詞。審定詞句義理之後，用淺顯的方式，講清楚、說明白。撰寫「註釋」，有一定體例，但要寫得多詳細，不一定。

「六十四韻音語」當初我在寫的時候，我把它寫的很簡略，我就寫說：「這是佛陀的語功德」註解這樣就結束了。後來有一天，真如老師跟我說：「六十四韻音語是哪些？你可不可以把它找出來，把它補上去？」我把逐項條列出來之後，隔一天，真如老師又說：「你可不可以把每一個功德的解釋都全部幫我翻譯出來。」

過程中查閱了《大藏經》、《文殊讚雲海》等經論、文集，最後它變成《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中，註解最長的一段。

真如老師看到成果非常非常高興，老師說：「為什麼希望六十四個功德，每一個功德都列出來，而且附上解釋？並不是希望註解得詳細而已，而是希望所有讀到《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的讀

者，都能夠透過閱讀這篇註解，對佛陀的功德產生一份無比的淨信心，還有無比的歡喜心。」

### 審鵝王列衆生鵝前之義

「審義」的另一項責任，是針對某一個主題、某一個重要疑難處，從正反兩方深入探討審定義理，撰寫「說明」。廣論七十一頁，有一段引《入中論》說：「真俗白廣翅圓滿，鵝王列衆生鵝前，乘善風力而超越，諸佛德海第一岸。」這就是一段需要「審義」撰寫「說明」的主題、疑難處。

因為「鵝王列衆生鵝前」這句話，在藏文原文中，有兩種理解方式，一種是衆生鵝走在鵝王前面，另外一種反過來，鵝王走在衆生鵝前面。

碰到這種無法明確回答的疑問，「審義」會呈請「授義」師長解疑，所以除了翻閱丹珠爾收藏的《入中論》原文、月稱菩薩寫的《入中論自釋》等經論、文集，也請教了仁波切、如月格西，最後在《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呈現出兩種角度的理解方式。





## 精雕細琢潤法義

合校潤 ■ 釋如行

### 善財童子與我

「合校潤」是把「校文組」和「潤文組」，兩個組別提出的意見，合在一起的一個工作。這些意見有時多達四、五十個，有的意見跟義理相關，有的跟標點符號、字級大小、用字顏色相關，「合校潤」要把這些建議案合在一起，然後往上提給「主校」譯師，或者「主潤」譯師。

比如說，廣論三十五頁，依止法的地方，宗大師在引用《十法經》和《華嚴經》後，下了註解：「應咏其頌而憶念之，易其善財而誦自名。」說念恩的時候，要用自己的名字來，代替善財童子的名字，來唸誦、思惟以上的頌文。

眾譯師校對、考量之後，發現這句話在藏文的意思是，替換善財的名字而直接說成我，而不是說自己的名字。善知識是「我」於長夜中，馳騁生死尋覓我者；善知識是「我」為愚癡覆而重睡眠，醒覺我者。換成自己的名字也是很好的，但是多次開會，綜合眾多譯師的意見後，抉擇翻譯成用「我」這個詞。

用「我」來講的時候，更能夠直接念恩。

### 便作是念，不從此聞，而棄捨之

廣論十六頁，講到對於破戒，或者種性下劣等，示現一些缺點的說法師，以前的理解是：「便作是念，不從此聞，而棄捨之。」那我就棄捨這個說法師，我不跟他聽法。

經過「校文組」校對，「審義」請益「授義」，會發現上述的理解、翻譯是錯的！

對於破戒，或者種性下劣等，示現一些缺點的說法師，「便作是念，不從此聞，而捨棄之。」正確的理解是——我要棄捨我這樣子不正確的作意，捨棄我這樣子不從法師聽聞的念頭。

棄捨的對象差很多，前者是棄捨說法師，後者是棄捨我要棄捨說法師的這種不正確的作意、念頭。

雖然改動的都是看似很小的地方，但是透過這個過程，我更靠近祖師的足跡、更了解祖師的心意，更了解廣論的內涵。合校潤過程，我覺得最先受益的是自己。



## 追本溯源考根據

考據 ■ 釋性展

### 經名考據——華嚴九心

「考據」，負責考核辯證《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中提到的經名、人名、地名等，並為其撰寫「註釋」。

廣論二十九頁，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名詞——華嚴九心。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顧名思義，覺得華嚴九心是從《華嚴經》裡面出來的，才叫華嚴九心！的確，它是從《華嚴經》裡面出來的，可是出來的方式卻是顛覆我原來的想像。

《華嚴經》的正文有提到弟子承事善知識過程，需要具備很多顆心，國王心等，什麼都有，為什麼在廣論當中只舉到九心呢？它的依據和出處是什麼？

考據了夏日東活佛等諸多祖師大德對廣論的註解後，發現宗大師是透由《集學論》，總攝出華嚴九心。宗大師不會隨便更改經文的內涵，也不會隨便運用經文的名詞，宗大師的論著，都有清淨的論典依據。

這一點對我來講是相當大的策勵！希望追隨宗大師的腳步，初務廣大求多聞，能記多少就記多少！

### 人名考據——犬心畫師

對於人名，我希望在註解欄中，描述這些祖師的生卒年、出生地、家庭背景，甚至是他們一生中的偉大事蹟。如果撰寫過程不仔細考察，會影響翻譯整體的精準度，一旦譯錯，印成文字，流傳千古，可能會誤導很多後面的學人。

比如說，廣論三十一頁有提到一位畫師，他被他的老師朵壠巴尊者罵的時候，總是覺得是在受最好的教訓，最好的教誡、最好的加持。

以前我看到的時候，覺得好像在講一個畫畫的人。透過考據，發現「畫師」在這邊不是指職業別，而是有一位嘎當派祖師，他的名字就叫「畫師」。

把「畫師」理解為畫畫的人，殊勝感沒那麼強烈；把「畫師」理解為一個嘎當派的祖師，就會覺得：「喔！原來這是這麼厲害！」同一個詞句，不同程度的理解，會在讀者內心起不同的作用。



# 海納百川參差異

參異 ■ 釋性柏



## 尊敬的月王子，您在同誰說話？

「參異」工作的內容性質屬於「校勘」，根據民國初年，名教授陳垣的說法，有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校勘方式，「參異」負責的是對校、本校、還有理校的部分。

同一本書，有很多種版本，把不同版本的差異處比對出來，稱之為「對校」。以藏文《四家合註》來說，從四家祖師的箋註被合編成一冊算起，就有勝壽寺舊本、雪本、果芒本等九個版本，有的是傳統長函木刻本，有的是現代電腦輸入的版本，編者的學識水平不一，有的版本甚至據說遭到過毀損，經過補刻。

廣論十五頁，出自《本生論》的偈頌說：「若由聞法發信意，成妙歡喜獲堅住，啟發智慧無愚癡，用自肉買亦應理。」四家祖師看到這句偈頌的時候，為它寫下兩筆不同的註解。這兩筆註解，在不同版本中，被勘刻、編輯成不同的樣貌。有的版本顯示：「這兩筆箋註，分別由語王尊者、巴梭法王所著。」有的版本顯示：「這兩筆箋註，都是巴梭法王所著。」兩個版本解釋不同。

我們除了在《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中還原出不同版本的註解樣貌，也考察了《本生論》原典，告訴讀者：「若由聞法發信意，成妙歡喜獲堅住，啟發智慧無愚癡，用自肉買亦應理。」是月王子對他父王說的，不是對蘇達薩子說的。

## 聽聞後思惟，才能斷諸惡

同樣在廣論第十五頁，引自《聽聞集》的偈頌說：「由聞知諸法，由聞遮諸惡，由聞斷無義，由聞得涅槃。」巴梭法王讀到這個偈頌時，下了一筆註解，說這個偈頌表達了戒定慧、聞思修，不同階段的聽聞狀態。

果芒扎倉倡印的版本，沒有明確解釋「由聞遮諸惡」處於聞思修中的哪個階段；三世妙音笑大師在拉卜楞寺倡印的版本，則顯示「由聞遮諸惡」屬於思惟這個階段的聽聞勝利。

參不同版本註解之差異的過程，我們更理解妙音笑大師對聽聞的看法：「僅為聽聞，容有廣大勝利，然不能生（聽聞）集中所言由聞遮諸惡。」只聽聞不思惟，沒有辦法決斷地去解決生命中的問題，沒有辦法真的斷諸惡。

# 憶師恩

## 掀開記憶的紗簾

有一年冬天寒流來，師父送我一條圍巾，每天早上，我都在想：「到底要不要披這條圍巾去早自習、去背書？」最終我沒有披上，覺得與其披上，不如把它供起來，想到師父的心意就夠溫暖了！師父在生活上、教育上對我們的照顧都是無微不至的，日後能完整翻譯宗大師的藏文論著，要感謝師父、真如老師為我們打下的基礎。

（釋性華）

## 串起宿緣的珠鬘

雖然譯師本身很不容易，但是能得到這樣的成果，全部都是師父以及真如老師這一生，乃至長久多生，帶領我們的一個結果。師父很強調，在年少時要好好背書，像《法華經》、或是《華嚴經》一些品，我們都會去把它背誦起來。除了背書以外，也有很多古文課程，廣閱經、史、子、集，然後練習寫作、寫詩詞。

（釋如行）

## 我是小水滴，歡聚在海洋裡

剛開始聽到真如老師提譯經院這個心願，我覺得可能不是我來做，或者等我四、五十歲才會做，後來老師越提越急，而且每次提到，都神采飛揚，非常歡喜，我心想：「如果我有能力的為譯經院做一點事，掃地、擦桌子也好，我都很甘願。」實際投入後，學到很多，就像老師說的，譯經院不是一個工作，也不是一個職責，它是五大論班畢業後，進一步深造的學習環境。

（釋性展）

## 永遠追隨你，不會稍離

小時候我很喜歡看師父走路，師父從外面回來，或者要出去時，我會躲在大殿角落，研究師父腳怎麼擺，可以走得這麼快、這麼輕盈、這麼從容！後來發現沒有一顆寧靜的心，沒辦法走的像師父那樣。師父對很多課程的安排、師父講的話，很多聽不懂，但他實實在在修行的身教，在我心裡面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釋性柏）





# 遠紹如來 近光遺法

——側記譯場



■ 釋性凱

## 師師相承 法源清淨

雪嶺頂嚴宗喀巴大師出生於青海，十六歲入藏，遊學二十三年，成為顯密各方教法的大師之後，以學習道次第作結。傾注極大熱情，將二十三年修學精金，鎔鑄成道次第，指示一條明明白朗，由顯入密即生成佛之道。殷殷切切地弘揚，實實在在地修持，最後像遺囑一樣，托付給克主杰尊者，捍衛弘揚。其後，幾百年間歷代大師相與作註，於是有八大教授、十二大教授依次傳世。

## 幻化之鑰 四家合註

《四家合註》的作者，或者是甘丹赤巴，或者是佛學泰斗，通曉教論自不待言，一生修持道次第，以畢生的心血註釋《廣論》。有的著重消文；有的加入

考據資料、修心口訣；有的梳理思路、分門別類……時代相去數百年，卻彼此承接未完的心願，加箋宛如一人。本來，大師著作的《廣論》就是理路特別嚴密，聽師長們說：「《廣論》中的字字句句都有千千萬萬理路為援，如果妄想改動一句，你就必須應付千軍萬馬。」如此重量級的論典，又加上四位大師作註，三位赤巴與眾多格西參校，幻化寶籍傳人倡印推廣，不啻華頂歸雲，更加氣象萬千，所以眾譯師戰兢惕厲，唯恐不逮。

## 赤誠獻禮 謙意無盡

2013年底，十年學制行將圓滿之時，恩師倡譯《四家合註》。顧念家師日常老和尚曾經予以寄託，冀望恩師宣講《四家合註》以幫助廣大民眾更深入學





習《廣論》。恩師身任總監，要選定書目、審定成書、決定出版；為學員們深深地設想，學員說：「我想學，但是看不懂藏文，怎麼辦！」所以令主譯、主校、主潤譯師將藏文譯為漢文，更兼信、達、雅之品質。學員又說：「雖然有譯文，但是我看不懂廣論與《四家合註》的文字，好艱澀喔！」所以令語譯師將文譯為白話，黑字連著讀是廣論白話文，彩字連著讀是祖師們箋註後的白話文。學員又說：「看是看懂了，但是你們說《四家合註》有九個版本，我怎麼知道哪一個版本最好，內心總是感到不足。」所以令參異師從現今可得的五個版本中參考異同，列出各版的看法，以資讀者參照。學員接著說：「讀本是不錯了，但是書中好多法相、人名、地名、經名、語錄……有的看都看

不懂，也不知上哪找，實在苦惱！」於是令考據譯師追本逐源，蒐羅古今註解文獻，詳註於後，不必費心苦索。學員滿足了，說：「生辭僻字都讀懂了，真的很不錯，夠了夠了！」其實，還有許多具有爭議性的說法、註解，恩師更令審義譯師會通五大論，從更深廣的角度論證與分析，俾令讀者以更專業的視角解讀《廣論》。以上五點，是恩師以赤誠之心，將家師的慈悲，連同《四家合註》一起傳遞給我們；譯出來的書比原文足足厚了四倍，承載的就是祂老人家滿滿的心意。

筆者以助手的身分走在每一組之間，不隸屬於任何一組，卻有幸參與其中，出入數次會議，對各組的辛苦略有所嘗。就希望以自己的耳目為讀者耳目，約略地側寫譯場諸師逸事，令平面厚實

的《四家合註》下，能夠立體呈現他們的音聲笑貌、喜怒哀樂，從另一個角度介紹本書，以期眾讀者一同感受其中的生命力。

### 世間正眼 融合漢藏

主譯師的工作要彌合漢藏之意，融異語為一義。必須警覺地跳脫藏文語法，用漢文表達方式寫出初稿，避免落入「翻譯文體」的窠臼。由於初稿是後面所有譯師的工作肇端，儘管事務倥傯而且時間倉卒，仍然不容許擱下譯筆，必須挑燈夜戰。在審定譯稿時要迅速切入諸位譯師的領域，以整體性考量決定每個細節；就在決定編排內容時，與參異師曾有場一小時的辯論，摘錄於下：

原稿：「道次第廣論箋註皈敬頌及禮讚決疑暨新訂箋註標記源流始末」

修改：「箋註序言 道前基礎皈敬頌」

在反覆比對《四家合註》拉薩版系與拉卜楞寺版系（以下簡稱「拉寺版」）後，參異師想了一陣子，決定以校勘學的精神出發，在終審稿的會議上向主譯師提出建議，說：「比對了拉薩版與拉寺版，前面版本有〈箋注源流〉與〈決疑〉，後面的版本卻沒有〈決疑〉，如今改動順序只能依據一家。拉寺版將〈源流〉當作附錄置於本書之首，而拉薩版將〈源流〉與〈決疑〉安插在《箋注》皈敬頌與《廣論》皈敬頌中間；我

們翻譯是以後者為底本，如果要將〈源流〉與〈決疑〉抽出來放在兩個皈敬頌前面必須有正當理由，才符合校勘學中改動版本的精神。」

主譯師應聲而說：「此中拉薩版成書最早，更近乎原版，其中卻沒有〈決疑〉的內容，到拉薩版始見此文，卻又放在《廣論》的皈敬頌前，讀起來非常不順，都還沒皈敬，怎麼就開始〈決疑〉了！」

參異師見主譯師的態度果決，未免失之武斷，於是加強建議力度，說：「僅僅是因為順暢，不足以構成改動理由，尤其又將〈決疑〉分段植入《廣論》皈敬頌每一偈後而自成一版，這樣的改變沒有任何版本能作依憑，相較於校勘學中講究『還原原貌』的精神來說，太過大膽。」

參異師搬出了「未見依據」與「校勘學原則」的良心譴責後，諸師默然，靜看主譯師如何面對重兵壓境。而主譯師未反一貫的果決，反駁參異師說：「第一，兩個皈敬頌的順序在兩派版系中都一樣，只有目前拉薩版系中最古老的雪巴版才將源流嵌入兩個皈敬頌中間，很有可能是戒勝格西找到補入的，也可能是另一個古版本安插的，都已不可考察。今天既然已經決定將〈源流〉從中切出，就表明這一段不承許拉薩版了，那麼，改動〈決疑〉的位置又怎麼會有『破壞原貌』的問題呢！改與不改，都



有百分之五十的對與錯，所以選用讀者最容易閱讀的方式來改。第二，尚未講《廣論》皈敬頌就開始〈決疑〉，在《四家合註》體例上本身就很有問題。從你們立場來說，將〈決疑〉分散到每個皈敬之後的確會有「非箋註體例」的過失，違反箋註固有的連讀性，因為要散在各偈之後，又何必加上『第一偈，第二偈，第三偈』等字眼！語王尊者也有在一個段落後做一段小小〈決疑〉的做法，與我的主張雖有明顯的牴觸，就因此把〈決疑〉放最後，也會有不可避免的麻煩與問題：首先，科判重複出現，在同樣內容卻用不同的兩段科文描述，如此雷同的兩組科判是《四家合註》中僅見的一次。其次，〈決疑〉放後，會令讀者閱讀時必須翻前翻後，徒成不便；〈決疑〉放前，絕不合理。第三，順應讀者之習的改動，常見於法尊法師譯文中：法師在翻譯《現觀莊嚴論》、《入中論》等論疏時，往往將品名挪置於前，屢遭藏地老格西們詬病，指摘其不符合作者寫論的次序，卻為廣大漢人所接受。綜前所述，置於皈敬頌後的兩個理由尚有理可解，兩個困難卻無法可除，所以選擇大膽改動，分開植入各偈之後。」

聽主譯師朗朗地說出一、二、三後，似乎大局已定，於是參異師說：「如今，既然決定改動，就在前面加上註解

說明，以免讀者誤解。」

主譯師早已成書在胸，說：「原本思考這個問題，在前面寫了一大篇說明，後來感覺像一家之言，自問自答的內容大多刪去；今天既然達成基本共識，就呈請老師做最後裁定。」

過了一天，主譯師告知眾成員：「老師決定是分開植入各偈之後的那一版，原因在於：我們應為廣大讀者謀求最好的版本，如是敲定。」主譯師負擔的，就是縫補漢藏語言代溝、開眾人耳目，所以古人稱之為「世間眼」，在譯場中必須舌戰群雄，令眾人心服。

### 去蕪存菁 為言取信

主校師負責鑒裁譯文，去蕪存菁，為言取信。審察範圍涵蓋整本，是主譯之下第二把交椅，每篇譯文初稿甫出就開始第一校，在眾校眾潤之後要第二校，語譯出來作文白對校，是第三校；終審稿的大會校又要配合校勘再校一次，總共四校，而其他對於註釋、說明的核校則不計其數。抱書趕進度，提筆沉思是他的生活刻影，事兼參異、考據、語譯、說明……所以在大會校時總與各方針鋒相對，是負擔最沉重的工作。其制下的參異師要集合眾多版本同中求異，兼採眾長。讀者們只讀一個版本，而參異師必須讀五個版本，仔細校對標點、歧異字與段落，然後對準每個相異點推求合



理度，又不能陷於先入為主的說法中，從每個版本解讀同一段相異的微細差別。一開始譯場只有果芒版、色珠版與拉寺版三版，在他完成三分之二工作的某一天，忽然看到他臉色發白，眼睛眨也不眨，苦笑著說：「我從TBRC檔案裡又找到三個版本，分別是雪巴版、哲霍版與德里版；這次，又得從頭看起脫、誤、訛、衍，一次寫六本的按、作、私、較。」好像要把腦筋分六塊，辛苦卻不敢推辭。在完成第一本白話校註集的校勘，接近出版日期時，忽然聽說還有一個「藏巴版」，意味著一切都得重來，他除了皺著眉頭搜尋外，一言不吭，儘管目前尚未找到，心中巨石何曾放下，早晚總得辛苦！在終審會校上，主校師與參異師曾有一場論戰，茲錄於下。

果芒版：「此文所正顯的五點多在佛世才具備。這當中的前四者都在佛陀住世期間」

哲霍版：「此文所正顯的五點多在佛世才具備。像裡面所說到的第一點在佛陀住世期間」

在〈暇滿·五他圓滿〉的段落開端語王尊者註入一段箋文，提到：「此文所正顯的五點多在佛世才具備，我們雖然未逢佛世，但有替代方法，仍屬具足五他圓滿。」在計算佛世方能具足的條件時，果芒版作：「所說前四」，而哲霍版卻作：「如其所說初者」，頗耐人尋味。參異師發言道：「就語王尊者此段註釋的上下文來看，要說明的應該是前四項必須佛世才有，而哲霍版卻只講到第一項，顯然是個訛誤。」

主校師馬上反駁：「哲霍版未必說錯。第一，『如其所說初者』指的應該是註文起首的第一句：『此文所正顯者』的內容，仍然把五點都囊括進來，沒有偏指第一項。在『如其所說初者』句前本來就有一個句號斷開，所以讀者不會誤將『共為五者』和『如其所說初者』連起來讀，以為只說到其中的第一項而已。第二，就算是指第一項：『佛降臨而正住世』，連接下文而讀，語氣上可以成為：『第一點必須在佛世才有，卻能找到替代方法，何況是其他四點呢！』兩方面都說得過去。」在主校師





的辯護下，審義師沒有退縮，立刻詰難：「第一點太牽強，不合乎藏文語法，中文裡兩句雖然斷開，在藏文裡卻是同一句話。況且，上下文講的是前四點，後面卻單提第一點，前後尤其不連貫。」

參異師馬上接話：「儘管第二點可以用理路硬推過去，但是有另一個更好的版本為何不採用呢！從果芒版吧！」就在一護一破之間，決定出現今的版本。

### 量字裁句 化古意為今語

主潤師負責量字裁句，為言求雅；語譯師化古意為今語、轉含蓄為明朗。共同面對千言萬緒，摘採其中最恰當的字句表達，尤其《廣論》原文的黑字連讀要通，配合箋註的彩字連讀也要通，如果一句話有兩層三層以上的描述，就必

須琢磨怎麼排列、梳理，避免表達出言外之意。常常看他們嘴裡反覆唸著同一句話，轉來轉去不斷修改，消除贅字以求精練、典雅。曾經見語譯師四處求辭，找同學一起翻字典搜求，往往言不盡意，自嘆功力淺薄，更埋頭進修寫作。尤其又要獨立將藏文譯為白話文，與主譯的古文對校，花在研究原文與虛字賓主狀謂的心力就非常繁重，在終審會校上曾經有二師協力作戰的紀錄：

原稿：「此段的宣說方式，都是聖無著在《瑜伽師地論》中引經所釋的內容，宗大師依此而作宣說。」

修改：「此段的宣說方式，宗大師都是依據聖無著在《瑜伽師地論》中引經所釋的內容而作宣說。」

正知而行的科判甫開，語王尊者加入

一篇註文：「此與〈防護根門章〉所說諸軌，皆為聖無著於《瑜伽師地論》引經所說，大師據此而作宣說。」要將此段轉變成白話文，語譯師說：「此處『所說諸軌』，指的就是宗喀巴大師依照聖無著引述佛經闡揚的內容來宣說防護根門與正知而行這兩章。由於句子太長，又夾雜兩個層次的描述，所以前段都用陳述方式表達，後段用『此』字收攝，顯示大師是主詞，依照聖無著引經闡釋之義涵，述而不作的宣講方式。」

核定師茫然地說：「如果沒有聽你的解釋，我讀不出這個意思！建議把宗喀巴大師調整到這一大段的開頭，賓主較為分明。」

語譯師以不認同的口氣說：「宗大師那一句在藏文裡才寥寥數字，結果被我們加得這麼長，而且語譯不宜改動太大，若與原文相差太遠，讀者會迷失段落而無法對讀。」

核定師堅持地說：「白話文就要講得一清二楚，否則像原文一樣複雜，怎麼會幫到讀者輕鬆讀懂呢！」

在二師據理力爭的僵持下，主潤師得裁決輕重了。他說：「那就改成：『此段的宣說方式，宗大師都是依據聖無著……』既不會改太多，賓主也分明。」

在折衷的想法出現後，實習的語譯師發言：「這樣連讀下來不太順，在『此段的宣說方式』之後，讀者會以為要講

解方式了，卻接上一段陳述，附帶顯示依據，太過突兀！建議將『皆是』挪到『宗大師』前面承接上句，連讀起來更有解說的口吻。」

於是眾人分為兩邊，有贊成前調，有贊成後調的，主潤師沉吟了一會，說：「不必調動『皆是』，沒有突兀的問題！好比說：『我上課的方式，我都是……』與『我上課的方式，都是我……』，前者更合乎語法。」

核定師接腔說：「沒錯！『宗大師皆是依據……』這種語法在英語裡講得通，由於現在的中文裡已經夾雜許多英語句法，讀者是可以接受的。」幾番來回，底定此段語譯的改動。

### 鞭辟入裡 成一家之言

合校潤師在每一段譯文都要看上七個稿件，三篇來自眾校師，四篇來自眾潤師，在七組意見中集眾人所長，成一家之言，向主譯主校提出修改建議。一旦其中一篇耽擱交件日期，都會累積成合校潤師的壓力與責任。幾乎終日伏案，來回思辨，每每在終審會校中提出許多遺漏的細節，像標點、大小、顏色、體例的混亂……在大家都忙昏頭時，他仍然能夠冷靜地覺察到瑕疵，每每贏得大家的譁然。審義師在眾多法相與複雜的爭議處必須鞭辟入裡，務使微言不墜。在許多針鋒相對的時刻，就見他隨手援



引各路學說，一一予以異同闡微。在討論「阿底峽尊者生卒年」、「漸頓之爭」裡他都是依據六本書作分析，從請諸師各別訓示的界限中，會通各家；而討論「鵝王列眾生鵝前」過程中列席的八本書都是在三十分鐘內翻出來比對的，整本論疏裡找一句，常翻書的讀者都知道並非一蹴可幾；終審會校上也有二師的對決，茲錄於下：

原稿：「惛寤瑜伽」

修改：「不眠息地修瑜伽」

引發止觀之因的四種資糧，第四個是惛寤瑜伽。惛寤一詞在一般字典裡尋它千百度也尋不著，直到《康熙字典》才見蹤跡，義為「清醒」，與藏文直譯的「不眠」正是一體兩面。「瑜伽」與「不眠」不應連讀，應當譯作：「不眠地修

瑜伽」，文字指向「不眠」，而祖師解釋卻指向「眠息」，在這個歧義上，合校潤師質問：「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惛寤』指的是『不以不如法的方式睡眠』，許在『睡眠』呢？」面對這殺氣騰騰的問難，審義搬出祖師爺，振振有聲地說：「這一段是參考阿嘉永津追隨賢劫海大師將『不眠』解作『不以不如法的方式睡眠』的訓釋。」

迎向擲地有聲的依據，身為辯場老將的合校潤師進一步追問：「要怎麼確定就是這個解法？詳查此章節的根源——《瑜伽師地論》也都廣說睡前要如何修，然後才以獅子臥式入睡，這與字面上指向的都是『不眠』！」

審義師翻了翻書，不失立場地反駁：「依《廣論》上下文來看，先以不如法

地睡眠作為所破，再以如法地睡眠作為所立，一破一立，都在教導怎麼眠息。而且，如果解作『不眠』，也會與善慧摩尼大師訓示：『起想能制耽眠』的起想有所抵觸，無法坦然承許。」

在勢均力敵的反擊下，合校潤師不改初衷地說：「《廣論》此段源於《瑜伽師地論》，論中不止提到『不眠』，更重要的是『不眠而修瑜伽』，解作『眠息』實在不順。」停了一會，又以緩和的口氣說：「此段雖源於《瑜伽師地論》，《廣論》卻只提到『不眠』，我們最終要以《瑜伽師地論》解釋《廣論》，顯示源委如一；還是以《廣論》解釋《瑜伽師地論》，可能是宗大師闡發其幽微教授，最後取向得請主譯裁決。」辯論就此戛然而止。最後主譯師指示：「譯作『不睡眠地勤修瑜伽』，與下面兩科『不應睡眠時要精勤修習瑜伽』、『睡眠時應如何修』內容相符；而且與藏文直譯相同，雙方都沒有異議，就如是譯出，其他在註解裡說明。」同歸而殊途，為此場論戰畫下休止符。

### 千里求源 博聞強記

考據師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必須爬羅剔抉、千里求源。不在意時，許多資料像蒼野上的鮮花，偶然一察，卻也枕山棲谷，隱逸待擢；等到讀書急用之時，卻埋在千層萬層的綠意中，苦搜不得。

義不容辭的搜尋者，就是考據師。為了求一個出處，同一本書從頭到尾翻過七、八輪，大家像接力賽似的，日以繼夜地翻找，從一個人傳過另一個人，最終只有相似的內容，文體卻不同。為了求一筆資料，等了幾個月，每有吉光片羽般的線索出現時，他們就全力以赴；得到了，歡喜片刻又得奮鬥下一筆了。漢藏兩地都有大藏經，但是品名常有出入，就像《入胎經》在漢地卻譯為《處胎經》，《地藏經》的引文卻在《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中找到，一字之差就得付出幾日幾月的代價，更多的，是祈求上師三寶才覓得。更看到宗喀巴大師的智慧絕類離倫，兩次閱藏，就能自由自在地旁徵博引那麼多經書，好比一人讀了兩遍百科全書，就能援引自如一樣的博聞強記；字句雖有小小差別，內涵卻是無異。令後學弟子們虔誠叩首。

### 補苴罅漏 千慮一得

譯文最終來到核定師面前，此師要補苴罅漏，洞察詞句漢譯上的差舛予以改正，為杜絕「翻譯文體」的最終把關，在終審會校上核定師常提出修改意見，刁鑽而且仔細。

原稿：「一開始就安住正念，不放逸而行。由這兩個攝持……」

修改：「一開始就安住正念，不放逸而行。由安住正念，不放逸而行這兩個







攝持……」

正知而行的章節中有「謂隨發起若行動業、若受用業，即於此業先應住念，不放逸行。由彼二種所攝持故……」由於隱藏著誤讀危機，所以核定師提出建議：「這段語譯作：『一開始就要安住正念，不放逸而行。由這兩個攝持……』顯然這裡的『兩個』是指『安住正念、不放逸行』，建議二者中間改成頓號，後面的句號改成逗號，令讀者容易理解是這兩個，不會向前誤讀為『行動業、受用業』那組，以標點輔助。」

語譯師不以為然地說：「加了標點仍然可能找錯，並無大益。」

核定師忽出奇招，說：「好，那我們找《廣論》班居士讀讀看！」

譯場行政員某甲《廣論》班居士讀後

不好意思地說：「找不到是哪兩個，會傾向後面那一組。」

眼見突圍不成，核定師又說：「既然還是有不確定的危險，是否在語譯中加字說明呢？」

主潤師同意了：「那就在『兩個』前再補上一次『正念、不放逸』，以消除疑竇。」像如此刪改標點，調動語句的事不勝枚舉，都在每一個小細節上傾注極大心力，仍舊有言不盡意之處……。

原稿：「特別能勝任及幫助對於善品修持強猛及恆常兩種精進」

修改：「特別能勝任對於善品修持強猛及恆常兩種精進，利益非常大」

就像在〈惺寤瑜伽·於眠息時如何行〉的章節中有一句：「特別能勝任對於善品修持強猛及恆常兩種精進，利益非常大。」這裡的兩種精進不是「強猛」



與「恆長」，而是前面的「勝任」與「幫助」。語句轉來覆去仍講不明白，鏖戰一小時後只能將「幫助」化為副詞的「利益非常大」，折衷放下，繼續追趕進度。二十分鐘後，大眾正專注於下一筆語譯時，核定師一邊修改當段譯文，又請大家倒車，對前一段再度提出修改意見，足見他始終沒放棄更臻完美表達的使命。

### 謁見石謎 靈光乍現

沒有歧義的地方，會校如行雲流水般就過去；若遇上一字多義、二三層複合式的句子，就必須張皇幽眇，出言盡巧才能向下推進。上譯場像上辯論場一樣，要先準備周全，神志清明才能勝任，否則像謁了深山石謎，大家得冥思苦想，協同作戰。在一番辛苦探尋琢磨

中也有靈光乍現的時候，就像修習軌理中有句：「敬母大阿闍黎言：『慧中如遍智。』謂能無染簡擇一切如所有性、盡所有性，即是慧故。」會校及此，會校潤師首先發難：「法尊法師這段翻譯頗為費解，從上下文來看先引阿闍黎的話，接下來大師解釋遍智的行相，最後卻只重申：『這樣的行相是一個智慧』，顯得相當突兀，與前文沒什麼關聯。建議改成『謂能無染簡擇一切如所有性、盡所有性慧故』，比較符合原文，才有引文、解文的順序可言。」

主譯師又讀了一次原文，同意道：「好吧！改動法師的譯文。」

就在行政員要按下電腦按鍵的時刻，主校師忽然一聲長嘆：「等等，我看懂法師的譯文了，他沒有譯錯！」

話音甫落，惶惑的十幾雙眼睛紛紛投向主校，說：「不然，要怎麼解釋！」

主校師以分享的口氣說：「法師譯的『是慧』要做『此慧』解，『是』在虛字裡有『此』的意思。看文！接著前面的引文，法師的意思為『謂能無染簡擇如所有性、盡所有性的，就是『慧中如遍智』的這個慧啊！』讀之可通。」

當大家對主校師的領悟嘖嘖稱奇時，主校師又用挑剔的眼光審視自己的發現：「雖然這樣能解釋『是』的意思，但是引用的經文在最前面，中間詮釋遍



智的行相，最後卻用一個『是』字直接連到最前面，這一段飛越過的內容，會不會有誤植到『是否』的『是』中的危險？」

主譯師發言了，「法師的譯文中，『是』要解讀為『是否』的是還是『此處』的是，我們無法面陳決疑，但是前者一定錯，無法配合上下文。重新梳理譯文的順序，首先引述敬母大阿闍黎的話，其次補充行相，最後用一個「此」字收攝，只是換句話說；『是』解釋成『此』恰到好處，避免了文字上重複累贅的過失，就加註說明吧！」如是歡喜地收場。

### 疑雲重重 依師突圍

就當疑雲重重，無法突圍時，主譯師會請審義師向諸位師長請示。

拉薩版：「藏王與燒熱性同名為火，都是無法解釋理由的元始稱呼」

拉寺版：「光王與燒熱性同名為火，都是無法解釋理由的元始稱呼」

在《造者殊勝·那措譯師八十讚》的章節裡有一段註文：「譬如藏王與燒熱性同名為火」……參異師拿起校勘表說：「在這裡有兩種版本，拉薩版皆作『藏王』，拉寺版作『光王』，兩個都找不到參考值可供判讀，分不出臧否，是否就存疑待考？」

主譯師轉向審義師，將手一揚，說：

「幾個月來審義師已將此疑向諸位師長求教，請列舉所有看法吧！」

審義師一個個數著：「第一，如月格西許在『藏王』，因為藏人認為藏王是自己的祖先，藏文中祖先與火都發音為『枚』，釋此句為：『藏王與燒熱性同名為枚』。第二，阿克雲丹也許在『藏王』，將『藏王』與『燒熱性』中間斷開；連接後文釋此句為『藏王與同名為火的燒熱性都是無法解釋理由的原始稱呼』。第三，聯波活佛許在『光王』，因為這兩個詞要連在一起解釋，而且藏人沒有稱藏王為火的，『藏王』應是『光王』的訛字，吩咐可以查看修辭學中有無修飾『火』為『光王』的依據。」——聽完諸位師長的想法，主譯師想了一會，慢慢地說：「關於第一點，沒學過藏文的讀者看了必然一頭霧水；第二點仍有疑惑，因為藏王應該不算原始稱呼；我偏向第三種說法，稱『火』為『光王』是有跡可循的修辭手法。每個

時代、潮流中都有一些修飾性的稱呼產生，就像稱空正見為慧劍，號福慧為資糧；只要聽者能懂，不必一一盡載於書。慎重起見還是翻一翻修辭學中有沒有這個辭，有依據更好。」有師長的指引，好像倚天照海一般，得到千軍萬馬之力繼續前征。

### 千言萬語鑄師恩 滴滴心血化為字

家師在我們初入寺時就告訴我們：「遠紹如來，近光遺法」，長養玄奘大師那般的心志。恩師在初見我們時就問：「是否能像玄奘大師一樣，翻譯原典、傳揚佛法？」十年之後恩師倡譯、組織譯場，主譯縫合語言代溝，主校去蕪存菁，主潤量字裁句，審義鞭辟入

裡，合校潤兼採眾長，語譯化古意成今語，參異同中求異，考據千里求源……還有眾多校潤員、提疑、審閱、行政等等，雖然眾人分身於五地七處，心心念念沒有攔下譯筆。每次看到他們伏案的背影，都源於一顆想報答恩師辛苦培育的心；而恩師就是為了報答家師浩瀚的法恩，所以引導大家都走在依師、建教、利生的道路上。一顆心承接著另一顆心，一個背影重疊著另一個背影，全部都回到家師二十年前的那句話：「遠紹如來、近光遺法。」





# 增上學習

法音涓涓 伴學修

■攝影 / 莊明穎

爲什麼會有「道」？一定是和你的目標有關。這條路通向哪？也是根據它的目的來確定。所以就像到達目的的道路一樣，「菩提道」，它是趣向菩提的。







# 乘著法音 翩飛芳菲谷

——簡介廣論四家合註淺釋網站



## 廣論 四家合註



福智團體的日常老和尚畢生致力弘揚宗喀巴大師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希望以此饒益眾生，幫助眾生離苦得樂。過去許多祖師都曾為《廣論》著作大量的釋論，但是整本《菩提道次

第廣論》全文註釋的論典卻非常少見。《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正是一部多樣而全面的《廣論》註釋，甚至與道次第八大教授並列。當福智真如老師求得《四家合註》傳承時，日常老和尚非

常開心，殷殷叮嚀：「學了之後一定要來臺灣，把它講給大家。」

日常老和尚示寂之後，接班人真如老師逐步為福智僧團建立圓滿學制，穩定僧團，並成立譯經院，翻譯宗大師教法傳持下來的一切重要典籍。其中，首先翻譯的論著，即是以註釋《菩提道次第廣論》最具代表性的《四家合註》，由此可見真如老師對《四家合註》的重視。

為了實現師長心願，同時因應大眾學習的需求，在福智團體緊鑼密鼓出版《四家合註》之時，真如老師於2014年2月8日開始宣講《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並透過「《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淺釋網站」（<http://LRannotations.org>）發布淺釋內容，讓使用者邊聆聽法音，邊對照文字，更能深入體會菩提道次第的善妙。

另外，網站有幾個深受大眾喜愛的貼心功能。首先，福智官網特別將《四家

合註》淺釋分成小段，訂定每日進度，以利想要每天積極學習的學員點閱。

其次，「複習題綱」——以題綱提問方式彙集各講次主要大意。讀者可透過本單元，掌握重點，建立科判，了解次第與結構，熟知理路。同時，藉著問答過程，既能提升學習效果，並增加歡喜心，兼具複習功能及趣味性，一舉兩得。

「學習回饋」——除了提供回饋學習心得的園地，也能藉此了解其他人的學習受用，彼此砥礪、增上；尤其法師的學習心得，更能幫助學員趣入真如老師淺釋內容，調整、導正思考方向。

真如老師所講的《四家合註》淺釋內容饒益甚多《廣論》修學者！未來，福智僧團計劃將真如老師各講次內容分階段彙整出書，讓大家都能愉悅受用，便於自修與研討。



# 轉動心續 至情引導

■ 恭錄如俊法師開示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非常地感到慶幸，這一生能夠在師父跟老師的恩德攝持下，不僅在漢地得到以整個僧團的力量，嚴謹翻譯的《四家合註》譯本，更重要的是，也得到了《四家合註》完整的教授傳承。

認真觀察這一段因緣，就會發現，其實是因為十幾年前，老師就在師父親自的加持跟開許之下，從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這邊得到了完整的《四家合註》的傳承教授。而且更進一步，在幾年前，也因為上師的恩德，我們迎請到仁波切，在北美道場為全體僧眾完整傳授了《四家合註》的傳承。

《四家合註》在翻譯的過程，不僅是集合了僧團全部譯經院法師的心力，做了非常嚴謹的核對與翻譯，另一方面，老師在講授《四家合註》的教授時，也具有如同當年種敦巴尊者，為博朵瓦尊者傳授道次第教授時那樣的功德——就是非僅是講說內容而已，而且必定會賜

予能夠轉動心續的引導。比如說，講到博朵瓦尊者一直到種敦巴尊者示寂之前，都絕不離開他的上師，且不斷以心、行這兩方面作如法的依止；又比如說，講到懂哦瓦尊者原本想去印度求法，但是因為他的上師種敦巴尊者表達了他心中會掛念，勸他別去，懂哦瓦尊者就反省到：「我的上師既然會掛念，



那即使我去也沒有意義。」像這方面祖師大德在依止法上面如法依師的行持，老師都會特別提示我們，要注意結合我們自己的現行做觀察和反省。

又比如說，懂哦瓦尊者每一次在修行前，都會念一遍《入中論》當中的偈頌：「若時自在轉順住，設不於此自任持，墮險成他自在轉，後以何事從彼出。」講到這段偈頌時，老師又會引宗喀巴大師《金鬘論》當中對這個偈頌的解釋，而特別強調初發心的菩薩，雖然勤修布施，但是要使布施之果在善趣成熟，必須要以持戒為因，因為如果沒有得到善趣人身，怎麼能夠修菩薩行呢？所以數數地稱讚「持戒」是增上生以及決定勝的因，也就是說，對於祖師大德這些以

依止法及戒律為根本的行持，老師總是提醒我們，要結合自己的現行，做反省與觀照。

所以，透由老師帶領僧團完整地翻譯了《四家合註》，以及完整地將《四家合註》的傳承教授，帶到漢地、賜予我們的這個恩德，也讓我們的內心當中體會到，老師在解釋「禮敬傳承上師」的「禮敬」二字的時候，所說的內涵：「『禮敬』這二字，蘊含著什麼內涵呢？離開上師、本尊、佛菩薩的加持，我們到底能不能獲得三主要道呢？所以這個『禮敬』，不是輕鬆地合掌彎腰，而是蘊含了弟子對上師無比的感恩，與無比的虔誠之心。」



# 讓幸福續航

預科 12-4 班教務法師



鳳山寺預科 12 屆 4 班的教務法師們，2016 年初正式成立《四家合註》研討小組。平時要全心全意投入關顧預科班同學的學習、生活，也要承擔寺院常任事務，並兼顧自己的學習與修行，在繁重的承擔與學習過程中，雖然每次研討的時間並不能太長，進度也不算快，但法師們人人熱情參與，更以穩健的心力

堅持《四家合註》的研討，討論的熱情至今有增無減。

2014 年老師開始宣講《四家合註》的那天說：「我們終於開始能夠去做師父要我做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學習《四家合註》。」老師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讓師父歡喜。努力了許多年，終於能成辦師父的心願，開講《四家合

註》，老師心中的歡喜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師父與老師多年的苦心經營，終於培養出一批精通五大論與國學的漢地出家眾，在此基礎上進行《四家合註》的翻譯校註。為了譯文義理的精準，來回校訂的過程花費大量的人力、心力與時間。所以現在能夠捧到《四家合註》經書並學習，真的得之不易。我們要好好憶念老師三寶的恩德，如果沒有珍惜，是辜負善知識的一片良苦用心。

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悠久，曾經在漢地非常興盛，已成為中華文化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身為漢人，就或多或少受到佛教的影響。但是要真正深入學習佛法的內涵，依循佛教的觀念過日子，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式各樣的困境與痛苦充斥著我們的生命，如何能夠用樂觀的態度，還有意志力、耐力去面對自己與他人生命的困境，至少痛苦的程度可以減輕，甚至是跨越困境，擺脫痛苦，就必須追隨有智慧的人，學習運用智慧的思路與正確的態度，重新看待生命中的遭遇。老師開示《四家合註》，就有如此精妙的效果，雖然講的是深刻的佛法義理，卻不會讓我們覺得

生硬難懂。

在追求高遠的生命目標過程中，常常會覺得自己的條件不夠，眼前的困難太大，自己是沒有能力跨越的，只有少數夠條件的人才能擁有毫無缺陷、沒有痛苦的生命境界。在開示中，老師帶著我們去觀察自己的心，用種種光明、正向、樂觀進取、合乎邏輯的思惟，讓我們發現，讓自己的生命陷入消極、痛苦、黑暗的原因，是源於我們心中對自己與他人生命錯誤的觀察，到最後會發現自己心中錯誤的想法是站不住腳的，教導我們如何面對生命的痛苦，每一個人都能從中吸取讓生命變得更快樂的養料。透過研討老師的開示，能夠覺察自己心中的問題點，也可以學習到解決生命難題的方法，幫助我們擺脫對自己和別人的絕望感。就算沒有很深的佛法概念，也能夠隨著老師對佛法義理深入淺出的探討，在過程當中得到啟發，會發現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居然充滿希望與美好，會漸漸確信自己已經擁有讓生命變得更優質的條件。

在第二講中老師提到：「今天想總結一個理路，其實也許我們的煩惱並沒有





攝影 / 莊明穎

那麼強大，因為它禁不起正理的觀察。爲什麼？因為它是錯誤的。正理是什麼？清淨、正確的東西。」開始認真學習佛法之後，漸漸認識到每個人所做的努力都只是爲了一個目的：遠離痛苦，得到快樂。然而爲什麼不論別人和自己已經付出那麼多努力，卻還是不滿足？而且生命依然充滿各式各樣的痛苦？佛陀告訴我們，因為我們對於苦樂的認識是錯誤的，把痛苦的事情當成快樂，所以追求快樂的方法也是錯誤的，結果就是再怎樣努力，痛苦的折磨依然在自己深愛的人身上揮之不去。認識到這一

點，自己就會有勇氣去面對生命的苦難，能夠在別人和自己的生命看到光明和希望，因爲痛苦是可以被滅除的，而且滅除的方法並不複雜。當我們開始採用更長遠的目光來思考事情，對自己和其他生命之間的關聯看得更清楚，更尊重其他生命，也就是用清淨正確的思想度過每一天，真正的快樂會在心中油然而生，我們將會用極其滿足與充滿感恩的心情度過此生。

老師在第一講裡開示：「總之，如果一位修行人想要修定，沒有善知識指示你什麼是定，就等於這一輩子白活了。而且大家可以想一想，離世專修要抱持著吃得那麼簡陋，破衣爛衫的，跟鳥獸爲伍，那樣的一種生活狀態。他樂此不疲，想要修行，用了那麼大一顆誠心，可是卻沒有教授。如果到最後他發現『我所修的一切原來只是昏沉而已』，心會碎掉的！你想想那是什麼滋味啊？」如果一個人是非常精進，追求他的理想目標，尋找了各種方法，也嘗試各種方式，一直以爲自己已經得到最好的。可是最後才知道一切的努力得到的卻是跟自己想像差十萬八千里，時下可能有很多人都曾經有如此經驗，他會不會很怨恨？甚至放棄改變自己生命的努力呢？但能夠遇到傳承師長又有如此清晰的次第引導，告訴你得到最究竟快樂的次第，一步一步怎麼走，哪些是岔

路，哪些是錯誤的，哪些是似是而非的，哪些才是正道。能夠跟隨有經驗有智慧的人一步一步指引，又有一張很清楚詳盡的地圖，這麼細緻照顧我們的心，怎麼會到達不到目的地呢？在這條路上怎會害怕呢？

記得老師在第二講深深震撼了現場數百位法師的辯論理路：「由於如母親的善知識具足慈悲心的緣故，會一直眷顧著這個有情，想方設法地要幫忙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處，都要促成他善根的成熟。要成熟他就得跟他結緣，方式有很多種，像我們讀釋迦牟尼佛本生傳，裡面有太多把自己的血肉供養給衆生這樣的故事。他是用什麼辦法靠近我們？就是用捨頭目腦髓都在所不惜的方式，一生一世地努力、一生一世地努力、從來不停止地努力。」佛陀在過去生修行的過程中，爲了幫助我們，多生多劫捨頭目腦髓，對我們的悲心沒有間斷，從未停止努力，一直想要饒益我們。善知識對我們的心就和佛陀一樣，就算我們的條件不是很好，想要追隨善知識學習的心也時有時無，但是善知識想要陪伴我們、幫助我們的心意不會因此而改變。祂是永遠不退的，透過言教充分展現菩薩不忍衆生苦的強大悲心。我的心再怎樣驚鈍，也一定會被祂的心所撼動，變得願意努力改善自己，朝著讓自己的生命更圓滿的方向努力。沒有



攝影 / 莊明穎

善知識的引導，生命蛻變的過程不會開始，也不可能完成。很感恩善知識來到我的生命中，幫助我從生命的憂悲苦惱中昇華，完成追求離苦得樂的理想。

總的來說，我們值遇生命的奇蹟，因爲《菩提道次第廣論》已經進入我們的生命，這次《廣論四家合註》更透過師長，開展了我們的視野心胸，其中不只一字一句透過祖師精細的解釋，讓我們體會佛法的美好深邃，又貼近我們的生命！其中也有許許多多佛菩薩祖師引人入勝的故事，讓我們想一聽再聽，讓我們體會有人是用生命證明佛法的實在！一切是可以透過學習而改變，成爲不可思議！真的歡迎更多友伴一起來共襄盛舉，參與這歷史盛會——廣論美！《四家合註》美！有師長帶著我們成長真美！我們一致總結能學到廣論、學到《四家合註》是最最幸福的人！歡迎大家來成爲最最幸福的人！





# 菩提道·到菩提

■ 南海寺僧團

為什麼會有「道」？一定是和你的目標有關。這條路通向哪？也是根據它的目的來確定。所以就像到達目的的道路一樣，「菩提道」，它是趣向菩提的。

——《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

## 第三講

結束清晨與佛菩薩親密對談的早課洗禮，人潮告別了大殿，紛紛邁向下一個目的地。疾疾堅定的腳步聲消失在長廊的盡頭，不禁令人好奇，法師們去了哪裡？跟隨腳步聲，來到一間明亮的教室，裡頭二十來位僧人彷彿引領企盼著什麼，清爽抖擻的心情與窗外濛濛亮的天色形成強烈對比。清晨五點多，有什麼好戲要登場？桌上整齊擺放的講義上，斗大的四個字躍入眼簾——《四家

合註》。

## 我耳畔的菩提大道

「時間差不多了，各位預科教務法師我們來發心……」預科教務，是寺院主要關顧預科班學習的法師，也是寺院的大忙人之一。曾有法師形容，這是又當師長又當爹娘的重擔，其中的辛苦溢於言表。在千頭萬緒的忙碌中，見縫邀約，為彼此創造一段與上師相會的靜謐時光，法師們非常珍惜這千金難買的聞法因緣，直說這段光陰是一日中提持正念的泉源，使自己能頂戴師長，面對接踵而來的境界與磨練。早課後的共學，一週三次，《四家合註》的法乳，潤澤法師們的心田。





「道，可以分大乘道與小乘道，小乘道裡再分聲聞道和緣覺道，便成三乘道，更廣的還可以分為三乘五道……」真如老師溫婉的法音，從小小的喇叭中流淌而出。法師們聚精會神、專注聆聽，努力沿著講述內容全速思惟，為待會兒的小組討論做準備。乍聽《四家合註》，或許會由於對字詞不熟悉、與感受無法結合，或文意難以貫穿等原因，備感艱辛。但法師們籍借著反覆聽聞、小組研討，《四家合註》等同「艱澀」一詞的既定印象，開始鬆動。法若法師說，每次的聽聞前行，老師都會再再提策大眾，必須觀察自己「是由於什麼樣的目標而聽聞？」之前一遇到事情就想趕快做完的心態，經過反覆串習，無形中產生了變化。她開始懂得反問自己：「我現在有沒有跟大乘發心相應？如果沒有，那我到底在做什麼？」

這種暫停一下、重新調整的化學變化，也發生在法鐸法師身上。面對習氣熾盛、挑戰身心極限的境界一再來到，她從研討與串習中，找到了前行的動力。她想到，依著目標而建立的道，能夠結出聲聞、緣覺、大乘道三種果實，「我選擇的是什麼道？輪迴之道還是解脫之道？」過去只想高喊「我不行」的難題，似乎在法語甘露的洗滌與同組法師的鼓勵中，有了正面迎擊的勇氣與智慧。



### 佛菩薩的衣中明珠

「有沒有發現在經典裡佛陀把我們說得很可愛？」真如老師如是說。《四家合註》第三講中提到「治寶石師」與「賢母育幼子」之喻，是法師們津津樂道的公案之一。當我們用事情的成敗定義自我存在的價值時，往往會把自己看得像垃圾般一文不值，但在這種時刻，佛陀依然把我們視為寶珠，生生世世陪伴、打磨我們心中能夠成就佛果的善根。治寶石師的工法一點不輕鬆，在寶山中獲得寶珠後，先用水洗，再放到醋及豆汁中浸泡，復置於苦酒，加以眾藥涵養，

最後以布打磨，青琉璃珠才終於出現。

法若法師說，在遇到過不去的境界時，常會現起這個喻，因而開始相信：「佛陀不是這樣定義我的，我沒有自己想的這麼差」，感受到佛菩薩深切的關懷與期許後，自我打擊的作意便消失無蹤。這公案也同樣鼓舞了法雋法師：「如果治寶的過程必得經過這些步驟，那我又有什麼理由要對自他眼前的不圓滿感到焦急和失望呢？」堅定的步履，在遭逢挫折仍然不屈不撓的出家人腳下跨出！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清澈了自他的理路、撫慰了彼此對境時的無助與彷徨。

《十法行續》：「如於年幼子，依次學服食，乳酪粉麵肉，後服豆穀等，雖多更增力；如是我諸子，依次三藏等，

後由證此覺，能成就遍智。」研討中有人提到，如果換作我們，會用這種角度解釋「道次第」嗎？眾人紛紛附和，總覺得道次第理應是一門嚴峻、不易親近的學問，從沒想過它原來有著樸素的色彩、暖心的溫度，內心對佛菩薩慈悲、智慧功德的仰望，再添一分。有法師回想小時候母親對自己的用心，果真如經典所記，從一點一點餵養乳汁等流質食物開始，大一點兒才喝粥嚼飯，直至有天我們能自在吃喝，長大成人，但在母親心中，我們永遠是孩子，她掛心的永遠是我們吃得好不好、飽不飽，一路無間斷地守護。這才發現，佛菩薩之所以能把「次第」描繪得如此細緻貼切，全因太想幫助我們的緣故。

法菩法師總結：「師父曾說，只要你







自己不放棄，我很樂意陪你走完最後一程。老師對我們，也是同樣一顆心啊！」擔任教務法師，必定會面臨與班上孩子溝通的問題。這樣講不能接受，就得換個方式說。如果還是聽不懂，就再換、再換、再換。法迅法師說，聽聞老師開示之前，會覺得難溝通是由於問題本身有難度，現在發覺，其實就是「次第」的問題。怎麼把自己所理解的、向上走的路，一步一步拆解到細緻、拆解到孩子感覺自己一伸腳就可以跨上……這段歷程，培養了她的耐心、淬鍊了她的智慧，因而開始感恩自己能有扛起這份資糧的機會，經典中賢母的

身影，如今在自己的生命中真實上演。

### 聖者鋪設解脫之路

「敬禮皈依妙音天女、妙音、上師佛菩薩……。為什麼叫『妙音』？因為文殊菩薩從來不口出惡言，言語有美妙之德，所以稱為妙音。我們現在可以發個願，也要學習他。」廣論的皈敬頌雖已琅琅上口，箋註皈敬頌中所禮敬的祖師尊號亦不陌生，然而內心對於佛菩薩、祖師始終有種距離感。從《四家合註》第四講開始，老師一位一位介紹佛菩薩、祖師的行誼。第五講中，老師提到：「為什麼我希望能給大家簡略地介

紹一下諸位大善知識的行傳？因為都是藏地的祖師，我們只是聽過這些名字，卻不知道他的行誼，去禮敬的時候甚至可能也找不到恭敬的感覺……」簡短的提策在眼前開出一條光明之道，法實法師歡喜地說：「反覆聽聞與研討《四家合註》，讓我更了解佛菩薩、祖師的功德，稱頌聖號時不再只是一連串聲音，而是我要追尋的理想！」

憶及《四家合註》第二講，法實法師記憶猶新。當時兩位辯論很厲害的法師與老師一來一往對答，震撼了在場大眾。「我確信有人可以獲得菩提，但是不確信我可以；我確信有人可以斷除煩惱障及所知障，但是不確信我可以……」每個問句，把修行人內心所有的不自信，一條一條攤在陽光下。眾人屏氣凝神，等待老師拆招。只見老師慈悲的眼神環視大眾，以堅定的嗓音，緩緩道出：「如果房子著火了，你要跑嗎？（跑！）按你的理路，不知道能不能跑出去，為什麼要跑？」法師語塞，老師繼續追問：「如果釋迦牟尼佛在你旁邊告訴你沿著這條路可以跑出去，你還認為這條路跑不出去嗎？這條路走不通，輪迴可以走得通嗎？即便朝著解脫輪迴的痛苦去試一試，難道不值得拚卻全力嗎？……為什麼要坐在此處懷疑？它的基礎一定是此處不危險……那麼多時間懷疑出去的路，為什麼不懷疑你的懷

疑？」許多人於此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原來，辯論的精神不在於辯論技巧有多高明，而是它能深深觸及每個人心中過不去的難題。那一剎那，被辯倒的不是場上的辯論者，而是我們堅固地確信「自己不能證得無上菩提」的疑惑與邪解。老師說，佛菩薩無量劫捨頭目腦髓、在所不惜地要靠近我們，就是為了利益我們，有情則會因為佛菩薩難以思議的慈悲而決定改變自己、決心成佛。那天，很多人生出了「我是可以改變的、我是可以成佛的」信心。老師曾在《四家合註》第一講中提到宗大師無與倫比的辯論功德，跟大師辯論完的人絕不會因失敗而心碎，反而內心清涼歡悅，進而生起五體投地的崇拜。老師說：「辯論場上沒有敵人，只有苦難的有情。」透過小組研討，這話在眾人心裡，有了立體的面貌。

《四家合註》對你我的生命到底有著怎樣的影響？又是如何改變著我們的命運？老師曾說，廣論上的每一個字，實則滲透了對於信仰再再堅固的修為。從標題到皈敬頌，透過老師依傳承詳細解釋的《四家合註》，同道者間一字一句切磋琢磨，你我心續中生起的，將會是攀登生命高峰的力量。菩提能不能證得？煩惱能不能滅盡？在值遇了善知識的這一刻起，輪迴的苦澀即將退去，我們的菩提道，就此展開！



# 如來寶笈實修錄

■ 南海寺僧團



2014年春天，真如老師於新加坡開講《四家合註》，當時對老師的心意揣摩鮮少，因而對此珍貴法寶並未生出強烈的希求心。2015年秋天，班上開始進入殊勝的五大論學程，身心上都遭遇許多難點。記得老師說過，生命中所有的苦難與困境，都可以依靠《廣論》獲得解答，而《四家合註》正好是《廣論》最完整的一部註解，心中就浮現想認真聽聞學習《四家合註》的動力。

## 慈父把臂挽長弓

省思到自己身為一個弟子，總是發願要靠近老師學習、和師心相應，然而若對老師所重視的、所宣說的法語，如果沒有非常熟悉、常常串習，甚至生疏，那麼所發的就只是一個口號與虛願罷了！加上非常希求將自身相續中的諸多煩惱，轉換成善知識心續中種種不可思議的功德，因此成就一切道之根本——



依止法，乃極切要之事，左思右想，決心從《四家合註》第一講下手，每天十分鐘不間斷地聽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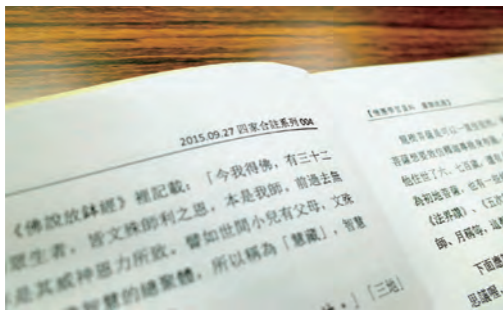
在五大論的學程中，每個階段都有一定要背誦完的藏文經典，因此對學習五大論的學僧而言，除了承載拓展辯論理路的壓力外，同時還需要讓自己開發有限的腦袋塞入大量經論，如此方能造就一代高僧。至尊法王宗喀巴大師所撰寫的《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據說就如一把鐵弓，要將它背誦下來甚至串背，必須花上相當的功夫，況且我們是漢僧，

還必須克服諸多語言上的障礙。

現階段我正在背誦的藏文經典是月稱菩薩所造之《入中論》。此論相較《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可以說是容易許多，然而，在背誦的過程中，時常是花了兩三個小時還無法將一頁串背起來，就算今天背起來了，明天再翻開，竟像重新投胎一般，一切從頭來過，時常想著：「天哪！我看不用等到背《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入中論》就是我的鐵弓了！」

很長一段時間，身心都掙扎於《入中





論》的背誦，就在那時，想起了老師在《四家合註》中的開示「諸佛獨父慧藏等」諸佛獨父指的是文殊師利菩薩，他是一切諸佛獨一無二的父親，佛陀曾說，「今我得佛……皆文殊師利之恩……前過去無央數諸佛，皆是文殊師利弟子，當來者亦是其威神恩力所致。譬如世間小兒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

母也。」那麼對於發願成佛、現今還是小小的我來說，文殊菩薩肯定也是我的父親，現在背書遇到困難，何不向慈父求救呢？

從那天起，每當翻開《入中論》前，都沒忘記殷重祈求文殊菩薩的加持。有求有保佑！原本串不起來的經文漸漸連成一片，進度也從幾行進步到一天背一頁，背書年度計劃表上原本十月才能背完的《入中論》，居然四月就完成了，回想起來，非常感恩老師慈悲宣講《四家合註》，把文殊菩薩帶進弟子的生命中，原來佛菩薩不是只坐在唐卡裡，原來他可以這樣陪伴我、教導我，這種經



驗累積幾次之後，便深深體會到老師在講述《四家合註》時，必定加持著弟子在五大論上的聞思，親身體會到老師說五大論與《廣論》乃相輔相成，而非各自獨立的道理。

### 祖師引領成佛道

P島的冬天，滿地銀白，極為莊嚴。工程期間，新僧寮的建築進度到了要「上屋頂」的時刻。很不巧的，前夜下了場不小的雪，沒有屋頂的新僧寮內，每個隔間都積了約十五公分的厚雪。這天原本是個美好的星期日，是出家人在一週中，唯一比較放鬆，能夠自行用

功、身心調適的日子。那天下午，正準備前往大殿享受四小時的背書時光，正當要出門時，卻聽到消息：「請有空的法師現在前往新僧寮出坡，我們要把全部的雪剷掉，否則萬一結冰了，工人要工作會很不方便……」說實在的，當下真的很想假裝沒聽見，然後奪門而出直奔大殿。

左右為難時，突然現起那天早上聽的《四家合註》，老師講到「二車覺窩聖父子」，其中的「覺窩父子」指的是阿底峽尊者和種敦巴尊者，據說種敦巴尊者在承事善知識的時候，都是負責磨麵粉、放牛、放馬這些雜務，同時也不鬆



懈對經典的聞思修。另外又講到「衰巴內蘇博朵瓦」，其中的衰巴瓦也就是阿蘭若師，他是阿底峽尊者主要的弟子，在追隨尊者學習的數年中，同時也兼任許多事務。想到如此了不起的兩位祖師，跟隨尊者學習的過程中，都是承擔很多事、出很多坡，而非單單學習經論。祖師是這樣成為祖師的，他們走過的路，夠聰明的人，應該選擇跟進吧！

於是轉身回去換上工作服，拿了雪剷，走向工地。收坡時，離晚課還有一點時間，就趕緊去背書，沒想到竟然順利背完當天進度，而且，正好就是那天，我將《入中論》背完了！晚上迴向時，再一次地對於老師宣講《四家合註》的恩德生起很深的激動和感動，很

難想像善知識是以一份什麼樣的願力、發心而宣說，居然可以把那麼多厲害的祖師介紹給我，改變我一直來自私、不肯發心的惡習，並且可以向這麼多的傳承師長學習，他們是怎麼步上這條成佛之路的。

### 青山常伴舞劍影

在學習五大論時，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就是對治名利心，常常看到別人的理路四通八達、辯才無礙時，內心就很不是滋味；看到別人讀了很多參考書，就會擔心是否自己讀得不夠多，總會在各種緣起下，想要掌握自身的名聞利養，時常因得不到而痛苦，《四家合註》再度對我伸出援手！話說祖師內鄔蘇巴的「布施」功德：有次他得到了一件布料非常細緻的衣裳，結果正巧遇到一位需要衣服的麻瘋病人，於是他立刻贈與出去，沒想到，供養衣服的人得知消息後非常難過，內鄔蘇巴卻說：「布施給你的母親還不高興嗎？我這一生已經布施



七千兩黃金了！」當下非常驚訝，原來祖師是真心「視一切有情如母」，所以才會如此任運歡喜地布施。反觀自己，周遭這群同行豈非也做過我的母親？祖師對於如此珍希的衣物尚且不貪著，那我是否也應該練習放棄對於名利心的貪著？況且老師說過名利心是學經論很大的障礙，就算學得好，如果長養的是這個，也是惡業罷了！從那次以後，每每發現自己又開始計較並追求名聞利養時，就會溫習內鄔蘇巴尊者的功德，並加以對治。小小的我也渴盼能舞動文殊菩薩的智慧寶劍，傳承祖師和老師如青山般恆常陪伴，守護著我走向斬斷煩惱的解脫征途。

從一開始把《四家合註》的祖師功德

當成「人物介紹」，到每天堅持聽聞十分鐘，一輪聽完再一輪地複聽，漸漸發現，一篇篇祖師公案並非無趣扁平的介紹，而是極其精采、鮮活生動的生命之歌，一場場與佛菩薩的心靈對話，透過老師善巧說的功德，教我以虔誠、恭敬、禮讚的心，向他們學習。感恩大寶恩師慈悲宣說，《四家合註》不再只是一疊白紙黑字，而是教會我修行、引領我學習五大論的寶典，更是一張直驅佛地的藏寶圖。

如北極星般的善知識，一如往昔，無倦地守候在前，美妙的航程，正等待著我生生世世、乘風破浪而行，輪迴的苦海，終有邊際！





# 由師深恩得見時

■ 南海寺僧團



揭開記憶的珠簾，在真如老師正式宣講《四家合註》前，她對弟子們的饒益，早已鋪天蓋地。

姑且不論久遠劫來無限生命的歷程中，佛菩薩化身為師長，慈悲關愛，亦步亦趨的引領之恩，今生有幸身為尼僧團法寶組的一員，有機會長期沉浸於老師開示的法海中，聞得方方面面契理應機之講說，每每心生撼動，找到生命前

行的動力。

記得從 2013 年始，法寶組就全力配合月光國際譯經院翻譯《四家合註》的各項準備工作。從譯場大量有系統的搜集、整理相關資料，到字句反覆斟酌的翻譯，及不厭其煩地再三核校，乃至整本書內容的考究和設計等。在老師大悲睿智的引領下，弟子們努力承接師長熾盛燃燒多年的心願——由漢地的比丘，以正確無謬、優美流暢的漢文翻譯，把宗大師的圓滿教法傳持下去，讓世代的漢民族都能得到生命中最深的饒益。

除了配合《四家合註》的翻譯之外，亦承擔真如老師開示《四家合註》手抄稿的校潤。老師曾提到，我們在做法寶

時，不要只是製作法寶給別人學習，自己卻不受用佛法，在做法寶的同時如果也能受用到佛法，那就是最好的修行。

## 如理聽聞金鑰匙

過程中，擔任校潤的弟子眾，必須仔細揣摩老師宣講的法義為何：為什麼在此處提及此一公案？為什麼花特別長的篇幅說明這個字詞？或時而溫婉、時而嚴正的音調、語氣背後，傳遞了怎樣的心意……校潤時看似在文字、標點、段落上來回斟酌、考量，實際上乃是一個在生死中為無明障蔽、欲求救護的弟子，與善知識面對面互動的一座法。怎麼掌握這座法的精要？如理聽聞的金鑰







匙就是認真祈求、反覆聽。

在老師一講又一講親切、悅意而又打入內心的涓涓法語中，對道次第的體會，就在不知不覺中留下深刻的印記。比如上課前意樂的觀察，老師再再懇切地提策，得到寶貴人身的絢麗時光難得易失，一定要考慮到自己和一切如母有情還身處生死輪迴中，受生老病死逼迫的問題懸而未決，必須令此生每一時刻具有意義。因而振奮起強猛心力，欲以一己極其凡愚之能力，效學佛菩薩、師長全然奉獻的精神，追求人生最大的勝利。

一遍一遍、宛如學習一門新語言般地熟悉每一個環環相扣的理路，薰習許久，赫然發現老師說法時有一明顯特徵

——極力守護弟子內心造善的方向。諸如《四家合註》第四講〈箋註皈敬頌〉中，講到博朵瓦大師的功德：「修習菩提心而由此無時不痛苦，因觀無一眾生不是苦故。」老師反問：「你們會不會覺得，如果生起菩提心這麼痛苦，我還要生起嗎？」望著臺下求知若渴的眼神，老師闡釋，修習菩提心之苦與庸俗凡夫之惱，兩者之別，猶如乞丐和懷藏如意寶珠的富翁，兩者的憂苦是全然不同的。生起菩提心的過程中，因淨化了自己所眷戀、所執著的欲求，遠離種種為自利而生的苦惱，回饋將是難以想像的快樂。師長緊握正理寶劍，將弟子希求菩提心過程中妄想與邪解等岔路，迅疾斬斷，智慧的劍影，閃耀於弟子的臉



龐。

### 生動故事撼兒心

老師曾說在她宣說《四家合註》時，會講很多故事，因為故事予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在第五講裡，為幫助大家對於宗大師〈皈敬頌〉中的藏地祖師們，生起恭敬頂戴的感覺，老師講了博朵瓦等好幾位大師生平精采的行傳。尤其再再敦請大家，憶念懂哦瓦大師每次修法時念誦的偈頌：「若時自在轉順住，設不於此自任持，墮險成他自在轉，後以何事從彼出。」諄諄教誨吾等勤加努力，把傳承祖師以戒律為根本的行誼放在心上，好好實踐，爭取下一世的善趣身，才不辜

負千古傳來的叮嚀。

第六講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宗大師在《緣起讚善說藏論》中所說的——由師恩德得見時。大師當時欲獲得甚深微妙的中觀見，因而親見龍樹、聖天、佛護、月稱等聖師徒，由其加持而破除疑慮，得到甚深空性的證悟。內心充滿感恩的大師，不禁說出了這句話。反思今生的我，由於師父和老師的引領，也邁向所有修行人偉大的夢想——徹底斬斷輪迴根本的征途。而這把利斧——三主要道的空性見，就在師長的悲心與智慧攝持下，從《廣論》趣入，進而進入五大論系統的起點《攝類學》，而趨向挑戰生死，得到遍智的直接因。

當大師無限深情地禮讚諸位師長「由



師恩德得見時」，弟子也熱血沸騰、深深頂禮，今生領我入佛法大海乃至有機會直接挑戰生死、具足深恩的師父和老師，他們以皎潔的光明加持弟子，對於大師所說的千古名言，有幸感同身受！

### 結合心續慕佛德

第六、第七講，〈皈依頌〉「成滿無邊眾生希願語」中提到：佛任說一語，皆具足六十四韻音語之功德，而在第三十一「離重複過失」的功德時，老師問了，看見這個功德，會不會想到《般若經》？讀《般若經》時會非理作意嗎？眾人深藏心中，向來赧於啓齒的現行，頓時浮上檯面：過去誦經時，因不懂箇中涵義，時常會現起「這些辭彙何以屢次三番一再重複？」沒料到這不能說的祕密，就在今天被直接點破！老師早看透弟子的心：「有時字雖然相近，意義卻不盡相同；有時是爲了令散亂者也能聽到法義；有時是爲了令聽者能區分其中的差別；再有時是爲了令鈍根者再再證得法義，便能不忘。悲心吧！」當下豁然開朗！幸蒙佛菩薩、師長悲心攝受，今日曲士亦得聞道也。「學完這個，看《般若經》的時候要注意啊！」往後每日誦經之時，老師的教誨，總縈繞耳畔。

探討每個佛語功德時，老師深入淺出的引領，時而幫助弟子徜徉美妙的佛德

大海，時而深切反省對境時各種錯誤的邪執、熾烈的貪瞋，乃至怯弱自輕的現行。深感師長至誠關顧大家的心，所有的願望就是幫助弟子捨惡取善，如佛陀用光明點亮自己的心，去溫暖家人乃至全世界。由此體會佛陀對自己生命的饒益，策發起堅決追隨的信心和毅力。自忖：這難道不是佛語功德的再次顯現嗎？

### 博引經論度苦洋

法寶組內凡參與校潤《四家合註》的法師，莫不爲老師對法殷重、敬慎之心印象深刻。校潤手抄的同時，會一一翻閱開示時引述經典之原文段落以及補充資料的出處，因而有幸窺知老師在每場開示之前，必對其所引，乃至各家譯本，進行過詳細地辨析與思惟，其內容之廣泛、義理之嚴謹，令人驚嘆。

如第一講中，解釋《無等宗喀巴大師所著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十五種「無等」時，引用了《文殊根本續》、蓮花生大師的《遺教》、《至尊宗喀巴大師傳》、《菩提道次第修持攝頌》、《土觀宗義》、《吉祥三地頌》，阿底峽尊者和種敦巴尊者合著的《噶當寶籍》，以及宗大師所著的《證道歌》、《辨不了義善說藏論》和《廣論》等眾多經典，與宗喀巴大師各版本之傳記，細膩闡述大師功德；舉喻部分，引用的是



《大方等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中治寶石師的喻、《攝行論》中的階梯喻、《藍色手冊》和《十法行續》中賢母育幼子的譬喻……一則則層次分明之譬喻，爲弟子深入經藏抹上了鮮明生動的色彩。仔細算來，從第一講至第七講中，老師引述的經典達二十多部以上，真切深厚之旨，昭然若揭焉！字字句句，捎來無量諸佛菩薩、歷代傳承祖師爲利益眾生，最動人的眷顧與期許。

### 敬邀共沐春化雨

潤稿時爲理出脈絡、整理段落，最後會將整篇開示從頭至尾再讀一次。憶起老師曾提醒，講說者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善巧帶領聞法者的心去造善。具力傳承的教言，字字句句示以佛菩薩清淨的見地和趣向解脫的思路，不僅利益弟子悠遠的無限生命，當下一念的造業亦細心看顧。從聞法前行、正說法時，

或者反問，抑或是引喻，一路綿延至結語，如晶瑩珠串，善巧幫助吾等聽聞隨轉修心要。佛菩薩心續中永不改變的宗，即是導有情趣向能引利樂之善法！

第八講中闡述「如實觀見無餘所知意」，由於佛陀身語意的祕密功德實在不可思議，弟子們很難一聽就理解，老師深解我心，慈悲賜教：「很難理解的部分，不要聽不懂就開始否定，大家要認真在廣論班乃至五大論班中學習，依浩瀚的經典，透由教言量去修信心，這點至極重要！」感受到老師透由帶領大家了解佛功德，希望弟子真實建立起生命的信仰，找到心靈的依怙，於人生各種苦難之中，能有力量去面對，乃至把光明、溫暖和快樂帶給周遭一切人。至誠邀約一切眾生，齊聚於《四家合註》的大課堂中，遨遊經藏大海，兌現美妙人生！



# 千江之月

鎔心冶性 鑄鉅作

從最初的陌生疑懼，到漸漸放下專業，  
聆聽、接納對方，到最後能夠看到自己的不足，  
真心欣賞感恩。  
因為每一次的修改，是一次又一次的心靈淨化！





# 打破專業 窺見完善

——訪總編輯林蔚穎

■羅欣怡



充分得到發揮。

## 發大願，利益眾生

對佛法、有機概念深感興趣的林蔚穎，在接觸福智團體前，一度夢想經營一家不求營利的相關出版社或書店；後來因同事介紹，開啓學習《廣論》的機緣，看到日常老和尚憑藉弘揚一本《廣論》，幫助許多人找到生命的宗旨，翻轉憂悲苦惱的人生，因而見證宗喀巴大師教法利益眾生的不可思議，讓他非常感動。

所以，當聽說要承擔出版《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總編輯一職，他的心情是既興奮又惶恐。他謙虛地說：「我是佛法初學者，沒有什麼功德幫助他人，卻可透過出版這本鉅作傳遞正法，造下利眾的共業，深感三生有幸。」尤其是聽聞此書總監真如老師多次對文宣傳播事業抱以深遠的願景和期許，祈願《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的出版將是潤澤群生的佛法事業。林蔚穎承擔重任，念茲在

《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總編輯林蔚穎，目前是漢藝色研文化事業公司負責人。從企劃、編輯、寫作、印刷、製版、裝訂到發行，超過四十年豐富的出版經驗，讓他在此次承擔重責大任的過程中

茲，發願利用四十多年的專業能力，全心投注完成師長的心願。經營海外通路經驗豐富的他，計劃以台灣為基點，逐步拿下全世界版圖，只要還有一顆看得懂中文的修行人的心，他都不願意放過。

## 富經驗，知無不言

《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預計出版八本，此次出版第一本，僅止《廣論》道前基礎的部分。林蔚穎表示，出版經論和一般書籍的目標非常不共，此書要帶給讀者的不只是生活上的受益，更多是

心靈成長和生命指引。他在參與過程中觀察到，月光國際譯經院以極其慎重虔敬之心恭製《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只要對文義有任何疑惑處，都需透過辯論來層層辨析、字字斟酌，力求文詞準確、簡潔、優美。他深受啓迪，因而策勵團隊成員也要以加倍的虔敬心看待此書。

## 心放下，視野變廣

為令此書雅俗共賞，譯經院除力求文義正確無謬，也盼以最高規格呈現經典的瑰麗風華。美編設計小組花上許多心





思設計封面及內文版面；但是長年出版視覺風格創新藝術叢書的林蔚穎，對於這部分也有許多想法，雙方因設計觀念不同，難免需要反覆溝通。

林蔚穎學習《廣論》後，希望將代人著想、觀功念恩和聽聞軌理運用於人際互動中，加上仰望真如老師示現真心傾聽所有人的身教，他不願再以過去「我講你聽」的權威方式來帶領團隊，而期許透過彼此互相傾聽、理解，異中求同下找到雙方的平衡點，最終呈現出和氣同心的作品。



縱使有豐富的出版經驗，林蔚穎表示：「團隊其他人各自專業領域的強項是我無法匹敵的，用學習的心態參與這項任務，清楚描述自己的想法，提出數據和資料，讓大家透過討論選出最佳的版本，才是正確的溝通之道。」他說，有因緣相聚一起承擔如此千載難逢的殊勝善業，應該是彼此創造加分效果，而不是內耗在個人你贏我輸的辯論大會。

### 歡喜心，全力以赴

身為公司負責人，林蔚穎以往只要一聲令下，即可拍板定案。此次擔任總編輯需整合各方意見，並做出決定，再將進度成果回報譯經院法師，等候進一步指示。其間與譯經院不斷地來回對焦，反覆修改封面、內文版面，這是從未有過的心性磨練大考驗。由於感受到美編和校對小組各司其職，幾近不眠不休地努力迎承法師的高標準，這分同心承事佛菩薩事業之心，讓他很珍惜這次難能可貴的合作經驗。

已過退休之年的他，在自身出版事業忙碌之餘，猶能見縫插針承擔此次任務，周遭朋友常問他：「怎麼還不退休享清福？」他總是笑答：「對我而言，文化工作沒有年齡限制，只要保持歡喜心全力以赴，困難就能迎刃而解。」

# 悠悠古道照容顏

## ——校閱有感

■王淑均



著「立於天地之間的那一身火紅楓樹，因片片紅葉而熱烈」，我們「也應傾盡所有熱誠，綻放出那一樹燦爛」。

### 祖師作註 學廣論有神助

《菩提道次第廣論》，是已深印心版的修學依歸，真如老師一再叮囑認真堅持學《廣論》，打開《廣論》，聆聽師父的帶子，接近了傑仁波切的法要、貼緊了師父的心續。然一遍復一遍研閱；一聲又一聲聽聞，卻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師父誠是循循善誘人，然總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悵。

《廣論》，總攝一切佛語扼要，苟能廣學將理路透關解了，或亦有利於深植心續而結合修行。祖師慈悲善解，開顯演繹宗大師教授，而《四家合註》總集了巴梭法王、語王堅穩尊者、妙音笑大師、札帝格西四位大德所著的箋註，是為整本《菩提道次第廣論》作全文註釋的論典，深得諸大德們的推崇。

要如何形容這是怎樣的心情呢？應是「石破天驚花落雨」——《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連綿十六個字，是《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語譯」、「校勘」、「註釋」的集合——就在2015年9月北國楓紅時節，譯經院的譯稿終於傳送至南方來，台灣甫編制的出版團隊殷殷期盼的心情在得到篤定的落實後，懷想



## 因緣際會 幸運參與共業

日常師父、真如老師當必企盼我們能「廣聞」、「修要」、「圓滿教要勝教授」，步步堅穩地履踐菩提道。於是2014年2月8日，老師宣說《四家合註》第一講，法音如花雨飄灑，潤澤我心；讚歎著宗大師的無與倫比，石破天驚。是「不放棄陪著走完最後一程」的浩蕩心意，第二講、第三講……法音涓涓流淌，匯成綿綿長河湧動。

真如老師叮囑「大家一定要抓緊這樣的時間，專注屬耳，非常認真地聽。」並承許著「以後會發《四家合註》的帶子給諸位，可以回去重聽，等到翻譯完之後還會有書發給大家，然後自己再去學習。」譯經院法師案牘勞形、焚膏繼晷譯註完成八冊中的第一冊〈道前基礎〉五百多頁原稿進入最後重新排版編輯校對付梓階段。台灣成立的編輯團隊開始啟動。

## 初捧原稿 我見多於牛毛

始由教職退休，竟能逢此殊勝際會，得以承擔此著交付重新排版前的原稿校閱工作，惴惴戒慎中更是心懷無盡感恩，初對著電腦螢幕一字一字細讀著譯經院傳來的原稿，映入眼簾的「正文」部分是採用古樸的隸書體，《廣論》原文為黑色較大字體，巴梭法王、語王堅

穩、妙音笑大師的箋註各以紅、藍、綠的顏色較小隸書體夾註於黑色《廣論》原文之中；接著「校勘」部分用仿宋體，標目也都依各家顏色區別；「註釋」用黑色細明體，註釋詳實精微，像「六十或六十四支韻音」這一註釋就長達六頁；「白話語譯」則科判用楷體外，採用細明體，對應正文以黑、紅、藍、綠四種顏色區分出《廣論》和祖師各家之語譯，若僅讀黑色字則為《廣論》之消文，連讀所有顏色字則為流暢通達的《廣論四家合註》白話語譯。法師原稿的排版完全具現為令學者閱讀時易於辨析理解通曉之用心，然初讀時竟只緣在顏色斑斕、字體多樣的末節，興起何勞如此「花稍」之作意，或有改以全用黑色字體以求視覺明晰之議。

## 法師深意 儼然躍於字間

然持續深入研閱後，感佩之心澎湃飛揚，始覺法師心意之細膩善巧，譯註之深意盡蘊於斑斕多樣的編排，能洞明了然、無所窒礙地照映出《廣論》原文、祖師箋註、校勘、註釋、廣論語譯、箋註語譯之內容。吾輩得閱此著時，當必細細體會蘊涵於顏色字體中的精微深致。

投入校閱誠是美好嶄新的學習，異體字、名詞中譯的斟酌統一，引經論文用字與現今通行用字的並存考量。而像

「趣」入或「趨」入、「度」或「渡」彼岸、遍「布」或「佈」等的互見原稿，漢字博大義微，更需深加辨析。又若正文「其人於智者前當得無所怖畏」這一句，原稿白話語譯作「此人在智者面前能坦然無畏」，正文「其人」既非巴梭法王之箋註，故須請益法師是否將【此人】改為黑色大字，凡此總總，看似細碎，沉浸其中，是耐心、敬謹心的試練、串習，實是師長「派風、派雨、派水滴」的甘露恩澤！

## 每校每改 心靈不斷淨化

重新排版時，鑑於隸書雖古意盎然，然字間之距寬窄不一，遂更易字體；為對照方便將「白話語譯」更置於「正文」後；又校勘標示之號數原置於句首，為符現今體例更易至句後。此番更動造成原稿和第一次重排版差異甚劇，十多位校對義工懷以虔敬之忱，觀想佛菩薩、傳承歷代祖師等在虛空圍繞加持，審慎地將原稿與第一次重排版仔細逐字對照、校勘標號移位是否正確、正文有校勘註釋者對照文句確實無誤，校對義工們由剛開始甚覺繁雜艱澀，在短時間便掌握住要竅，甚至連標點符號的顏色歸屬都能有所發現判別，每一位義工都有其個人的特質，能掌握的重點各有善妙處，彼此互相補益，唯一祈願的是能承事師長的事業，期望這本著作能無誤呈

獻。

第一次重排版三校完成，送至排版公司修改後，再度緊鑼密鼓地進行三次校對，正是所謂「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每每有怎麼前面未發現之驚歎，而此時的欣悅更在於觀察到原先校對時忽略的角度，得以重新檢索補遺，辛苦嗎？不！疲累嗎？不！每一次校對、修改、再校對，堆疊的是不斷增益的感恩心，是一次又一次的心靈淨化！

## 首冊印刊 綻放一樹燦爛

從去年初秋到今年暮春，這期間譯經院的法師仍不斷增補審定譯註稿，以排版公司的重排版就已達七校（前三校義工們又各作三次校對；後則各校二或三次），如今這六百多頁的巨冊已接近完成。

4月23日在湖山分院，真如老師捧著那深紅色《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樣書，老師期望我們深入學習經論，能無誤地理解佛菩薩祖師真實密意的心念是這般深重殷切，宛如一樹燦爛楓紅熱烈綻放，亦似無垠暖陽晴光輝耀遍灑。期待人手一冊時，風簷展書，傳承祖師的教言如和風輕拂，清涼心田，悠悠古道，映照著我們仰望的容顏，亙古不移！



# 在祈求中 找到出路

——訪美編設計吳珮湜與陳荷鸞 ■賴惠辛



吳珮湜

一本經論的誕生，除了文字內容正確無誤外，如何運用文字、圖片、色彩等，讓整個版面兼具美感與實用，幫助現代讀者易於吸收古代經文內涵，使之順利接軌，這便是美編設計所扮演的橋梁角色。

多媒體文創設計小組在顧問指導吳珮湜帶領下，於一年多前接下《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美術編輯設計的任務，一開始就做封面設計。小組提案後往往要等待多時，直到有所回覆再繼續往下設計。就這樣來來回回，光封面就畫了二、三十個版本，最後是八吉祥圖案勝出，剛好配合八冊書全集的出版。

## 人多嘴雜，萌退意

有四十多年專業經驗，並在2015年以「般若」讚頌專輯的包裝設計榮獲美國獨立音樂獎人氣票選獎的吳珮湜及多媒體文創設計小組，因緣際會接下此案，非常期望能以自己所學與經驗把這件事做到盡善盡美。

然而在接案當晚她卻煩惱焦慮得無法成眠，因為在業界只要訪談、市調，再和一兩位主事者溝通定案後就可著手做設計；但這次參與的團隊人員眾多，意見也多，種種困難讓她心生退卻；本想臨陣脫逃，轉念想起學佛的姐姐對她說過，這是從玄奘大師以來很重要的譯典，這輩子能接到此案真是千載難逢、

何德何能啊！她的煩惱自此雲消霧散，全心投入，忙得很開心。

除了封面，內文編排設計更是攸關讀者能否「悅讀」的關鍵。包括字體、大小比例、欄位比重、字距、行距、左右留白的寬度、圖案、排列、位置、輕重緩急等，小組花很多時間不斷調整，並尋求很多人的意見，最後呈現出視覺上最適化的效果。

## 顏色太花，有密意

然而對境才是磨礪心志的開始，小組成員陳荷鸞回憶那段掙扎的過程。剛拿到法師設計的原稿時，看到內文上面這麼多種色彩穿插，大家都覺得太花俏、視覺上難以適應；便設法破解，改採黑白設計，用灰色做深淺，以及字體大小來做區分。剛開始，大家都覺得版面很清爽，也分得出來層次；但到了最後，當大家都讀完內文後，才深深感受到法師選用這麼多色彩做區分有其用心之處。

陳荷鸞表示，內文每一句都可直接一比一翻譯對照，沒有贅字，用紅綠藍黃四種色彩更能凸顯四個祖師的區隔。至此，設計小組終於願意放下堅持，而心生包容，讓設計能更符合師長的心意。

## 能改就改，要完美

另外，內文字體的呈現也是一個挑





陳荷鸞

戰。法師提供的版本字體原是隸書，美編人員覺得黑體字在視覺上較易區隔，也更符合閱讀習慣，故想推翻隸書的意念揮之不去。但總編輯林蔚穎再三提醒的話音也揮之不去：「要體會法師的用心，不要以自己的單一想法就要隨意修改，既要依循師意也要讓讀者得到最大受用。」在多次的修正後，終於最後取得共識，隸書仍保留在第一單元，餘改為黑體字。

面對不斷的修改和調整，吳珮湜只有一個歡喜心，因為「這件事太殊勝

了！」她說：「爲了出版一本沒有錯誤、非常完美的經論，就要儘量改到極致！只要在印刷之前能改就改，直至完美。」本來預訂三校，結果出現五校、六校。法師說，校對多寡的數字沒有意義，爲了恭敬三寶，避免印刊後發現錯誤就丟棄經書，所以務求經文正確無誤，流傳千古。設計小組領受法師教誡，戮力以赴。

### 意見紛飛，心最美

版面設計是整個編輯團隊共同完成的心血，設計小組從設計到完稿的過程，都會尊重總編和責編、文編、校對的意見，大家一起溝通，整合所有人的想法後，美編就配合再修正，但偶有擦槍走火的時候。

有一次，爲了討論如何在字體上分層級才能達到效果，四、五人吵了老半天，因爲四家有科判，原文也有科判，四家科判和原文科判是否要在內容中凸顯出來呢？美編因應這些細節必須設計字體的大小比例，以便符合大家的意見。想到唯有看完整本並閱讀原著的文編和校對才會了解師長的心意，而美編只看其中一部分，設計可能有偏差，故決定從善如流，廣納雅言，最後的成品是結合大家的心意及共業所呈現的最佳組合。

爲了幫助讀者方便閱讀，小細節中更

見用心，例如章節頁的設計，側翻就能看到顏色，很快就能找到各章首頁。還有書眉圖案和封面圖案一致，方便區隔不同冊本；每一冊都有專屬圖案，如第一冊封面是八吉祥中的傘蓋，餘冊類推。另外每冊還附贈精緻鐵製書籤，八冊有八個不同圖案供讀者收集典藏。

### 遇境祈求，得加持

編排、設計之外，書的用紙和封面用布也是大問題。例如蝴蝶頁，眞如老師選的是最頂級的日本紙，目前全台灣的存量不敷所需，若要採用得要提前兩、三個月下訂。吳珮湜絞盡腦汁，終於找到經濟實惠的台灣紙廠幫忙造紙，效果尙可比美日本原紙。

封面用布也同樣面臨數量不足的困難，所有用布都要事先預估全部數量，並確認將來生產沒有問題。爲了克服這些困難，吳珮湜每天清晨誦經、晚上回家時第一件事就是供水供香，祈求師父的加持。而愈接近出版時間，加持也就愈明顯，一切都進行得相當順利。

爲凝聚團隊心業力，指導法師在百忙之中每週帶大家共學。經由一次次的共學，彼此之間從陌生、排斥變得熟悉、信任，會替對方著想，學習上有很大的進步。陳荷鸞是團隊

中年紀最小的，以往都是被交辦事務就努力完成。這次剛開始都沒人交代她要做什麼事，是副總召李麗斐點醒，應該主動先把事情弄清楚，她才恍然大悟；加上法師指導、團隊互動，她學習從被動變成主動、再積極去完成更多設計細節，從做中學，成長非常多。

### 學無止境，做下去

由吳珮湜領軍的美編設計團隊不負眾望，突破重重困難，終於完成最艱辛的《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第一冊製作，因爲第一冊要確定版型，包括封面設計、架構、先後次序等諸多大小細節，以做爲往後七冊製作的依據。她謙虛地說：「不敢說是一百分，但至少達到水準以上；設計人永遠都不會滿意現有作品，永遠要追求更好，因爲學無止境，只有繼續不斷學習才有爭取好作品的機會。」





# 普願眾生同離苦 普願眾生皆得樂



## 一、封面

### ■ 材質

以藏紅色布紋為封面的材料，再以燙金和壓凹，呈現不同的層次與質感。

### ■ 字體

書名字體沿用與廣論封面相同的隸書，表徵相互輝映之意。

著、譯者則以黑體字呈現，融合現代，又能隱含穩重內斂之感。

### ■ 八吉祥的運用

本系列譯典共計為八冊。與八吉祥數字吻合，深具意義。八吉祥分為寶傘、雙魚、寶瓶、蓮花、法螺、盤結、寶幢及法輪，代表的是佛陀的身語意功德，藉此供養並祈請佛陀悲智力的加持。因此，八冊依序取八吉祥的符號為主視覺設計，象徵慈悲的方便善巧。

「寶傘」象徵佛法廣弘自如、遍覆眾生，遠離一切魔障。

「雙魚」象徵佛陀智慧的雙眼，使芸芸眾生免受輪迴之苦的覺識與能力。

「寶瓶」代表佛陀福智圓滿教法無漏，能為眾生平息熱惱，消除災障，拔苦得樂。

「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眾生具清淨之心，也比喻佛陀的慈悲莊嚴，出五濁惡世如蓮花功德流布、淨化煩惱，修成正果之象徵。

「法螺」之音聲悠揚遠播，象徵佛陀法音宣流，圓通無礙，廣被大眾。

「盤結」又稱吉祥結，為無盡意結，頭尾相連，類似兩個卍字交叉盤結，象徵佛心廣大，佛智圓滿佛法貫徹圓融、無止無盡正法久住之意。

「寶幢」又稱勝利幢，引申為佛法堅固不衰，亦象徵佛陀為大法王，最尊最勝，用圓融無礙的妙法，令眾生消除業障，究竟解脫。

「法輪」比喻佛陀的教法，也代表佛陀的手足有如千輻輪相，常轉法輪，度化眾生，萬劫不息。

八吉祥圖騰除了運用於封面及封底外，在內文的書眉、目次及篇章頁均有呈現，以貫穿視覺的整體風格，各冊分別使用其中之一種吉祥圖騰以表徵八冊之不同區別，以利讀者的識別。

## 二、蝴蝶頁

選用具有壓紋與金銀箔的米色美術紙，以襯托本譯典的典雅質感。

## 三、科判表

搭配內文以橫式排列，除採用法尊法師譯本之標示外，並於表中嵌補科文，俾令科判義理更臻完善。

## 四、內文

### ■ 法照

法照具有莊嚴而神聖的意旨。精選進口紙，呈現細膩雅致、視覺調和超俗與內斂，令閱讀者生起恭敬心。



• 妙音笑大師箋註以藍色

• 原文以黑色

• 語王堅穩尊者箋註以綠色

• 巴梭法王箋註以紅色



• 語譯

• 校勘

• 註釋

▲ 圖解說明

• 八吉祥的運用  
書眉



▲ 書本展開圖



▲ 書本側視圖  
封面燙金和壓凹凸



▲ 書本背面燙玫瑰金色



▲ 內頁紙道林紙



▲ 八吉祥的運用篇章頁



▲ 吉祥書籤

■ 字體

(一) 「原文」採粗明字體

「箋註文」採中黑字體

「科判文」採特粗明字體

廣論原文採用粗明字體，四家祖師箋註文配合不同祖師註釋標色，採用中黑字體，科判文則為特粗明字體。

(二) 「語譯」採粗明字體

「語譯」為《廣論》及四家箋註的

白話語譯，採用字體選與原文相同之小字，俾利不慣古文者，免於消文所難，能輕鬆了解其內容。

(三) 「校勘」採仿宋字體

「校勘」為參校不同藏文版本，讓讀者即使不懂藏文，也可讀到不同版本的差異處，配合不同祖師箋註標色，採用仿宋字體。

(四) 「註釋」採中明字體

「註釋」有四種內容，說明如下：

1. 「譯註」即對法尊法師譯文更動說明。
  2. 「考據」即註解引文出處、人物生平、地理考據。
  3. 「法義」即註解論點中出現的法相名詞及難解之義理。
  4. 「訓詁」即訓示原文中的古文字詞。
- 以上四種，皆採用中明字體。

(五) 「說明」採仿宋字體

「說明」全書共有十五篇，針對原文中具有爭議性議題的討論，採用仿宋字體。

■ 配色

四位祖師為廣論所箋註的內容，各以藍、紅、綠、褐色代表，其中巴梭法王箋註以紅色，妙音笑大師箋註以藍色，語王堅穩尊者箋註以綠色，札帝

格西箋註以褐色，但僅只註解《毘鉢舍那》部分。

■ 紙張

內頁精選不會反光刺眼的特級象牙道林紙，以利讀者長時間研讀。

五、裝幀

裝幀採圓背精裝，彰顯典雅高貴氣質，深具珍藏價值。

六、吉祥書籤

本譯典隨書附贈的「八吉祥」精美金屬鏤空書籤。





# 走在五大論行列

——大覺國際居士佛學院七日營法雲再布



是令佛喜供養雲 廣大福智二資糧  
 是嚴寺宇莊嚴鬘 是令親友喜樂宴  
 於諸智者為佳禮 能令愚魯轉成智  
 是獲遍智直接因

摘自賽倉大師造《賽倉攝類學》根本頌  
 翻譯：釋如法

## ■編輯室整理

漢地佛教史新頁！來自全球各地一千二百多位居士，在2016年的清明連假齊聚雲林古坑福智教育園區，參與大覺國際居士佛學院七日營。這是自2015年10月，二百多位居士先鋒於加拿大啓動學習後，首次有如此大量居士以熟悉的漢文，一起學習五部大論課程！這篇佛教歷史新篇章開啓於今年初，繼第一期第一梯學習《攝類學》第一章

「紅白顏色」，這次歡喜進入第二章「證有證無」。

## 鐵骨冰心見真情

除了學習《攝類學》，每天上、下午共有兩堂「廣論穿線」。這次學習到「鐵骨冰心」——如何對依止法作決斷。法師帶領同學認識「鐵骨冰心」的行相，遇難時，應「寧可靠近上師一步死，不可退後一步生。」從中體會上師為利樂自他，不斷引領我們離苦得樂，就是



◀主帶法師  
——如願法師



▶法師關懷  
不打烊  
——性由法師





「鐵骨冰心」的典範。

廣論穿線另一堂課——「走入大乘，融化冰冷，關心他人」，法師引導走大乘需正破冰冷的現行及過患，應該對別人常常觀功念恩。

正式學習《攝類學》「證有證無」，同學一開始覺得迷迷糊糊；法師用心說明各個關係、範圍，看到同學似懂非懂的神情，法師更以宗大師、塞倉大師學習這段內容時，如何努力乃至磨破皮肉的公案，鼓勵大家不要灰心、擔憂，「最重要的是，在學習中即使不理解也可以發願希求成佛、得善知識指導，因為連祖師大德都要花那麼多的精力學習，可

見它的內涵絕不是我們字面上理解而已。」

### 法師關懷不打烊

課間休息時，盞盞供養的燈光在四周閃動，同行討論論式的聲音此起彼落，一張張認真的臉龐令人感動，一雙雙勤奮的手，一筆一畫寫下上師的叮嚀，在在呈現求法的心是如此動人。

上完兩堂《攝類學》，如願法師特地來教大家如何背書，用看字、斷句、慢讀，一句一句把科判背下來，希望能協助大家學得更容易。來自墨爾本的學員回饋：同學們在排隊等洗澡時一起背科

判，洗完澡也背完了，第二天聽法就懂多了！

接下來幾天，法師們極力關心大家學習《攝類學》的吸收狀況，性路法師竟不辭辛勞，親自製作句型及科判 PPT，從「紅白顏色」到「證有證無」，耐心地幫忙複習，逐句說明論式的來龍去脈，經由往返問答，帶領同學衝破層層迷霧，而終於出現曙光。如願法師也帶著同學複習穿線及背誦《攝類學》，在法師善巧引導下，同學背了科判及第一、二章的主要論式，並簡單複習了自宗，在歡喜中增加不少信心！

### 辯論動作要堅定

幾天的學習，有突破迷霧的、有不敢問的、有失焦不知所措、有相互共背、複習的……不一而足，但可喜的是大家努力維持上師說的——歡喜心！雖然下了課又迷糊了，再來！不放棄！宛如一群人一起爬山，縱然體力不支，仍然被推著走，從中體會相互幫忙非常重要。

緊湊課程中，也有特別開心、輕鬆的時候——練習辯論供養。同學們專注觀察、聆聽法師示範的每一個動作，以及解釋每個動作的表法。法師說，爲了破







除他宗的邪執，每個動作皆要堅定而有自信。當天晚上如願法師關懷學員時表示：「這次七日營創造很多金氏世界紀錄：第一次有這麼多人用中文學習五部大論、第一次有這麼多人用中文辯論，即使你是最後一名，你也已走在學習五部大論的行列中了，這都是師長突破非常多的困難為我們帶來的奇蹟，只要對師長有信心，我們一定可以學得上去。」

### 辯論供養響徹天

結示時，如願法師帶來真如老師的鼓

勵和關懷。老師因為弟子們熾熱的學習而感動，願意持續成辦居士佛學院的學習。五大論必須終身學習，也是無限生命的學習，老師期許弟子們回去後能活用《攝類學》所學的理路，審視自己的煩惱，朝造善業的方向努力，透由聞思修成辦一切有情的安樂、幸福。

課程結束後，所有學員都到蒲葵大道作辯論供養，由六位男眾代表辯論，其餘全當作自宗一起對辯。辯論的聲音響徹雲霄，「帝」的聲音傳送天際。最後的千人大合照，成為漢地居士集體學習五大論的創舉，並為佛教史留下見證。



攝影 / 莊明穎



福智文化

## 2016年吉祥雙獻禮

《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及《四家合註入門》



2016年7月中旬起虔誠上市

請至各大網路書店：博客來 金石堂 誠品等

或至金石堂、何嘉仁、墊腳石、諾貝爾、

全省各大書局、佛教文物店洽購

總代理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218巷10號2樓

電話：(02) 8911-6040 傳真：(02) 2911-2266





# 湖山一會 師帶我進般若園

■ 編輯室整理

「來這裡的歷程非常艱辛，但是這麼多年來，我沒有忘記師父的願望。今天儘管晚，我終於來了！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學習了！讓我們翻開新的一頁！」幾句真摯溫暖的問候，頃刻間消融了弟子們的長相思。

## 善士相見 以法相贈

東風送暖，春回大地的四月天，福智僧團湖山分院迎來滿園馨香。真如老師再度踏上了恩師日常老和尚深耕多年的寶島台灣，4月23日與俗眾弟子團聚。在燦爛歡聚的幸福時刻中，真如老師娓娓道來，當年向恩師許諾承接團體重擔後，一路帶領僧俗二眾披荊斬棘，歷經艱辛考驗，回台之路是如此漫長！如今所有的相思之淚都凝結成豐美的果實，

善士相見以法相贈，老師以北方諺語「好飯不怕晚」傾訴著對所有學員的掛念。

真如老師簡述了鳳山寺僧團學習五大論的困難，第一是語言，第二是大量藏文原典的閱讀。因為沒有前人可以問，一切都在未知當中摸索，每次的學習都讓法師們身形消瘦大半。他們認真學習藏文二十多年，用了十一年完成從《攝類學》到《戒論》的第一輪的課程，才開始譯經。如今，成立居士佛學院，開

啓了漢地俗眾五大論的學習，如此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得來不易。

## 僧團精勤 無與倫比

真如老師形容，當法師們學習湛藍甚深難解的空性內涵時，一如大鵬鳥展翅翱翔於廣袤無垠的虛空中，御風而行無畏艱難；老師更以閃耀炫彩的孔雀羽毛為喻，讚美僧團莊嚴殊勝之功德，遠望已極其豔麗，細瞧更是景致瑰麗。老師有感而發：「五大論學制的建立是出家人用生命換來的！」廣大的俗眾輕易即能獲得殊勝的學習機會，要在在恭敬隨喜僧團無與倫比的精勤勇悍。

在真如老師的帶領下，僧團成立月光

國際譯經院並參考玄奘大師的譯場分工，訂定一級譯場的各種分工，重現前所未有的嚴密浩瀚譯經工程，由哈爾瓦·嘉木樣洛周仁波切及如月格西擔任授義，真如老師擔任總監，加上數十位法師分別擔任主譯、主校、主潤、審義、合校潤、核定、參異、考據、語譯等細緻嚴謹的工作。

## 譯經考校 嘔心瀝血

翻譯經典即是傳承清淨法脈，每一個字句的翻譯，更經過多種譯本的研究、辯論而為抉擇。如法法師說明，翻譯最困難在於需清楚明白經典之原意，為求準確無誤，需不斷請示諸多具量師長指



導。真如老師補充，譯師們在量與非量的層層辨析中，力求準確再準確，多方請教大善知識，可說是「滴滴心血化為字」，艱辛過程也許會是一段千古傳揚的佳話。

在真如老師力求譯經必須嚴謹、正確、無誤之下，如法法師說明，譯經時經常字字斟酌、句句論辯、一再校勘，並廣泛研閱參考各種論典。例如，《廣論》中引用「華嚴九心」，但《華嚴經》中，弟子對善知識的心有百餘種，經法師遍查各種論典，終於在寂天菩薩的《集學論》中找到依據。寂天菩薩將

《華嚴經》中的百餘種心統攝為九心，除了一解眾人心頭的疑惑，也更加感念宗大師所著的《廣論》字字句句都是清淨圓滿傳承的教法！

### 行動譯場 見縫插針

真如老師提到，譯經院其實只是個設備簡陋的小房間，擺設的是從台灣運過去、學校汰換的小課桌椅，氣氛卻是熱火朝天；而隨著法師們因承擔師長事業奔波於全球各處，日以繼夜的翻譯工作卻未曾停歇，行動譯場的蹤跡遍及加拿大、新加坡、台灣等地，乃至在飛機上

及各處機場也未縱逝能運用的時間。

僧團為了依循真如老師指導，為了使宗大師教法廣弘，對於不管經歷多少歲月淘洗都不會改變的真理——佛菩薩經典的翻譯，全力以赴，務求精準，故於短短幾年中奔走天涯海角，從世界各地蒐集了超過八萬函的藏文經典和祖師典籍，期許未來成為世上最豐富的藏文藏經閣，對維繫正法的長存，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對照當年迎請阿底峽尊者入藏，在藏地保留大量珍貴經卷，維繫佛教法脈的史實，可說是古今交相輝映。日後館藏的珍貴論典將一一譯成中文，

更可在末法時期使正法廣傳、萬古流芳，也讓更多有情各隨根性獲得法益。

### 千古鉅著 浴火問世

智慧從不隨時間流轉而更改，當真如老師捧起莊嚴緋紅的《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殷重讚歎：「我舉起來的是很多人的心！」因為這本鉅作浸滿著傳承祖師、譯師們心血乃至生命譯著，終是為了芸芸眾生依之離苦，無量與無邊有情依之得樂，為勸發此心，為成熟眾善，代代譯師，殫精於此。捧讀之際，成熟相續善種子，出離三界的種子，乃







至大乘種子，以此報三寶上師洪恩、父母恩、僧眾恩、眾生恩，這才是世世代代的出家人擎舉教典的目的。

老師指出，此書的出版歸功於日常師父高瞻遠矚，於二十年前開始招收沙彌，教令學習古文及藏文，以期將來成辦譯經事業、饒益各方眾生，如法法師歡欣地說：「這是二十多年來僧伽教育的成果。」何其有幸，在長夜無明中，親蒙老師廣大悲願加被，在佛道修學上，又有僧團法師嘔心瀝血所譯之無垢

經論，除了對老師的依仰外，對法師、對經論亦應無比的恭敬。

接著，真如老師賜予最珍貴的見面禮——允諾與大家一起學習毗鉢舍那和奢摩他，現場掌聲雷動，對智慧真理多生多劫的追尋和夢想，在師弟相見的這一刻被點亮了！

### 空性妙藥 銜命以求

對於翻譯和學習經典的宗旨，真如老師清晰指出：學習，是爲了證得空性，

證悟空性的智慧是生死輪迴的正對治，學習毗鉢舍那才能真正解脫痛苦。因生老病死是人生難以更改、迴避的大災大難，眾生爲了生死，淚流成海，每一生所拋下的屍骨，如不損壞，可成須彌山。但佛陀找到了痛苦的解藥——空性是對付死主的妙藥。

老師勉勵眾人，聞法前應先成熟身心相續，對生死發起怖畏及厭患心，了知所處即是輪迴之處，而惟有空性大船能渡脫眾生出離苦海，直達快樂的彼岸；

但要登上空性大船前，必須累積足夠的資糧，所以要聽聞正法、對善知識修信，因爲佛菩薩的正見都來自善知識，也一定要深信業果才能學空性。未了，老師殷殷叮嚀，恭敬世上所有的僧團和其他佛教團體的善知識，要保持做善業的習氣，不要去造惡業。

真如老師蒞臨湖山，一解弟子渴仰、思慕之情，師弟琴劍相合，再唱最美麗的詩篇。祈求萬古慈恩如一輪明月，永照弟子心房。



師長法音涓涓，  
學者法喜滿滿。





# 再探恩師心中寶藏

——記日常老和尚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 編輯室整理

2016年4月23日、24日，第二屆「日常老和尚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在台大法律學院舉辦。主辦單位福智文教基金會，邀請二十位學者擔任主持、演講、論文發表人，以學術化、特色化、國際化的論文方式，從後人眼光探尋法人事業的發展，回溯過往並體會日常老和尚心中的寶藏。

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教授，於第二日最末一場次，代表研討會籌備委員們，向老和尚的三位親近出家弟子提出三個問題，希望藉此留下口述歷史，讓老和尚的思想影響更久遠、更寬廣，千年不墜。

答題法師包括鳳山寺住持如證和尚、鳳山寺監院如得法師，以及曾任老和尚侍者的如俊法師。三個問題分別是：老和尚的身教，對弟子產生什麼啟發、覺

受？老和尚弘法利生悲願之實例？老和尚如何建立如律如法、持戒和合的僧團，個人體會到的歷史意義又為何？

法師們謙卑表示自己只能看到表面，真實內涵不一定看得見，最有資格講說、著述的，其實是接班人真如老師【註】，即便如此，做為弟子仍要把握機會研究、整理，因為想要成為老和尚的心子。





## 熱愛學習 寧捨身命

談起老和尚的身教帶給弟子的啟發和覺受，法師們共同推崇老和尚的「愛好學習」。

如證和尚說，我們一般都覺得自己很厲害，老和尚博覽群書卻不自滿，不但不斷進修，對弟子也不會要求一定要跟著他學，反而前前後後請了十幾位善知識到鳳山寺教課。

老和尚讀書雖多，卻不浮泛。如俊法師表示，老和尚剛出家時，讀沙彌律儀的不殺戒，僅一、兩頁的篇幅，讀上一、兩個小時。讀完之後，業流完全翻轉，從怕蛇變成追著蛇跑——歡喜地要為牠授皈依。以這種精細讀法，讀了幾

千卷！

老和尚對學習的熱中，可以用「求法若渴」、「捨命求法」來形容。如俊法師憶起有一年，老和尚從美國回來，胃、肺動過手術，又受涼感冒，仍堅持打完點滴，上飛機、搭車子，再顛簸十幾小時赴印度參學。到了當地，人生地不熟，在交通不便的狀態下，一路上沒敢喝水，以致發燒一整天。

老和尚學習的對象很多，從不讓年長、體衰、資深，成為他停下學習腳步的理由，他歸功於早年在以嚴格聞名的仁俊長老座下學習多年的緣故。如得法師回憶，有一次老和尚派他外出學「傳戒」，對方寺院住持問他師出何門，法師答：「日常老和尚。」住持沒聽過，

只好再問：「日常老和尚師承何處？」當如得法師說出：「家師跟仁俊長老學了十一年。」寺院住持法師大為驚訝：「跟半年已經很了不起了，居然跟了十一年啊！」由此窺見，仁俊長老的嚴峻及老和尚的嚴律。

## 法人事業 翻轉共業

其次，關於老和尚弘法利生悲願之實例，可分深、廣兩部分回答，深的部分是僧團，廣的部分是居士。

以在家居士而言，福智團體開展的「法人事業」：「淨智」、「文教」、「廣福」、「讚頌」，即是老和尚弘法利生的極佳範例。這四大事業有何獨特殊勝處？如證和尚說：「人的生命最重

要的在於抉擇。」我們通常被眼前表相迷惑，沒有認真觀察、權衡利弊，老和尚慈悲，透過各個事業，讓廣大群眾從最基本的衣食、物質與心靈，到現世與未來世等各個層面，做出現在好或不一定好，但未來一定好的抉擇。

四大事業中，最先確立的是「淨智」，老和尚說：「相對於填鴨式教育、啟蒙教育，辯論應是啟蒙教育中最好的一種。」透過廣論研討班辯論、探討的學習方式，讓弟子在見解上下功夫，再到「文教」、「廣福」將深奧道理融入生活，找到下腳點。「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最後在三大事業之上，開展出「讚頌」事業，因著老和尚深邃的經營眼光，整個時代的共業（環境）開始





改變！

### 持戒和合 一心傳承

第三個問題，談到僧團，亦為老和尚弘法利生悲願的另一實例。

如得法師多次代表福智拜訪國內外各大寺院，參加兩岸佛教青年交流，深知人才培育是佛教復興的關鍵，卻也是大家共同面臨的困局。但在老和尚的遠見與堅持下，福智僧團沒有招生問題，只有軟硬體條件不夠的困難。

如俊法師表示，透過法人事業，眾生共業改變，培育出好的在家居士，自然出現如法如律、持戒和合的僧團。如此見解一致、以教理抉擇的團隊，靠的是如法依師，所以，「沒有正知見，持戒

談不上；沒有善知識，正知見談不上。」

老和尚是一切善樂之本源，而老和尚的力量，來自圓滿傳承。

一如為因應弟子要為其立傳時，老和尚口述生平所說，表象上分學佛前、學佛後；實際內涵，則分為有傳承、沒傳承。老和尚非常重視傳承，曾引法尊法師所言：「沒有傳承的教法，味同嚼蠟。」老和尚從幼年開始，就接受父親一對一的密切教育，成年之後，亦復如是，重視師生關係，得到心法傳承。他老人家晚年最後一次主持圓根燈會，看著學習了十餘年的老同學，仍堅持著每週上課兩個半小時、做義工歷事練心，他說：「不是我的力量，是傳承的威力！」

\*\*\*\*\*

福智盛況，並非一蹴可幾，可收攝為三個原因：一是老和尚尋求生命最高，「止於至善」的理念與堅持，二是老和尚善於「抉擇」的智慧，三是「傳承」的威力。老和尚的思想匯通儒佛，老和尚的身教展現儒家智、仁、勇，如此以儒顯佛、載佛攝儒，兼以企業永續經營的概念，建立僧團、尋找接班人，他的懿範及事業，方能延續到無窮，示寂至今十二年，未見隱沒，甚至益發光輝！

老和尚的思想博大精深，學者在社會各界實踐後廣利世人。本期專刊特此整理、輯錄，期能輔助讀者更加認識《四家合註》所註解的經典——《菩提道次第廣論》在漢地的關鍵弘揚者——上日

下常老和尚。

【註】真如老師曾在2010年僧團憶師恩法會時開示：師父最重要的功德有兩個，第一，師父雙手捧著廣論來到我們面前，親自為我們說法。第二，在漢地開示出一條出家成佛的道路。

……師父為我們講說《廣論》，成立以實踐宗大師教法為學修中心的僧團。法人事業的開展也是為了下一生能值遇宗大師教法，並且童貞出家為增上生道的基礎。



# 哈佛 學 幸福

## 真如老師的 人生幸福談

參加廣論研討班會是生命中一個非常溫暖的記憶。我們會聽到很多生命故事，尤其是轉業的故事，非常的震撼！一年一年你看到這個修行人不停的不停的改變，有一天變到你覺得都想要給他磕頭了。你發現十年、十五年的堅持下來，他的生命徹底的蛻變了，佛陀的智慧深植於他的內心，他變成一個非常非常虔誠的佛陀弟子，非常的真摯、又慈悲、又有智慧，無形中他成為一些人心中的依靠。

我們周圍的人和家人，有更多的人學廣論，  
我們的生活可以變得更美滿，  
成佛之路也會更順遂。

廣論班是我們最好的課堂，  
是日常老和尚為我們找的一條離苦得樂的路，  
很方便的路。

### 廣論研討班-各區報名網址



台灣北部及東部  
<http://goo.gl/IJYhBr>



台灣中部  
<http://goo.gl/LnuhMr>



台灣南部及外島  
<http://goo.gl/1DrOfa>



世界各地  
美國(南加、北加、紐約)、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澳洲、日本、韓國、緬甸  
柬埔寨、越南、菲律賓、汶萊、印尼、歐洲、非洲...  
<http://goo.gl/wUf8oV>



# 捐款支持

與我們一起依師、建教、立僧

一滴水投入大海 等於大海的全部



98-04-43-04 捐款帳號 <b>19636771</b>		郵政劃撥 19636771		儲蓄金 元 拾 元 千 佰 元 萬 拾 萬 佰 萬 拾 萬 億 千 萬		單款 元 拾 元 千 佰 元 萬 拾 萬 佰 萬 拾 萬 億 千 萬	
收據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蓄金存款收據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 收據戶名				收據帳號戶名			
存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本人存款 <input type="checkbox"/> 他人存款				存款金額			
姓名 地址 電話				電腦紀錄 經辦局收款戳			
1. 是否需要開立收據? <input type="checkbox"/> 要 <input type="checkbox"/> 不要 【若需要，務請填寫地址欄】							
2. 收據開立名稱： <input type="checkbox"/> 寄款人 <input type="checkbox"/> 另指定名稱：							
(申請人了解本會蒐集個資告知聲明)							

## 我的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生日(西元)：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個資蒐集聲明：個人資料僅做為寄送出版物及調查分析使用。】

##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捐款  
 (申請人了解本會蒐集個資告知聲明)

持卡人姓名：  
 收據開立名稱： 持卡人  
 另指定名稱：  
 信用卡別： 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西元 年 月  
 授權金額： 元  
 持卡人簽名(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連絡地址(寄發收據用)：  
 連絡電話：  
 填寫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資料請傳真至(02)2546-7286，傳真後請來電確認，謝謝您。  
 本會服務電話(02)2547-1887。

# 對土地有情 它會對你有益

用愛播種，以純淨灌溉，  
 歡心收割天然無害的食材。



加入天天里仁，  
 一起向土地學習！  
[www.leezen.com.tw](http://www.leezen.com.tw)

